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4冊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四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十八

宋別集十四

湖山類藁卷一

望海樓獨立

風吹腥氣滿樓臺獨倚闌干十二回天入海門鯨逝去
雨昏吴市燕飛來旌旗閃閃千帆過簾幙重重一笛哀
惆悵玉環何處在海棠猶自向人開

客感和林石田

細柳和煙無逕雲落花隨水送歸春門東野鵲時應噪
江上白鷗誰肯馴朱子不仁唐逆賊紀侯行誑漢忠臣

離亭一笛悲風急君賦秦州倍慘神

感慈元殿事

翠華扶輦出彤庭蜜炬星繁天上明楊柳應征春後別熊羆從駕雨中行綠波淼淼浮三殿紫禁沈沈斷六更惟有週遭山似洛不堪回首淚縱橫

越女

越女為驅去朝來攬鏡慵欲梳新墮馬忍改舊盤龍兵後登大内芙蓉閣宮人梳洗處

綵綵芙蓉閣我登雙眼明手拊沈香闌美人自此征美人未去時朝理綠雲鬟暮吹紫鸞笙美人既去時閣下麋鹿走閣上鵂梟鳴江山咫尺生烟霧萬年枝上悲風生空有遺鈿碎瑱堆玉案空有金蓮寶炬錯落懸珠楹楊柳兮青青芙蓉兮冥冥美人不見空淚零錦梁雙燕來又去夜夜蟾蜍窺玉屏

醉歌

吕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梁望斷援兵無信息

聲聲罵殺賈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權臣大不才見說襄樊投拜了
千軍萬馬過江來
淮襄州郡盡歸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國母已無心聽政
書生空有淚成行
六宮宮女淚漣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傳宣許降國
巴廷丞相到簾前
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

臣妾僉名謝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闤闠通行滿市廛北客南人成買賣京師依舊使銅錢

北師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丞相巴延猶有語學中要揀秀才人

湧金門外雨晴初多少紅船上下趨龍管鳳笙無韻調卻揭戰鼓下西湖

南苑西宮棘露芽萬年枝上亂啼鴉內人環立闌干曲

手指紅梅作杏花

巴延丞相吕將軍收了江南不殺人昨日太皇請茶飯

滿朝朱紫盡降臣

湖山類槀卷二

虎丘

維舟與客訪興亡寺有殘僧說故王寶物已銷龍虎氣

奎章猶射斗牛光為妖真女花藏墓說法生公月滿堂

邂逅一樽歸路遠樵歌收笛送斜陽

東平官舍

曉鞭驛馬入東州瘦骨稜嶒怯素秋天地不仁人去國江山如待客登樓市沽魯酒難為醉座咽悲笳易得愁日暮憑闌窮目力一行征鴈塞邊頭

幽州歌

漢兒什伯籠鑼笠日暮黄金臺上立臂鷹解帶忽放飛一行塞鴈南征急

燕歌行

北風刮地愁雲彤草木爛死黃塵濛撾鞞伐鼓聲鼕鼕
金鞍鐵馬揺玲瓏將軍浩氣吞長虹幽并健兒膽力雄
戰車軋軋馳先鋒甲戈相撥聲摩空鴈行魚貫彎角弓
披霜踏雪渡海東鬬血浸野吹腥風捐軀報國効死忠
鼓衰矢竭誰收功將軍卸甲入九重錦袍宣賜金團龍
天子錫宴蒲萄宮烹龍炰鳳割駝峯紫霞瀲灔琉璃鍾
天顔有喜春融融乞與窈窕雙芙蓉虎符腰佩宮盖穹
歸來賀客皆王公戟門和氣春風中美人左右如花紅

朝歌夜舞何時窮豈知沙場雨溼悲風急冤魂戰鬼成行泣

燕山九日

九日淒涼戲馬臺龍山高會亦塵埃天翻地覆英雄盡暑往寒來歲月催人隔關河歸未得客逢時節轉堪哀十年舊夢風吹過忍對黃花把酒杯

幽州雪霽翰林諸公分韻得明字

寒雪初晴冷氣清地爐火活漸春生嬾騎蹇馬臨人户

滿酌肥羔朝帝京屋破玉川貧亦樂徑深花塢貴何榮
道心自得鍾儀趣一操南音故國情

庚辰正月旦早朝呈留忠齋

庭燎明如晝金壺漏水平爐烟揺曉色檷鐸戛風聲三
祝聖人壽一忠臣子情新元奏封事恩澤沛蒼生

妾薄命呈文山道人

妾初未嫁時晨夕深閨中年當十五餘顔生如花紅千
里遠結婚出門山重重與君盛容飾一笑開芙蓉君不

顧妾色劍氣干長虹耿耿丈夫烈巍巍天下雄結髮未逾載倏然各西東妾獨空幃守奉養姑與翁姑翁去年春長夢隨飄風思君腸寸斷音信安可通諒無雙飛翼焉得長相從自服嫁時衣荊釵淡為容誓以守貞潔與君生死同君當立高節殺身以為忠豈無春秋筆為君紀其功

文山集杜句和韻云請陳初亂時哭廟灰爐中落日照大旗雲漢為之紅木朝再柯立乘輿安九重惜哉瑤池飲禱隱繡芙蓉翠華蒙塵飛影若揭白虹丈夫誓許國人馬皆自雄南游炎海甸編蓬石城東稍全

社稷安萬里狎漁翁此意竟蕭條一一灰悲風魂斷
蒼梧帝淒涼信不通壯士血相視征伐聽所從中夜
聞道歸咫尺或未容豈知英雄士古來偏側同平生
白羽肩蹉跎効小忠所光中興業何人第一功

斡爾多觀獵

黑風滿天紅日出千里萬里棲寒烟快鷹已落薊水畔
獵馬更在燕山前白旗黃鉞左右繞氈房殿帳東西旋
海青眇然從此去天鵝正墜陰崖巔

幽州月夜酒邊賦西湖月

西湖月光皎潔曾照錢王九重闕錢王歌舞戀春月月亦

有情光不歇一朝歌舞成塵土斷礎荒宮走狐兔月傷心不肎明人亦吞聲淚如雨西湖月幾度圓幾度缺人生南北歧路多幾度相逢幾度別去年月圓時我在西湖十里荷花香浮對月吞酒卮今年月缺時我在燕山萬里來殷勤酌酒招月來勸月酒一杯我酒飲盡莫徘徊高歌暢飲胡為乎來哉停杯問月月變色嫌我生平量太窄人生如白駒之過隙若不痛飲真可惜世間萬物如流水何如月照金樽裏首陽二子忍餓死荒丘盜

跖成螻蟻我有長鯨吸川口倒挽銀河添我酒我酒千年飲不乾月光與我長相守酒酣拔劍斫地歌錢王宮闕生白波西湖月光更多有酒不飲將如之何

關山月

關山月關山月東邊來西邊沒夜夜照關山滿眼多戰骨男兒莫去學弓刀女兒莫嫁關山客昔年母啼送爺去當軍今年妻啼送夫去當卒悲號姑老妻年少養子嫁夫不得力關山月月月月見月圓月月見月缺

萬里征夫淚流血將軍長殳大羽箭沙場格鬬無休歇
誰最苦兮誰與訴丁年出戍當門户只今頭白未還鄉
母死妻亡業無主關山月關山月生離别死離别爺娘
妻子顧不得努力戎行當報國

出居庸關

平生愛讀書反被讀書誤今辰出長城未知死何處下
馬古戰場荆榛莽回互群狐正從横野梟號古樹黑雲
滿天飛白日翳復吐移時風揚沙人馬但失路躊躇默

吞聲聊歌遠遊賦

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繁水枯竭水竭將奈何馬嘶不肯歇君看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幾千年猶且未滅沒空銜千年冤此冤何時雪祖龍去已遠長城久迸裂嘆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

褰州道中

窮荒六月天地有一尺雪孤兒可憐人哀哀淚流血書

生不忍啼尸坐愁欲絶虀鼓夜達明角茄競於邑此時入骨寒指墮膚亦裂萬里不同天江南正炎熱

昭君墓

云昔王昭君遠嫁單于去上馬出宮門琵琶語如訴昔為漢宮妃今作塞外婦別來歲月深竟入泉下路還知身後名青草覆孤墓

開平

冷霰撒行車呻吟獨搔首須臾大如席風卷半空走毋

子鼻酸辛依依自相守書生倒行囊村前沽樽酒暫時借溫和耳熱豈長久萬木舞陰風言語冰在口磚房耿無眠兀兀聽刁斗

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

少年讀杜詩頗厭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書生挾蠹魚流行萬里道朱顏日以衰元髮日已老耿耿不圓卿寧方自為皂舉目無寸親憂傷入懷抱炎天冷如冰磧地不生草我馬跑沙石我饑面蒼昊人馬不相

離凍死俱未保何當回白日陰雲盡一掃

晞髮集附錄

癸辛雜識一則　　弁陽周密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

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幷楊摠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刼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摠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

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寳貨豪霸一方

輟耕録一則　南村陶宗儀

吴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録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容倪君過余溪上示進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容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揔江南浮屠楊璉真珈怙恩横

勢勢燄燎人窮奢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

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匱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蔽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羡餘酬戒弗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馬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巳

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㾓息奄奄若將絶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黄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宫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黄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衣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

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𮭊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𮭊出入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大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神所許揩其數無一不合咄咄

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髗行南面欲起語野膺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告土六合忽怪事蜺龍掛茅宇老夫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

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
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
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
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塘
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御既具聞始末謂端窔曰
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黄
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勢合大火運移衣冠道
盡卧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獮狨

煦育亡國遺眉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與豈非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下者之消稟與余又恠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令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命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

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精彌厚其澤
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
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潜匱藏其
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
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
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䖍熏天壘
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勢張威熾孰攖其鋒儒流
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

室損貲伏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髑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陷越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

不幸而遭樊崇當時曽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目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殉之憀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絶俗視伯夷同未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請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天者

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息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徽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徽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

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年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鬬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

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瘞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俟考之齊人周草窻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八月楊髠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閒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閒欲媚楊髠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遂去大哭而出遂先發寧宗理宗

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啟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屍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

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賚於官爵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椁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

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蜕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内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聞并骨蜕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歛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紫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狀

以故諸冢棄而不收往往為村民所得間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寸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閒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産業後為鄉

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爇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髠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絶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慝與妖髠就戮孽宄接踵隕于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

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来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又一則　　華亭彭琸

輟耕録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僧格為相與江南浮圖揔攝楊璉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寶利其殉寶也又裒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髡僧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

陵時義士唐玨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過寒食則容記之玨後獲黄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翺為托容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

在庚金竄甲木也北運絶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宋爲啄粟於甲木又開先于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與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爲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歴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寒筎曲負扆飛天歴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貞白弘景號晞髮道人

謝翺也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凉積香雪揺揺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年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已亥偽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梵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大明洪武元年戊辰正月戊午太祖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彝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函而請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已酉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啟

瘞南歸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塵氛一經雨驟風馳
蕩滌殆盡宋帝衆攘之兇亦隨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
亦得以伸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絶前古天高而地
厚至矣哉夷攷其顛末似亦有數存焉然是録所載重
複羅傳年月不同白揄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
同無可據癸辛録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為飲器張本
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
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髙季迪并儒先楊維禎

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肆識

浙江通志四則　　毘陵薛應旂

南宋諸陵在會稽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爲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窗雜識畧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宫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櫬之冣下者斲而視之朝

議以不欲遂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槨
納衮冕翬衣其中遂不復改斂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
空無一物徽陵祇朽木一段欽陵乃木燈檠而已蓋當
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
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閱至此私恨譎詐之深宋
茹冤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未有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
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宫來歸於是欽宗尚在也至
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於燕然則葬五國城之

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金宗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當時習聞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悞信耳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

者誦録之誤近閲趙東山䟦語與宋遺民録乃知唐玉潛林景熙收葬林骨之後謝翺皐羽與景熙各為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大之年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璉所潛浮圖凡三經雷震啟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璉裒陵骨雜牛馬諸骼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

江南王氣未泯而賊璉所為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於下而歛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見宋德之格于上下者也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塔怒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墖不毀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内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略在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妝復

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刻去之耶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楊總統發宋諸
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霧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
詭為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
投湖水中因以錢賂漁者求之幸一綱而得乃緘二函
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匡山誌
云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之水政和縣人余則亮網
之得理宗顱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

牛馬諸骼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玉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取匣為葬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殆發陵後理宗獨失其頭顱盖髠僧竊之制為飲器至我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納所勅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原穴凡理宗顱骨其始末有據如此令曰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網得以葬夫景熙固當預葬骨之舉若則亮末元人何緣預世祖時事

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詞未足憑也
楊璉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攷今按元史續
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於宋故宮二十
五年載西僧楊璉真伽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元人
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圖百尺聳高亭落日鴉啼野蔓
青至國初月瓊穆陵行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
不見是鎮南在元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
剗去之也又楊璉建塔本為鎮厭陵骨之計然發陵之

歳月續綱目據王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

續編謂二十一年九月周幷陽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令

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宫則與草窗

所志發陵日月相繼以是年八月發林而九月建墖事

理相因最為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記誌當為實録

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

陵骨暴曠一年之久至如王潛傳載歳戊寅十二月發

陵越七日下令裒陵骨築墖則與續編建塔之歳月違

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續編之謬誤也

晞髮集附錄

謝處士傳　　任士林

謝翺者字皐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節當布衣杖策叅人軍事未幾署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

過句越行禹穴閶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朱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流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别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盻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翶者

章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翁然從翶學所為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詞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遺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游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閒遺事故蹟且涉大瀛海能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覺相持觶不去憎閒翶翔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翶

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居吕居仁朱翼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録逮疾革語其妻劉氏曰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劍之地二人果聞計至與方韶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

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横文以著其哀若翶者夫亦横之客也與

謝皐父傳　鄧牧

謝君名翶字皐父延平人丞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喪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産僅自給屬縣役繇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悶成疾以子粗達事

務委而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産薪若炭率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歷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

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盡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來皆前所聞者其好學信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絶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含累日為著哀詞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云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

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一宣於文讀之使人愴愴知其非壽也婦莠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没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輝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錢塘鄧牧著

謝翺傳　　胡翰

謝翺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𩙪於財父鑰居喪哀毁人

稱其孝宋咸淳初翀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翀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翀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翀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行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遊

馬願即此爲葬地作許劍録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鄉黄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甞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貴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淅以論謝堂去

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翶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嘆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翶有晞髪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唯翶集備焉其詞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于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翶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謝翶傳

宋濂

謝翶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翶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翶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

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恩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捜奇抉秘所至即造遊録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褪浦陽江源及睦之白

雲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詭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啻兄弟慎收吾文及

吾胥授之韶卿即鳳子吾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隶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翺子陵臺南以文藁殯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録勒諸石未就復為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務諧於俗流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

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慴闇翶翔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録九卷餘倣泰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歴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金華宋濂

贊曰翱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拔劍自刭容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耶吾聞之任先生云

題謝臯羽傳後

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卞
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哭
非狂癡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
管仲沒孤根弱植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
卻吳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關飛霜六
月淒燕山空將淚灑荒岡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
杞梁之妻吾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
哭聲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

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消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銜取南山填北海

謝君皐羽行狀　　方鳳

君諱翱字皐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涉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為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幾冠已有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後避

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為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為之傳大率不務為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盖取諸潮汐嘗為許劍録慨時降交靡耆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

石他日示商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絶處不到如銅山
咼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
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録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
持以與人若載異寳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
仙華巖小壚峰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
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冡瘞所為稿臺南甲
午寓杭遺人女以女至是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逹
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

秋八月壬子終盖于是距生年巳酉四十有七矣垂没時語妻劉氏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宜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俟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吴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相嚮哭明日與方幼學方燾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俟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

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於墓曰粤謝
翺墓葢君嘗入刻見戴顒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
謙志壙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葵祠之月泉君遺稿
在時舊所為悉棄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
補傳一卷南史賛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
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文物古蹟記一卷浦
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圖句一卷浙東西遊録九卷
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東

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晩爲文祭
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
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
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脩抱獨刻厲憤激直欲
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
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
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
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叙顛末赴所知求爲銘且

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謝君皐羽壙志
吳謙
嚴子陵釣臺南峴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為晞髪處士謝君皐羽之墓君諱翺福之長溪人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父鑰母緣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君襲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魄章潭間及相信公開府嘗署諮事叅軍後遊浙東西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劍録思集同好名氏築亭立石期衆暮無忘吳季子意

且將度臺南為文冢異日並玄英舊隱老焉其會友之所曰汐社義取晚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于婦劉氏舍距生年已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地為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從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游惰士至講誦編刻輒忘寒暑饑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

夫莫回也晞髮本楚詞因以名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卷憶君始至婺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者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為江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祚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追念死生離合之故何能無感愴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壙且俾貴於月泉精舍祠焉吳謙謹志

宋隱士謝皋羽先生墓碑記　鄧椿

先生宋之義士也未仕故以隱名殁而葬此幾三百年矣世邈代更文獻無考卒葬歲月俱不可知唯孤塚堙滅于草莽閒故里豪傋稿者輒蹴其上而穴之郡太守石峰楊公節推玉泉吳公素欽先生風誼躬詣丘壠誅鋤展拜目擊其狀即逮而罪之遂令贖鍰立石以表墓道蓋一舉而兩得也欲垂示久遠復捐俸礱石亭碑墓側命兩峰鄧子為之記按郡志先生諱翶字臯羽閩建寧人宋末文天祥起勤王之師翶參軍事及天祥被執

朔匿民間人不知其為天祥客也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灘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友人方鳳吳思齊深悲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干所居翱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録及卒鳳等如言葬之所著有晞髪集若干卷行於世竊評誌傳徒撰其跡而未得其心宋室節義之臣天祥為冠而豪傑舉事莫有大於勤王者先生

為天祥客而參其軍事必志同道合始相為謀天若祚宋天祥不執於五坡固將大有為矣而胥為民間之匿哉予知隱非先生志也清風高節自漢而後子陵一人先生志弗獲伸恥為臣僕潔身遠引含陵誰歸故棄親戚捐墳墓越數千里而投老於此地雖玄英故居心實慕陵風節而依附之也誌乃謂晚愛睦州山水夫睦有丁溪越嶂之奇然先生計安社稷而區區山水足嬰其情哉况登臺北向之酹擊石招魂之歌詞旨悲壯蓋痛

憤其主之被執北去故遥望以弔之自不知哭之失聲也友人之悲亦悲其大志未遂而豈以流落不偶惜之使當時少易厥志苟圖富貴必通顯終身不至遺孤塚於異鄉寂寞之境然先生寧為此弗為彼諒亦其衷自愛自安青天白日有不與草木同朽腐者在而可以尋常窮達論之耶夫始客天祥之門生得其生也終墓子陵之側死得其所也若先生其有宋之完人矣乎猶有感焉玄英没於唐至宋范文正公繪像祀之先生没於

元至明楊吳二公立石表之未究厥抱于當世而各見重名公均垂芳於異代百年之後過遇亦奇矣果潛德隱行必久始彰而天佑忠賢吾道終不爽與雖然玄英因舉進士不第始隱較諸以宋室存亡為進退者大不侔後之評先生者當伯仲子陵而玄英非所擬也若楊吳二公表揚往哲以風勵後人則希文不得專其美矣楊侯名金富淦人戊戌進士吳侯名勲歙人丁酉鄉進士治郡協恭多善政邑倅胡子鎮劉子廷相宋子宥咸劾

勤匠石之役而樂為助者例得附書嘉靖癸丑嚴陽鄧

椿謹記

潛齋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潛齋集序

湖廣憲副淳安何君淳訪得八世祖潛齋先生遺文舊集重壽諸梓大司空胡公得其印本喜邦之文獻足徵謂不可無序於瓊是屬瓊受集口誦心惟有以知先生天賦穎敏自得居多亦惟蛟峰可齋兄弟之資故博極經書精探隱賾蔚為嚴之通儒起取魁名雖咸淳任用累遷未竟所學及至元捉舉有召恥事二姓此蓋其心

術之正涵養之深氣足以配道義而無餒胸次淹貫故隨寓吐而成章長者霈然有餘短者詘然而止奇而不怪壯而不顛簡涵至味之永直洗俚俗之陋鑿鑿乎典故之收鏘鏘乎音響之雅有先秦之質無晚唐之媚是皆有翼於經而尤有關乎易其對廷策謂帝王之出體大易之資始故能運初心之元法春秋之正始故能新初政之元此王道之大本以之明矣其圖五典分君臣父母兄弟夫婦朋友各有屬類以發西銘之未發此人

倫之大道以之備矣其記易菴曰雲霞聚散烟雨陰晴
水月吐吞睎陽出沒皆與易爲體此言易無不體而變
化無盡也其序易衍曰散一爲萬易在天地斂萬爲一
天地在易此言易無定本至神無方也由是觀之先生
盖用工精切深於易者也心涵乎易無往而不體之時
可仕則台州之必行可止則大理之必去小酉得潯陽
之真趣圖象發羲畫之秘幾此其知進知退以保貞吉
以揚桐江末泯之清風嗚呼若先生可以辭達與之而

已哉是為序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月朔賜進士
及第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前經筵官同修
國史金谿徐瓊書

潛齋集卷七

五典分屬圖

兄弟　堂　從　族
　　　外　兄　弟

乾
父
父母　伯　叔　姪
　　　外　伯　叔　姪

人
夫婦　主　媵　妾

坤母　君臣　官吏　主卒　僕婢　師弟子

朋友　知識　交際

人生天地間得乾父坤母之情性形體以生而均謂之人其屬則有五者之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茲五者夫人之大倫而天下之達道也故乾坤者人之大父母也然五者之外其他豈皆無所管攝哉若言乎君臣則師弟子主僕婢之類皆屬焉以言乎父子則内外伯叔姪之類皆屬焉以言乎夫婦則主妾媵之類皆屬焉

內外宗族皆兄弟之屬知識交際皆朋友之屬其有不隷於此屬者則皆謂之人人均天地父母也其圓顱方趾同耳目鼻口同安可以其非吾屬而以判然不相管攝視之哉為之圖庶一見者知天地間皆吾人也

梅巖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序

先生諱次焱字濟鼎號梅巖晚號學登宋咸淳四年進士授湖口縣簿以母老祿養非便改貴池縣尉德祐元年大兵臨城元帥張林潛納欵請降先生奉母亡歸教授鄉里所註四書周易等書梓行于世纂修譜牒序論跋覲尚傳于家其他文墨鮮有存者濬在庠時得抄數篇于嵩陽潘先生本質齋程先生本男璉得抄葺墩程

先生本翀峯戴先生本叙发王宗植本散亂無統分類成書并得先生所註唐詩雲峯通書丙銘二通明經書院試録石丘先生詩集携來任館欣玩不忍釋手先是男瑨以瓲邑賢大夫重刋雲峯文集來獻濤每焚香再拜三復嘆曰先世文字流落人間二伯餘年一旦偶集於明經書院重創之後天相斯文其在兹乎抑二先生豈徒文章註述而已先生棄官奉母歸養雲峯蔽水盡歡辭詔卄隱傳曰忠臣不仕二君孝子養志先生以之

脩也先生之道不大行於當時也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可想見其為人是集之傳實有道者共幸豈特一族之光而已哉尚圖勉於增輯以無負文獻之徵予重有徳於藏書刋書君子故詳誌之正徳戊辰春正月既望特恩廣東惠州府教授前湖廣崇陽縣知縣族孫仰山胡濬拜書于惠庠官署

四如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四如集序

莆前一輩四如黄先生爲名進士爲經學老師爲詞章大家數畀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際阜陵致身法從莆士以談性理者率皆其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詞章著穆陵眷之厚當兩制躋文昌莆士之工詞章者多師之若四如翁則爪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之經學邃矣演迤而爲詞章汪洋大肆若記序若碑銘

若飄跋蓊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俐雅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博離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達世屏居戶履常滿使其逢時薦厠廊廟盍先生芬內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而卒不施寧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蒲有夾漈鄭漁仲先生向笛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雖以布衣召而終

老氏圃為可恨四如翁不為艾樗之顯甘同漁仲之晦然位雖不顯而書則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通志之行夾漈之顯也文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患無令名之難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之子孫材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令為長汀郡掾以翁與予咸淳辛未歲聯榜帖梓翁之文若干篇將鋟而傳之不鄙囑予叙予於翁何能為役辭不獲命乃喟然曰翁之文傳則湛輩亦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為之叙

元至治三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傅定保書

四如集附録

祭考終文

剥陽四七維公初度緑闈洗腆致用清酤豈伊異人耋少和孺公於是時烝衎樂胥促席嗚儔咏猶斯舞油油三爵燦燦霞炬筵空坐散醉極而寤謂公提福百齡未暮後騎勿驅前山可數暢月生明陽回一縷訝公不庭軒睡卓午翼旦候公琅琅耳語謂公介疾猶可以愈禜

枯槽沉何奪之遂全歸胡慚示别有裕所不粹者井蛇樹鼠公真至人達於死生晝夜之故嗚呼公之學問不守訓詁公之詞章自諧律吕五誒六韺九易十鼓弗圖末偽見此奇古後孔而生曷探其緒茫茫堪輿能言幾許於乎鄉失典刑族無長者八壺水遠孰斯文主品樹陰成誰讀書祖瑣瑣林林百千何補公像在前魂兮來雨盍竿序行殽核維旅公寧不來我涕如雨噫嘻嗟嗞

祭窆穸文

方春和時鳥鳴花香念兹不見使我惻愴翁遊化城無何有鄉閭視八極俗物茫茫遐想疇昔鳩杖裘羊或哦一聯或酬一觴遺韻如存俾也可忘白日千年埋玉隴岡雲樹窈深回首坊堂東過腹痛諒毋我傷惟翁德厚奕葉流光一杯黄壤發為詞章風水惟真子孫其昌依依活酹蘋若薦芳精靈不昧庶其顧享訖鑒此忱視翁不忘嗚呼黄四如先生并二先生升侑鄉賢與化郡學祝文鄉賢祠於學者惟忠惟孝以德以文表表在人耳目者

可得而仰也邇者薦紳之士議以烏山宋先生四如黄先生石崖方先生升侑斯堂同時位置尸祝而俎豆之某職教於兹敢不以告明薦馨香伏惟尚饗黄四如先生升侑鄉賢興化郡學東里孫子祝文鄉先生祠於學古也以吾祖道脉之傳經學之邃蔚為儒宗邇者庠序建言謂宜俎豆于諸賢之列聿新繪事涓吉妥靈殷薦苾芬

族譜

萬百十七朝奉郎國子監簿四如先生諱仲元字善甫
幼名犀兒號四如居士後改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
晚年又號彥安十三貢士字德遠官學正獨不懼翁之
次子也以宋紹定四年辛卯十月二十有八日巳時生年
十二攻舉子業鄉校屢占魁亞淳祐十二年壬子預薦書
明年癸丑寶祐改元省試報罷咸淳七年辛未中省闈第五
廷對以直言忤時宰寘名張鎮孫榜第五甲賜同進士
出身拜廸功郎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陳文龍之

號因貽書常齋延先生於二劉祠堂一月兩講爲學者師九年癸酉捧檄考類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萬頃萬里之弟時守欽州留郡齋載之匯江未幾古心先生江萬里招致芝山十年甲戌請假歸省明年乙亥德祐改元先生始之官守相陳山泉屈致幕下有强民挾貴不禮稅官者又有頑佃二十年不歸田主之租者又有妾首富家造麴者先生一見悉爲判決山泉深喜得人無何山泉罷去以書別先生曰君來我去彼此無福又明年丙子春端明陸

公君實秀夫至白平江偶與先生同邸極加器重三月杭陷先生遂辭歸五月陸公趣先生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是月端宗即位改元景炎遷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陸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薦處置使楊公刑部侍郎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公其一即陸公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雖受知諸公屢膺超擢然未嘗供一日職未嘗食升斗之禄曰斯時而禄恥也及陸公拜樞

使命撫諭使毛公邀先生同舟將有異除先生力以母老辭既易代先生遂更其名字隱居教授泊如也元皇慶元年壬子十一月八日丑時卒享年八十有二葬尊賢里吳車南山之原按先生壽藏自誌云山已臘月嘗一務之丘於篠塘而舊譜皆謂葬吳車南山意者初營壽藏在篠塘既卒而葬乃改營於吳車南山耳先生少刻意讀周程張朱呂真魏及父獨不懼翁先生所傳淄陳二師之書翁集四書為近思本錄先生日夕刪補翁有詩曰深為助我喜敢作譽兒癡復以其餘力手抄唐宋名人文自韓

郴歐曾外凡二百四十二家逮聚徒發策以周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代李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山方（澄源肖人守蕉川）一見稱賞館於樵川烏山歿先生家居不殖生產歲輟學職俸及束脩以事如母孝敬兼盡嘗寄食富沙梼翁三薦於朔齋劉公先生不往謁劉公語人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之窮居怡然深入理與文必槱弓彀渠詩必三百篇陶韋郴州下此非論也獨不懼翁於潘陳二師生為仰止

之講殁有東湖之祀及卒先生推廣先志凡其見於脩已教人者無非仰止之懿而於東湖之崇奉尤拳拳焉職伯千三十通判殁所居廳事先生與諸弟姪得之因偪率初以為祠以祀吾御史府君而下之祖即今東里黃氏思敬壁詳見所作思敬堂記及研齋記嘗著檮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景炎二年丁丑屠城之變此集與前後告身俱亡又著學記農談未及脩春秋說止閔公未及續嘗夢宣尼遺之雙筆又欲脩史而

秋泉^天顯具文^其著述已成而行於世者惟經史辨疑四如講稿及文稿^詳見先生自誌焉歲吳司業源所著名公事述及學士廉等所作文集序^俱載詩文內編^經史辨疑今亦亡配丁氏懷安尉斗軒先生南一之女也以弟萬百三十一仲會季子梓為後^羅源縣尹^先生令祀於郡學鄉賢祠

霽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附録

林義士事蹟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収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

作十首其一絶曰一抔未築珠宫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惋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螘

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可謂義士也已

輟耕録　　陶宗儀

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蓋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蹟有五詩與前所録語句微

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収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
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
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則曾指去杭止
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
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耶審如此則又疑是唐
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巳先得高孝
兩陵骨耶抑得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必知會
理固有之矣載考之周草窻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蔵

月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大兵下江南至乙丑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一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惡與妖髠就戮羣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就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冬青樹引詩跋

孔希普

浦易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翶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於卷末且以定宋遺骸事爲唐珏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葢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爲

王益興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翶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玨之事而齊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月十日識

西湖百詠卷下

附錄

雨中宿洞霄

青青九鎖山步步聽潺湲雨重精神倦雲深意緒閒禽聲依石樹泉溜出巖關落落仙蹤在何能見大還（洞霄詩集）

湘月

蓮幽竹遶舊池亭幾處多愛君子醉玉吹香還認取忙裏得閒標致心逐雲帆情隨烟笛高會知誰繼宵筵會

啟驀然身外浮世　因見杜牧疎狂前緣夢裡謾感僕眉翠香滿屏山春滿几爐擁麝焦翁睡月落梅空霜濃腮掩兩耳風聲起艷歌終散輸他鶴帳清牀絕妙好詞

富山遺稿卷三

雨

吾聞陰陽書夏忌甲子雨蘇死麥復枯果諧老農語人生無賢愚擾擾同一字衣食固其端安可過取數哀哉元相國胡椒滿倉庾區區口體計所費能幾許晴曦禦朝寒野菜供晚茹君看此輩人政自有住處

觀兼山黄公地理圖四首

秦人築長城欲作萬世利此事雖不終吾固壯其志未

幾有劉郎歲出朔方騎未能扶種族亦斷匈奴臂後來何足道頭足真倒植子女充室家筐篚供修贄九州揚波濤無復拖一簣小雅久矣廢高歌洒哀淚

右長城

乃翁神清洞之子長白山萬里傾風期誰道難追攀兹山白禽獸不掩青雲關泊水走其西渺渺鴨綠彎予來領羣仙王立千雲鬟羽衣崑玉帶猿鶴相對間下視萬赤子擾擾巔崖間倘司造物筆救彼寡與鰥升高望北

極瀛海恭四環不須後千載被髮方來還

右長白山

紫巖詩選卷一

止酒

兒時不解飲惡見杯入手持杯或勸我涓滴微到口强飲偶盡觴顛眩輒欲嘔一盃復一盃積漸歲時久浪飲二十年寧復問升斗人言酒有德敗德君知否不聞晉淵明日日醉田叟一朝賦新詩而止杯中酒我今悟昨非已落淵明後何當課兒耕種秔添幾畝飽飯和陶詩千年吾尚友

仁山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仁山文集序

勉齋黄文肅公以朱子之傳授之何王金許四先生史稱為朱子世適顧何王二先生已自德祐初竝謚贈當宋元之交祇仁山金先生久謝徵書屏居金華山中得白雲許先生相與遞衍其傳是何王早逝白雲晚出其不至中斷者尤以仁山先生也先生先事魯齋因魯齋以事北山當時有謂北山似尹和靖魯齋似謝上蔡先

生親得而竝充之亦善論人者矣先生多經史撰述極之下得聞緒論素有志於先生之學因求先生之集輯之初得正德間寓本旋又得萬歷時刻本合校之為謀開雕惜不能竝購表註疏義暨合刻史編諸書以廣其傳而敬識其緒閲之大略如此至於先生先後世系則有枝山祝先生金氏譜引暨其裔孫所述文安公墓畧頗為詳密故併附録於後云時雍正乙巳孟夏朔日後學金宏勲書於婁東春暉堂

仁山文集附錄

金氏譜引

嘗讀萬姓統譜而知金氏有四出焉其一始於古六子以名為氏伏羲六佐名曰金提迄漢文有金王孫者子孫蔓延於陜屬其二始於漢武賜休屠國日磾以金姓蓋因其國有祭天金人也七葉内侍金張並著今徽族表表俱其裔也其三紹興金氏本漢景帝分封中山劉氏也亦因錢鏐而易氏此與蘭溪金氏姓同更而譜各

別所謂同源異派也惟居於蘭溪者始繇宿遷而徙於三衢桐山峽口則劉昭禹也再繇峽口而徙於蘭谿三峰山下則金明偉也三繇三峰而又徙於桐山之陽則金世臣也四繇桐山而徙於仁山之下則金夢先也五繇仁山而徙於長洲之徭城則金章也六繇仁山而徙於吳郡之洞庭則金繹也七繇洞庭而分為玉峰澥瞟二派則金維仁維義繇雲間而徙於陽山則金維禮也自後唐以迄宋元世次相傳墳墓丘陵如掌上螺紋歷

歷可數所以何王金許為婺之四大族云吳郡後學祝允明敬敘

文安公纂略

先文安公以宋理宗紹定五年三月丁酉生蘭谿純孝鄉桐山之第桐陽散翁叔子也始散翁有夢虎之祥因以祥名既長師為更今諱云公生而敏睿博學多聞通於天文地形禮制兵謀陰陽律歷之秘靡不殫究年十六補郡庠生十八試中待補太學生居恒篤行敬修雖

不事進取輒以匡濟為任強仕之歲以襄樊告急國勢阽危慨然思自建立遂至京師進奇策請以重兵繇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而當事沮其議識者咸歎惜之德祐改元召為史館編校又不果用乃設釣臺書院專意著述題其集曰仁山新稿既而元兵入臨安以帝㬎及太后北去公即屏居金華山中時年四十有六矣後三載而宋亡公以宋室遺民孤節自矢遂決志遯世窮約以終是歲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其集以

仁山亂稿名焉公娶徐氏生三子季有雋才而早卒公甚悼之是後詩文又名噫稿題其端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之戚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誌也晚年館於唐氏之齊芳書院成通鑑前編及濂洛風雅七十二歲大學指義成是歲三月壬辰以疾考終葢元成宗大德七年也易簀時謂二子曰前編一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吾為是書固欲以開來學殆不可不傳亦不可泛

傳也吾且殁宜命許謙錄成定本此子他日必能為我傳於是以此書授之白雲大德十年九月甲申葬於仁山後壠禮部吳師道移文學宮列之祀典學正徐鉉請諸朝列祀於先賢之祠至正中特謚文安國朝成化中敕郡建正學祠正德中郡守於天福山建仁山書院春秋祀公公長孫巽言公於元季避兵徙家吳下從孫履之公亦從雲間徙陽山六傳至世昌公自崑遷郡又再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

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者益蕃矣裕竊仰溯淵源懼弗克步趨家學夙夜砥厲時瞻遺行而興起焉故爲略纂懿蹟敬書如右用示世世子孫知有典型毋敢墜緒云爾萬歷戊午冬十月二十四世孫文裕謹述

遺山文集　　　　別集類四　金

遺山文集序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為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噎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趨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瑩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為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𪗋能

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
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
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
之事皆有品繪事圍棊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
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
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令代幾人方希刷羽
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沒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
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得什一二其所謂大全

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奥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予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為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歸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蝟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

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内相久矣柰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比非君遺恨也耶尚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予朴學未暇顯評言念舊游聊為揚摧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冶序

文之為物何物也造物者寘斬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緼蓄之久挺而為人則必

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為詩為歌為賦為頌為傳記為誌銘為雜言為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為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斵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缺

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

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已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奬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為泛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

溢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為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湛然居士集　　　　別集類四　元

御製讀耶律楚材扈從羽獵因有詠

耶律本遼種所事又元君不可忘其初未宜徒脩文況

實君倚重卓爲開國臣居然廢弓矢何以示同羣味其

詩所稱儼欲似漢人寛衣而博帶恥與武夫倫設在趙

子昻固當如是云匪徒薄耶律戒後意良勤

湛然居士集序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　　　　流猶賢乎已

屏山年二十有九閱[闕]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

參藥山而退著大發感嘆曰柢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

三十餘萬言内藁心學諄諄大半睎顔早立亞聖生知

追繹先賢誠難倒指[闕]湛然居士年二十

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

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冐寒

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湛

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

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佚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圜閙京城絶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闕 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譽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横立三教而廢邪偽外則含弘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内則退讓謙恭和

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効吾門顯決何愧於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曰唯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斂衽焉蓋片言隻字出於

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奥者方且索之于聲偶鍛錬之排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妝竪望涯于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草西歷翫焦桐而賛南風在爕理為難能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濶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顔王禧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于論辯萬鍛炎鑪不停蚊蚋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為子設耶

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陵川集　　　　別集類四　元

陵川集序

竊聞明道先生之令晉城也瓶建學校擇鄉之秀俊而教育之親為正句讀澤之士大夫承風嚮化被儒服者四野相望逮乎金元其流風遺俗日益隆茂大儒輩出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而加厚焉攬令追昔鄉校之故蹟已湮即當日之被其化而昌明其教者有所撰述以儆言傳後其文詞亦不槩見矣如郝文忠公者澤之陵

川人也其生平忠誠大節載在史册彪炳千古第知其人必讀其文章究其軼事以想見其為人聊志私淑以慰素心耳甲寅春來守護澤知為郡之先賢訪其遺集罕有知者在郡三年僅於陵川諸生武氏得其藏本家所世守不輕假人爰效古人抄書之例隨閱隨錄始得全書考公之崛起冀南隨先人避兵許昌既而北遷滿城當是時河朔之間兵鋒充斥黎民播遷公克承家學執業於鐵佛寺中書庇家事夜入書堂冠衣不釋雒誦

徹旦如是者五年受知於祁陽賈侯居之萬卷樓中而其學業益粹故其所著詩文閎中肆外含英咀華抽思逞辭汪洋浩瀚靡有涯涘復皆準乎聖賢之精義而左右逢原脗合於道其銓釋性理諸圖說暨五經辨微等論道徹天人學該今古更為淵邃葢根柢於周程而獨造其微妙且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方當南北多故人民瘡痍勤勤於仁民愛物之義以感動人主洵非

託諸空言者可比公之先世業儒至曾叔父東軒老以
先人及明道先生之門教授鄉曲講劘道藝淵滙日深
得太極先天之旨其教後昴以治經行已為本思夫絕
興而後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墜緒僅在河東郝氏
之宗師蕃淵源有自矣及公之命使宋宋館留真州者
十有六載羈愁抑鬱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泰然其道益
昌其文益肆中懷道義有足多者惜所著周易春秋外
傳續後漢書原古録一王雅等書皆不傳其叙載在集

中九鼎一臠令人朶頤索之不得徒增浩歎至若雁足帛書使人畀舉臨文歎咏迄今猶想見風姿齧雪咽氊節旄盡落屬國之精誠先後相媲美矣遐思往蹟能無慨然前者武進艾圃陶先生曾牧是郡亦錄是集去欲為重鋟僅冠以序未遂其志後松坪王少司空郡之鄉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重刋會督餉秦川亦未竟其事令其令嗣涵紫好學稽古承先人志付諸梨棗閱三月而告竣裒然成帙問序於余嗟乎公之文章節義冠冕

金元歴亘古而彌新然時移代遷去古日遠鴻章傑作其不與謏學嚶鳴同歸澌泯者曾幾何哉其集一刻於元迄明再刻於楚即今得武氏本也魯魚亥豕重難校讐又得孝廉與鈞孔君輩勤加檢閱得成完書因思河東文物自古勁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風不負明道先生之遺澤倡明實學繼軌前賢以復當時之盛余忝郡守能不登棣華之堂而興歎羨也耶乾隆三年戊午初夏澤州守錢唐朱樟序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奮然自厲致海内盛名文章事業耆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真豪傑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恢大素業祭國張公館於家世皇閙之首加禮聘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君命天下咸知之詳見隧銘洎神道碑令集賢大學士郭公貫

陵川集

幼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刋其遺文朝廷從之事
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惟公挺不世出之才藴大有為
之志氣剛以大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
傳周易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刋前史之謬誤移
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
失為奇作使之參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増
重也必矣方羣賢彚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
歸年德耆劭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

平抱負竟不獲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玉潔焜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崇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敢辭敬為之書以諗來者延祐丁巳四月十日國子祭酒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陵川集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為世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

為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温字和之旣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履德不仕教授鄉里為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彝曰庸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强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絶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黄虀

一瓶又得蜜一器隨用太夫人所佩翦刀抉其齒以蜜和韲汁飲之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為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厲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

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沈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已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常如脂為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讀書則専治六經潜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為

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為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抃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户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於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為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

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為巳用皆拒而不荅歲壬子今上以皇帝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於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名公不起十一月名使復至

公乃歎曰讀書為學本以致用也令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嵗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為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令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

令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為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歲已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令上總兵直趣荊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為古之一天下者必已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釁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

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於内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帝修帝德以應天心　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制諸道以防窺

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釁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邪公曰臣少館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為副使以歸徳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

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
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
楊公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
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
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
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爲阿諛詭隨有
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
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閒西師果以萬

乘之威綴於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名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覘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

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挈會得解兩國之鬬活億萬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於開平以公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賫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之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嘗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

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達知込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璮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為知州莱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璮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璮言聞諸朝而行六月

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至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畧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移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逆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為國家振舉綱維修

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粲
用憸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
為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晤信伴使潘拱伯傅雨淮制置
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
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令伴使要我於半塗其故何哉拱
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
置已成因所矢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
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為

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之一書云
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欵
我仍械繫李璮敗將劉軍判者以為口實初公之在宿
州李璮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欵兵之事誣我
公荅書大畧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葢藏至於
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
主有云願付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
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

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并令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公之為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葢欲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寶臣等偽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

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吏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裝露次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鐍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薦之以棘外則掘壕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拄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為意

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两徵而起一命為宣撫使再命為國信大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壮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為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

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悦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葢以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鬭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别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苟宗道等六人築館别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内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而不屻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

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顔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康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相次於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覲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懋至賜宴畢復名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

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於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

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為已有卻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為城下之盟故定議覊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唯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沒之明年而宋亾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

於喪亂之後能巍廼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益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成已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人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益將唱鳴吾道排斥百家邪說之蠹横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

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詠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葢有激於中則吐而為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咏性情不為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為已有故有筆勢俊逸遒勁似其

為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為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疎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為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為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

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借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

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外傳十卷又為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王衡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

法寛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釆麟也令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璧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玠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宦達以醇德篤行終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順大夫潁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子讓次適潁州學正申必敬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生茍宗道狀

白雲集　　　　別集類四元

白雲集

東白屬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屛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峩閒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從家于杭年甫踰弱冠籍籍有詩聲爲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耶一日來雲以白雲集示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囊嘗浮江淮走閩越慨然而志于

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為歸趨要未易為俗人言陶隱居挂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秖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内足于己不以己徇人者也意者白雲悲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坱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以莫逆于雲適如此他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年嶽書

題贈附録

錢唐陳石䕫麟

樹立烟行句工夫百鍊成年方登弱冠詩已有高名湖上看山色松邊聽瀑聲無心趨利禄誰識白雲情

山陰王商翁泌

江湖參請遍詩外復談禪日用工夫到天然句法圓地爐寒撥火古硯濕磨烟清白家傳得靈苗出石田

古涪文李心及翁

一片白雲心飄飄出世塵禪參迦葉妙詩逼貫休真倚竹風生袖尋梅月滿身老來堪慰喜林下見斯人

古汴趙春洲

蚤悟吟中趣能吟即解禪葉家當此日見佛已多年雪嶺拈花笑春池夢草圓塵緣吾漸脫猶羨著先鞭

燕山高彥敬克恭

為愛吟詩嬾坐禪五湖歸買釣魚船他時如覓雲蹤跡不是梅邊即水邊

錢唐范葯莊聯文

靜裏天機透能禪復解詩交游半朝士參請盡明師入定孤燈伴行吟一錫隨自言貧到骨未辦買山資

住東林悅堂祖誾

詩無定蝸心爲的事理渾融名造極學比參禪悟爲則分骨分髓還達識風雅骨髓騷選脈盛唐氣皰脫唐格白雲態魚果無得子長山川詩幾册吟中妙化擬尋迹

青天蕩蕩白雲白

燕山李息齋衍

結屋白雲邊詩玄復悟禪虚標天際月希有火中蓮妙句起齊已高情書皎然論文吾豈敢服善固應先

稼村類藁卷十四

殿策

初考師參黄絹批條對詳明援據精切必博古通今之士策第二等上

覆考祕書文天祥批策頭闡明世運大有考究以下逐段並是發其素所藴積雍容不迫得奏對體末兩策尤有補於世用此其學問之源蓋深遠矣雖間有可疵處然不以是而沒其博洽

老成之實也策第一等上

剡源文集卷二十二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尊周室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而不勝感慨之思其望想殷矣故猶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為尊周之勸而孟子學于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為中國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遐荒雖不

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遐荒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强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遐荒者遐荒反竊用之乎令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

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齊桓晉文宜為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罷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殭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

而鞅益修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爲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桂隱文集卷五

虞文靖公別桂隱先生詩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兩君謂桂隱與申齋）坐客頗知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叅軍總看玉樹當春晝共對青藜過夜分他日聚星如可畫殷勤垂白更論文

又次韻答桂隱先生留行詩

懷哉歲暮扣重關置我高堂俎豆間遠道無窮忘已老凡情不盡若為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好山

只爲郵園待春雨扁舟先媿逐雲還

江西提學副使夏公諱寅讀桂隱先生手卷絶句

前輩風流耳熟聞典刑今日誦遺文南榮白晝花生眼

一片青天度卿雲

江西布政使胡公諱布求桂隱先生文集書

恭聞桂隱先生江右人品元時名儒理學遠宗于周程文章繼美于韓歐名載元史籍藏國朝某生不逢時恨親炙之無由叨守大藩望江山以馳思謹訪賢者之後

裔顧假遺跡而一覽愚蒙稍迪欣躍何以

吉安太守朱公諱仲智祭桂隱先生文

惟公鍾山川之秀氣為一代之名儒何行非程何言非朱何文章何議論非後學晚進之明師某末學晚生無由執贄茲叨守夫名邦獲拜公于賢祠既考公于郡志復詳公于元史然後知虞歐范揭之美譽與夫文敏之美謚信乎為天下後世之公言而非出於一時一人之阿私獨惜公美玉在斯韞櫝藏之遺逸之薦館職之除

曾不聞柄用而大行其志也胡為乎肥遯而不肯小就于一試雖然孟子有言士惟尚志以公之清風高節豈惟足以垂範乎一世而不足以激頑起懦于後世耶

吉水知州柯公諱進祭桂隱先生文

先生之文日光玉潔先生之行清風高節先生之友虞陽范揭先生之徒誠服心悦郡邑之祀國史之載先生可為不朽矣嗚呼其孰可以付先生之衣鉢

桂隱劉先生傳

嗚呼先生實行未易以知也蚤歲遇國朝科舉制廢猶以故宋律賦雄多士延祐科興又嘗隨衆往還場屋者數次至形之詩文亦間嘗有急急切名意及後州里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吳公強勸之駕先生則又曰科舉之學吾非不能但學以講道豈以是爲富貴筌蹄甚至集賢學士文公陞尚書鄭公鵬南御史中丞蕭公泰登皆力薦之而苦苦不就即後觀前先生若判然兩截人矣噫孟子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素最者奉命求

藏書及江西廬陵得與先生劇論者十有餘日始有以窺先生心事焉先生世家吉水南嶺曾祖𠫊字德卿爲宋太學生與陳東上書留李綱祖銓字衡父爲國學内舍以氣節受知文丞相將顯擢大用中道而殂父仁榮字雲祥與弟化龍同登進士第忿世欲有爲殂于權奸賈似道先生生七歲而孤九歲而革命知先世皆剛毅卓卓非庸庸鄙劣者流即克意自樹志向不凡則欲高首陽之節者其素志也至爲科場律賦往還場屋者值

朝議方索南士不屈之士故為是以委曲遂志而已不然先生之學淑訓弟子如劉性顏成子羅如篪羅見大等皆得以及高第而先生屢赴場屋獨得不第哉即如先生真欲第也孝弟明經之舉太守勸駕矣厥後文學士鄭尚書蕭御史又推轂矣先生胡為乎竟拒之哉素固有以窺先生之心委曲遂志而已先生歿十有六載素始遇令孫山長伯瑆于龍溪書院出示先生行狀墓銘謚議等篇素大惜諸君知先生之未深也故敢以鄙見

表而出之先生諱詵字桂翁號桂隱謚文敏與同郡遼陽提舉劉岳申文聲相頡頏與進士彭士琦為親友而幼長相切磋自中朝貴人大官及四方游宦者至吉必以得三人之文為幸先生尤善於古賦綽有鮑謝風致文集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門人羅如篪等為之梓行而虞陽揭柳四公暨鄧禮部皆嘗為之序引極形容其盛年八十三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春仲月前右宣文閣經筵檢討危素大樸頓首謹書

巴西集卷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魯國有真儒實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覆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静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衣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賛襄之道由爾内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肅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

戲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廸於後人

賀聖節表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厯稜瑞靄閶闔臚傳中賀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得秩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賡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

無逸之壽虞祝華嵩

帝禹廟碑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崇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廵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

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實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覲民于遠然帝自肇功䟽鑿告成錫圭躬膺歴數年逾百歳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巳溺懋于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勩躬胝胼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

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葢少康距
帝僅五世嬰時接艱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繄帝之德足以繋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
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毗鄰
服習聲教邈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
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兹顧享皇元受
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
域止及海内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

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兹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傾圮官為繕完若江淛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薦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為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橑風雨㪚壓撤冕弗治丹臒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為觀逾年更為寺歲侵視廕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

質于民者以贍衆嫣工宅具傭後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極陶甓以甃庭觀罳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貢輝以師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廢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為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為武王告使箕子㡾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與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歴商

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與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曲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界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纘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協賛襄蓋將挈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其孚歲則順成僾洟華裔惟帝妥靈茲土嘉飫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

之其詩曰澗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嵩岡昔
帝會同圭璧斯皇翩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上弓劒
是藏維是橫流潰潰懷襄爍川静谷成賦定疆帝躬菲
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
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
宇周墻古鐍來享雲旆龍翔繄帝賚育時厥雨暘物消
疵癘歲訴茇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
光

蘇府君墓表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夫公彦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徳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實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

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余職教于兹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頴異童齔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輙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益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温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毎歸至夜分戒叩户者勿亟曰大父方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必手抄校讎無毫忽舛異廼已歷

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歷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歷積筭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子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寠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

俗陰陽家拘忌之説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諝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税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羸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慼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吴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廢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内外子姓犖從指數百獨通則同爨

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吴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
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
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
殁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
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
寛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由憲司户部樞密中書掾
長幕僚司晝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資買
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

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宫天禎張蒙何安道塋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嗚呼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徳崇爲貴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絶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况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

之思於無窮云

絅齋箴

元坦使君以絅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作箴曰維古哲人德美内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衒飾辟諸裼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内視歉如逌崇澆僞以眩羣愚鼓鐘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婞縶南郭子尚絅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紫山大全集卷十九

元 胡祗遹 撰

太原祈雨文

守土之吏失德致旱乾之爲災力田之氓何辜憂凶荒之無歲自春踰夏不雨愆期雲氣合而復離風聲烈而肆虐百穀將槁六陽益驕民心怨咨物價騰湧玆蓋某等曠承流宣化之任多傷和致異之愆或恩澤之不流或獄訟之寃滯或姦吏弄公法或豪族侵細民循省厥躬實繁有罪引咎何辜負責莫逃然而殃無辜之民宥

有罪之吏情實不忍禍懼彌深輙罄愚誠仰干慈造幸
賜甘澍之霑被誓當悔過以自新

松雪齋外集卷二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

曉日夾雲樹春風吹雪山飛鷹玄兎磧飲馬白狼灣寶帶吳鉤廻金矛漢節閑將軍萬里外不怕二毛斑

萬柳堂席上作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閑南邨輟耕錄云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招疎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亭水閣偏趁涼多海榴初綻朵朵簇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窮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

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閒
猶欠抱琴来托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杭州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靜無譁提封內向三千里
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
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

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

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騂騮滑花落蠻雲杜宇啼為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羈棲

牧廢苑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跋王右軍帖

梁武評書至右軍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此帖是已諸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間神物豈默有靳惜者不欲使濫傳耶將好事猶未至也有能募片石刻以傳遠僕願供

摹搨之役爲奔走南北此事殆廢不知何時果此緣也

至元丁亥九月七日題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山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

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横雖肥而無墨猪之狀外柔内剛眞所謂綿裹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草草

題右軍思想帖眞跡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謙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眞跡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之勢

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

定武蘭亭跋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己丑三月三衢舟中書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

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一本云時靜心吳義士澥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靜心名東嘉興人）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

蘭亭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旣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旣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

卷乃致佳本（一本云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悶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一本云是

師晦嚴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
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舟中題時過安仁鎮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
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
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
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後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

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邱待放閘書

吾觀稧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黄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四日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

藏毋忽七日書

至大閏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為之感歎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

臨蘭亭跋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

予頫求臨本於不肖何耶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執以此為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為贈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絶不可得快雪時晴帖王羲之書歴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勅恭跋

臨右軍樂毅論帖跋

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
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廿年前為李博臨樂毅殆過於謹
今目昏手弱不能作矣漫題其末而歸其子善甫至治
改元四月十一日題

題王太令保母碑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太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
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
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

此本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

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穠豔中而出瀟灑清遠非大手筆不能也此幅為蓬山玉觀豈托興於仙而布置故有此奇妙耶

題顧愷之秋嶂横雲圖

古人繪理無不精美及觀長康筆而知諸家之有作為矣此秋嶂横雲幽深微妙殆不似從人間來惟當局者知之

題曹弗興海戍圖

曹弗興吳人也蚤有令名畫出於顧陸之先為吳中一絶今所畫海戍圖筆法入神足開千百載繪事之綱領矣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

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入聖而畫入神自魏晉及唐幾三百年惟君獨振至是畫家蹊逕陶鎔洗刷無復餘蘊

題鄭虔畫

鄭虔獻畫於至尊而復題詩於上可見忘其貴三絶之名由是而起乃知前代高人未可以繩墨束覊也此幅趣致幽深景物奇雅閲之令人蕭然意遠

吳文正集

附録

送吳草廬先生赴國子監丞序　見申齋文集

至大元年秋臨川吳幼清先生以國子監丞徵當之京師郡縣趨就道者接手先生之門明年三月先生至洪門生兒子從先生行與送先生而返者相與言曰先生有道之士不求聞而達者也監丞七品其進退不爲先生輕重加損也審矣或曰官雖卑以教則尊教胄子

又尊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冑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冑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冑子他日出宰大藩與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門是猶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棄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處進退有道衆人固不識也先生嘗以翰苑徵至京而不就列又嘗勸學江右至

官而不終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臨川自王氏以文學行誼顯過江陸氏以道顯至于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後約其同而歸于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盖兼之矣使先生之學行豈復有遺憾哉將天下有無窮之休而後臨川有無窮之聞以臨川復顯于天下天下必將自今始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序

劉申齋薦楊賢可縣尹書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啓沃之功一時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啓今日之殊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豈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以道格君一由正學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為國名臣者皆文正之徒也今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學以上遡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致身

清峻為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餘光緒業盖自江南儒者遭時得遇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學問之勤記覽之富也明公何以慰荅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為江南衣冠儒士增重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為畋雖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為泰雖結乘連騎奔走後先擬封君埒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為過哉岳申夙辱教愛而以坐負愧守窮檐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能

一造詣令明公在京師日覿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朝夕可否又何由一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楊景行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李遵道輩約及門者屢矣乃展轉差跌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為最單薄在舉子中為最賢能有為有守而不詭不激為今時最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可固不可不拜明公在明公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生此

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教之
蓋增益其所未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也書辭干
冒伏楮震陵岳申頓首再拜

劉申齋答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珏聽其議論覩其氣貌真先生之
才子也于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
已如見儀刑況見士珏乎其為慰沃無量可知也因記
去年黃庸之嘗以所寫小景俾賛下方竊謂今世未見

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遇學者無不傾倒至盡尤凡下者猶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厭但恐已意如有不明不盡殊不見問者之為不達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嘗贊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濆無不告允矣君子嶷宜其服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言語髣髴獨自負恃庶幾識其大者因士珏歸

侍録求教第年年恨不能如徐則用輩一侍左右良可惜
耳臨楮悵望惟冀爲道爲時千萬珍重岳申頓首再拜

金淵集卷一

送陳相士

相色不如相形相形不如相骨詩脾納此清氣書眼了然明月燕臺千金方市楚畹衆芳未歇試問毛遂先生誰是白眉黄髮

金淵集卷六

寄張伯雨答問近況

愁霖日夜水平疇菜爛秧沈麥未收聞道上司官賑濟

饑民寒破溧陽州

去夏曾吟喜雨詩今年苦雨溧人饑三錢可得米一斗恨不身生貞觀時

屋舍田疇委白波滿船妻子渡淮多淮東見說荒尤甚進退無門可奈何

家書歷歷說凶荒斗糴瓶春隔宿糧六十一年今再見繁華不似古錢塘

偶見

詩人作事例迂疎纔見佳山擬卜居湖海歸來餘一錨買山生計竟何如

詩囊劒術走風塵要買桑麻二頃春 可笑田連阡陌者元非識字讀書人

山村遺集附錄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　　周密

我昔游七閩百嶺爭巑嶪白雲漲川原深谷如積雪又游老姥峯幽磴緣曲折長林翳寒日千里行落葉轉眼五十年遐想正愁絕開圖意忽動懭怳生内熱何年賦歸田初志遂所愜懷哉復懷哉清夢繞林樾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趙孟頫

客居破屋若秋雨黒潦侵堦竈欲沉青蕊不堪明日摘

誰能載酒慰幽心

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

吾卭行

老去陶元亮歸來何子平鄉關成久別故舊喜相迎卜

宅來江燕移尊笑海鯨新傳浣花句未怪作金聲

別仇山村

劉伶一鍤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玄何處問

西泠西畔斷橋邊

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　　鮮于樞

薄宦長為客虛名不救貧又看新過鴈仍是未歸人節屋寒誰補柴車晚自巾青雲有知己潦倒若為親地静莓苔合心閒落葉深炎方秋尚暑水閣晝多陰寓意時觀畫怡情偶聽琴起予賴詩友為爾動微吟身共賓鴻遠心同野鶴孤謀生知我拙學稼任兒愚北望空思沭南遊未厭吳餐須問藜藿與不在蓴鱸

次韻仇仁近至日　　方回

浪說春迴地底陽駝裘正怯北風涼未來事甚雲難測已老身無日再長紫邏招魂千里雪彤庭待漏五更霜閒人幸脫拘攣外客枕何庸蚤起忙

次韻仇仁近有懷見寄

身歷干戈百戰塵休官仍似布衣貧每看事有難行處未見心無不媿人秋稔粥饘猶可繼夜涼燈火已堪親閉門讀易吾謀決莫用蓍龜問鬼神

送仇仁父分教溧陽兼寄張仲實　袁裒

往讀大歷才子詩常恨諸人不公卿當時將相漫豪舉誰如千年麗句留佳名破帽飢吟孟貞曜一尉辛勤晚初調至今山水餘妖妍尚有當年賦詩料廣文清絶非警曹況君意氣凌雲高黌宮寛閒衿佩集底用如彼雕鎸勞丹陽西湖足烟樹想像昭關逭逃路六朝舊迹徧蒿萊盡是諸賢醉遊處人生自古并合難詩人今日盟未寒聯珠粲比百里聚會見卜史昻頭看西秦公子眄

炯炯陽羡三年官舍冷憑君為我致相思行矣追尋嘯
烟艇

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　　黄　溍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薄游成汗漫高步覺跉塀峽
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陪葛元白仇仁近訪南竺詩僧分韻得影字　　馬　臻

花開空山春窮幽到絕頂入寺逢遠公頓覺塵慮屏遂

作蓮社游把酒酹龍井萬生各有態得意還自領此樂殊未極落日倒林影明朝下山去笑别風篁嶺

雪夜仇仁近屠存博數先輩過山房分韻得朝字

溼雲結空寒氣驕雲根古觀埋山腰山人晏坐觀物化竹風松雪聲飄蕭二三才子相招邀聯軒過我歡清宵小閣閑暖蠟光揺案頭置酒羅柈椒劇談若與元氣合銅匜火冷青烟消城樓殘更鼓短夢斷眠縱客嘲邊韶我無詩才學李杜又無仙術追松喬人生此會能有幾

今朝未必知來朝請君得意歌且飲江上春風吹柳條

送仇仁近之溧陽教授

我昔萬里遊轉覺山水好歸來桑梓間疑情向故老自從識君三十春交淡如水情相親愛君長才凌鮑謝和光接物同常人人生會晤真難據君又之官溧陽去溧陽地勝名士多道在絃歌閒適處春江漠漠春帆開柳花風起如塵埃只恐文星留不住玉堂金馬待君來待君來請看天上黄金臺

和山邨見寄詩韻二首

休將野服染緇塵大患須知為有身藥餌任從留過客是非終不到閒人山中相隱懷弘景谷口躬耕羨子真午睡醒來春事晚枝頭梅豆已生仁

不成一事鬢先皤朋友偲偲喜琢磨千里音書歸鴈少滿城風雨落花多迸階新筍微過竹脫繭春蠶欲變蛾惆悵少陵身老大壯心激越醉時歌

陪山村先生白提舉宅清集　　釋善住

屐席當清畫凭軒野思饒苔隨屐齒陷雪入酒杯消看竹鶴先舞彈琴梅自飄風流餘二老相對話前朝

次韻山村先生二首

嚴陵臺下水潺湲漠漠高風去不還處士隱廬遺路側求公書甕出松間山田磽瘠民生儉郡邑蕭條吏事閒幾欲清游身未遂烟霞盤礴鬢毛斑

定起空山尚有星悲笳杳杳上青冥壁間燈暗鵶號樹池上月涼魚鬬萍文錦薦枰風字研絲繩穿夾梵書經

舌端解使天華墜爭似無言對翠屏

次仇山村見寄　龔璛

故舊相望憐索居病身禪榻了無餘從知聚散等成夢卻要寒溫多寄書四海定交吾靡靡浮雲方駕自魚魚惟君尊酒論量好出口他人得所狙

題仇山村贈戴元仁手書詩卷　胡濟

南宋運方厄噫啾紛以揚吁嗟頹俗中見此孤鳳皇悽悽既不偶長鳴悲亂亡所懷虎林彦頗謂諧中腸連篇

發光彩遺之期不忘雅律尊少陵金石恒鏗鏘奈何四傳閒幾毀屠販行斯文幸不泯復歸君子鄉墨花久不剝雪繭猶含芳金玉慎斯寶貯之宮錦囊儼哉故家物從茲有輝光

題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釋弘道

吾愛山村叟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交好論方外英雄在彀中天平宜寶護開卷氣如虹

釋安道　顧作守道

朝野尊遺老山村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人樂易胸中道風流席上珍前賢不可見仰止挹清塵

輓仇山村　　錢惟善

詩窮八十年江海正凄然玉塵風生頰青山雪滿顛門牆張籍後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即次其原韻　李東陽

仇山有遺老白首菓林屋塵迹謝簪組雅志不為祿誰將西湖水來灌南陽菊舊藏房山圖幽意時往復人皆

愛豪素此與渠所獨新聲世亦少遺響在空谷蕭條異

代間不獨悲草木嗟余亦何心對此還駐日平生不識

畫賞此一詩足茲山幸我隣老矣願終卜

文徵明

春山擁春雲翁然失茅屋下有幽貞士冥心謝榮祿卓

哉淵明志夫豈在叢菊李愿盤中居居深繚而復亦有

社陵翁長鑱斸黄獨豈無終南徑不博王官谷仇山在

何許邨居迷灌木乃今千載下開圖見天目青山卧有

餘白雲看不足顧言往從之不疑我何卜

跋仇仁近山邨圖卷

山邨圖故尚書高克恭彦敬為御史時為仇先生作於泉月精舍舍乃故宋潼州僉判張逢原淵甫之墳庵淵甫即句曲外史伯雨之大父也先生一為溧陽教授即不仕仇山在餘杭溪上因號山邨民棲霞嶺在西湖北山先生墓在焉弁陽則草窗周公謹之别號弁山在武康溪上先生耆師也大德初元余甫十有一常從先生

出入諸公間今再三十年矣景寧尚書得此卷以屬題傷年運之既邁感時事之非昔愴然於懷以敘卷末庶幾覽者知四三君子文獻之徵也至正昭陽赤奮若夏五之望河東張翥謹書於京師所寓虛游軒

右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邨周草窗詩皆絶無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為賦詩屬和蒲庵復和之余欲效顰老病未能也姑書此以識愧金華宋濂題

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右仇仁近手書自作律詩三十八首與盛元仁二公皆咸淳名士觀其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以見其為人矣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竒事也至正甲申歲秋孟汾亭石巖民瞻為盛季高氏書時年八十有五

山邨先生在宋時已有能詩聲至元中嘗分教京口余時尚童丱從先人杖屨識之後每至杭必造其廬拜牀下先生雖生長繁華之地而神清骨聳翛然山澤臞儒

也今觀所録與虎林盛先生贈行小卷其間多感慨興亡之辭而優柔不廹平淡中有深味真得詩人之旨者也詩後題識歲月距今六十八年矣翰墨如新誠可玩季高其慎藏之哉至正乙酉七夕後五日晚學俞希魯敬書

延祐丁巳秋余至錢塘拜識山邨仇先生于北村湯先生之讀易精舍旣而屢承誨益唐律三十八首先生所作書贈虎林盛先生行者虎林先生予表叔季高先生

之叔父予之外叔祖也其年戊寅表叔始生但後此一月耳蚤年嘗披誦于表叔處辭翰之工非胸中有萬卷書何以至此誠我輩後學之軌範也表叔今没四禩矣平日玩好之物子盛彦清甥將元用寳藏之去歲元用彦清没蕩然一空聞者莫之與歎玄妙高士鄭本中偶爾得此出以示余令人感悼尤深先哲云遠去日如馳時有代謝變遷物有成敗聚散然此亦理之常也昔兵間有歌舞者先生詩云野戰已酣紅帕首塗歌猶醉錦

纒頭寄董無益云遷客無鄉難避禍饑民失業半充軍
賦不應聘高士云忍貧羞説黄金盡愛老慵將白髪吾
三復斯言一時不能忘情今野戰已酣誰事歌舞遷客
饑民多不忍説金盡而貧皆不羞説此又古今事變所
不能無者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予年六十有七玩好
之心亦灰樂夫天命而已一念不留與道長往其樂斯
無窮焉本中年富力强修煉閒暇從事辭翰得此卷于
離亂中愈加愛護長留天地間兹非山村虎林二先生

之幸也歟歲在丁酉閏九月甲寅京口虛靜道人蘇霖子啓謹識

右山邨先生詩三十八首洪獲覯于彭宗海氏其頓挫沉鬱髣髴杜少陵之風而悲歎感慨猶不能脫晚宋氣習者豈其遭時之變而然歟詩後自謂作詩必用事然古人吟詠之妙又有在於用事之外風行水上貴乎自然耳今去先生百有餘載讀之慨然所謂顧瞻周道之悲此固先生之心也歟若乃辭翰之工有不待鄉里後

學之贊詞也永樂戊戌六月四日王洪拜手識

此卷仇山村詩凡三十人首觀其所作當宋元之際不能無哀思之音故體物緣情多感慨興亡之意讀之不覺憮然至論作事必以用事為能讀書未免於固前輩謂少陵詩無一字無來歷不過言其學博而有根據耳非但謂用事也且詩言志苟適其性情之正而得乎事理之當亦何必拘拘於用事與不用事哉豈仇公學識該博固以用事為能耶然其詩皆自書字畫清勁無塵

俗氣其亦山林修潔之士哉翰林庶吉士萬克修持以求題遂為書之永樂十八年夏六月豫章胡儼跋

山村虎林二公宋咸淳名士並以詩名于時迨至元初虎林將有行役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以贈皆其自作也且又題識歲月于後謂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其言似有所激然亦切中寡學而輒談比興之病後有石民瞻跋語稱此卷豈

特辭翰可重亦可以見其為人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然至今百五十年矣竟乏刻石者何世間好奇者之寡耶可為慨歎卷舊藏於盛公之裔季高後為玄妙道士鄭本中所得復轉而屬之士人彭宗海孑姪暹𢡟于彭氏因遂獲之盖四傳矣不幸乏好奇者為之刻石以廣著於墨本然亦幸其不轉于墨本而失其真蹟也故謹題附卷後以授暹俾珍藏之以俟有識者之鑒觀焉宣德改元歲次

丙午莫春之初錢塘瞿佑跋

海寧馬氏仲安藏仇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乃贈盛元仁之行者跋者元石巖俞希魯蘇霖明王洪胡儼胡濙瞿佑共七人洪又大書輿觀二字于首鄭雍言從而篆之裝池為一卷山村集世久失傳此卷如吉光片羽誰不知寶重況予杭人也山村元仁王洪瞿佑皆鄉之前哲手澤俱存景行倍切借觀凡七日然終不可留也爰手録其副而歸之康熙癸巳二月戊午虎林龔翔麟

識

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予始就學時即知仇白名葢二先生乃宋之遺老同居錢塘名望畧相等一時制作多出其手學者宗之爾時天竺南北兩山法席甚盛請老尊宿咸在無不與二人者游仇名遠字仁近自號山村民學者稱為山村先生葢抱道博達之士也今觀其詩冲遠幽茂而静退閒適之趣溢於言外信可敬也此詩乃為前住天平山士瞻

和尚所書者今六十餘年矣今天平住山復庵禪師士瞻翁之法也今一旦得之如獲舊物且喜且歎既連為弓俾識于左夫物之廢與成壞有數存乎其間自兵與以來故家所藏法書珍玩殘剗毁棄鮮有脫者而是書獨完于水火瓦礫之餘而又復歸于其後之人殊非偶然也俯仰今昔為之一慨洪武戊辰八月東皐釋妙聲謹識

仇先生仁近宋季老儒也與白先生湛淵詩名並稱于

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二先生晚年謝事樂於湖山泉石閒多與方外士游名山勝地佛剎靈區足跡所到無不有其題味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一存也此數詩乃仇先生晚年所作錄與天平士瞻翁者亦失去翁之徒今天平住山復庵禪師復得于他人復庵以為傳家之珍徵予題其後衍壯時過天平見翁於松下翁喜辨論評古今人物惟允于詩亦稱仇白也仇先生詩前輩已曾論之余尚何言哉然是詩既失而復得禪

師宜加寶重洪武二十一年歲在戊辰十二月望日燕山大慶壽獨菴道衍

山村先生詩置近代詩家如新巧局製中置一古商彝識者寧不高其雅量耶先生所交多偉人在方外亦皆卓卓如晦翁輩人物先生詩中稱所南所南鄭憶翁其制行不可屈撓世之人多重之先生稱之先生為人可知矣

右詩盖山邨先生莫年退休時所作也其冲澹閒曠之

意可謂達生委命者矣前輩文墨近不多見復菴眞實之洪武己卯孟冬無日吳門後學梁用行觀

仇白之於宋季猶歐虞之於元初觀其詞翰則知其趣矣其語平而易其氣醇以和若行雲流水曷嘗用意求奇哉在唐稱郊島鳴于詩前輩謂其雕刻肝肺語陟艱澁既以窮其身又以愁于人韓子云將以自鳴其不幸耶是集始于南麓禪師值時艱成烏有復菴復得之山中以貽後人後之覽者當珍之練川老人姚姓善夫

仇山村詩予嘗於西湖覽志中見其數首甚愛其沖淡典雅每以未見全集爲憾是卷乃親筆書也與方外友士瞻者其風格大類樂天觀其詩可知其所養矣卷後諸䟦皆釋子所書字畫不苟豈皆賢而隱於衲者歟嘉靖丙辰春正月既望苕溪七十四翁顧應祥

湛淵集　　別集類四　元

白湛淵集八卷著錄于成化杭州府志前明文淵閣書目中有之今失傳矣錢塘沈先生菘町留意採掇得其詩五十首文八篇目曰遺集予復從他書增輯詩十首彙而錄之後之覽者尚識吾菘町苦心云

乾隆丁亥七月廿又七日得閒居士識于貞復堂

還山遺稿

別集類四　元

還山遺稿序

予家渭川竹林自少遊鄠溪南溪柳塘累視石上紫陽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麗負邁羣輩稽其名為奐字為煥然世為奉天人紫陽為號予甚貴慕然祗目為名驟墨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于金仕國于元造化關陝諸彥為後學蓍龜乃近世真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予喜曰人不得而略也

得覩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曰滄桑已一變且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以及今幾何日文獻泯如也今歲春予偶漂泊南陽太守宋西岩子先生鄉士館延予城南官舍訣暇忽出書授予云還山遺稿予以為全集也驚喜曰幸哉予終當饜嚌先生之腴而曰非也實我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推片石是珍而掬勺水於竭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予乃長歎曰文獻果泯如耶惜哉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遊

記内三告文與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復自喜尚得以窺夫先生光明浩博之學足纘古大儒之緒辭章自具枝葉後人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歎先生徙抱斯文未或大盤厥施也而又深喜夫宋子致志之勤星金點玉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俾先生之學卒不墜地不減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梓以嘉惠天下厚之至也而又深歎夫予之玩愒日月視宋子尚友古人之篤瞠乎其未及也宋子歛容謝曰尚友惡乎敢亦惟仰

師焉而未能耳予曰體哉謂尚友則近泰謂仰師焉則恭恭則虚虚則弘弘則永乎宋子名廷佐字良弼

嘉靖元年二月十五日終南山人王元凱堯卿書

魯齋遺書　　別集類四　元

魯齋遺書序

蓋今之譚道脉者輙推宗許魯齋先生云先生以儒術鳴于元時丁干戈甫定吾道晦蝕而先生獨以斯文自任俾學者得覩周程張朱之書以尋六經語孟之㫖其有功於世教甚鉅惟兹郡懐實為先生故里先生所著語録寓内人士業已家寶笈而户錦笥矣第簡編舊分為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無次不便觀

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迺正其訛謬彙并爲一集不佞承之是邦樂覩其事之盛也不揣僭爲之序序曰惟道術之壞也久矣卑者沿末流而忘本源究且有訓詁之病高者談德性而泊糟粕敝則入禪乘之門孰有能獨窺大旨冀聖道於如綫之餘如魯齋先生者哉不佞嘗讀先生書謂先生之於道統可稱正脉彼其章分而句櫛之豈樂詳哉其言之乎竊計先生一時以道德文章自命如吳草廬先生曾倡爲主靜之譚先生慮道

之不明而學者病朱併以病吾道是故推明衍繹而詳著其說意曰吾明吾道止矣而不虞後之人以我為支離多言也夫多言非真能害道也言多而道可明則有言何病惟略章句而語性命甚則抉精智海取辟員通于是道始為天下裂矣方今天下寧無有習孔孟程朱之書而高譚性命之學者乎童而習之長而背之陽而尊之陰而棄之跏趺欠伸則曰未發之中傴僂舒緩則曰主一之敬貿貿乎如黎邱丈人惑於其似而竟忘其

子之真也夫託宿蘧廬者則當指以還家之樂矣客有之燕而南向乎郢必告之曰此非適燕之路也先生此書固儒學之歸宿而歧路之指南也諸人士試取而誦習焉有不茫然失恍然悟卓然見彼之非而信吾道之為是者乎是則怡君重刻之意而亦不佞嚮往之初心也諸人士其尚勗之哉其尚勗之哉萬歷二十四年仲春之吉中順大夫懷慶府知府前戶部郎中東強江學詩序

魯齋遺書序

自承寵建章分司直之符愉不任之得有此懷州也爰書之暇輙訪名賢而私淑之於勝國得魯齋先生以理學鳴于干戈甫定之日而周程張朱之學頼以續明顧瞻遺像欽式予衷閭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漶漫分裂有自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復疊出訛漏不倫家訓語録顛杪失序讀者病之乃力覈校讐芟其更疊補其紕漏始于壬辰迄于乙未蓋晝三寒暑乃竣事

稱成書設肯梓之嗟夫不佞非能自為書也論次格言古有附於述者不佞又述之未能獨具明行慕古眈眈有心則於何乎寄無亦惟是紀載微言尚論而次第之足發吾思豈曰空談談備矣有閲者知予心而已又非謂心盡於糟粕空取糟粕而梓之曰傳心也夫子曰事大夫之賢者邦大夫之賢孰與先生不得事其人猶事其言事其言者讀其書讀其書者豈忍坐視其書之湮漫分裂而不為之鳩聚之故夫梓之者吾心在先生盡

吾心焉耳若曰讀先生之書即得先生之心則不佞豈敢萬歷二十四年季春吉日賜進士第文林郎懷慶府推官涇陽怡愉謹書

白雲集

白雲集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至於周公孔孟焉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漢唐之儒若賈誼董仲舒韓昌黎亦庶幾乎斯道也醇疵相間故卒未有接乎孟氏之傳者歷千餘年至於有宋真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始有以承孟子之絕學矣繼之以真西山蔡九峯胡文定之屬皆所以闡明斯道者也迨夫允之許魯齋劉

靜修吳草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羣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於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槩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侔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懇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任夫斯道之統緒矣先生之没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葢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實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此葢先生之草藁也其手澤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頗殘缺余因而次第之分為四卷繕寫為集藏之巾笥以俟他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漢東

李氏之敝筐而甚愛之時去韓子盖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於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復見者盖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又與歐不殊盖先生之學識純正則趨軼於韓子余之闇劣界微則深慙於歐公尚何足與先生之文為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與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記韓文曰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

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為不小也先生諱謙字益之世號白雲詳見元史茲不贅言也正統丁卯七月望金臺後學李伸序

默菴集　　　　別集類四　元

默菴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蘓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静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静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顧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

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以孔孟之時自任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其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静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腕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

焉如失覩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闒茸依托者所可竊假于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髙明堅勇孰有過于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必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于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

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然則敬仲得于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静修擴之以髙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静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静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于當時寧無慨然者乎若蘓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

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秘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附録

默菴先生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金廣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變真定風土家焉歲

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遊子弟
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
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于家母劉氏先生生
幼
頴悟絶人在襁褓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
隨目所屬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
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
成童慨然有志于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
往從遊以為君叔備為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

往拜其墓録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君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沒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教朋友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

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畧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于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没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夫子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為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于是竭其精力作為傳註以著明之至于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覆以求至當而後已故

章句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于數千載之上其闗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奥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于見聞安于陋習于朱子之説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其或不能知其句讀于其平生為學始終之致及所論皆或未之見故其為説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于天下之理玩之

益孰必當薾然悔其平日之爲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于朱子之學為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右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婚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

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為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為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遊于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盡往實歸苟有餽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行必見示焉其為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

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于家塾俾敎諸子以及鄉人願學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娶張氏先卒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曁垣墉二女宜寧順寧壁垣何學有立宜寧適王氏墉與順寧皆天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真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咭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温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家父子兄

弟自為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為師尤深于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註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註其後庶覩春秋者可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莊公十二年為文章以理為主皆有為而作詩學淵明晦翁弟以吟

詠性情陶寫造化而已有默菴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脱稿藏于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萃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爲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于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刬貞祐衰亂之餘乎賴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絶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于是而已耶姑叙其梗概以授塈垣俾求立

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蕪天爵狀

默菴先生墓表

嗚呼金躁宋踰南两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熈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織巨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

將亡各流離自保爲覩所謂經説哉有明其説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録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梱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玩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大以正蓋與平之與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于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静邃謂文以載道詞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于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于異

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于句讀之末旨意斷絶踵繆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亹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存弟子相從者嘗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于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

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于學有似君無憾矣君之
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珎仕于金曾祖昇不仕祖涵以
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祠賦入等占
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
器之素多病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
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堅垣女一嫁
王氏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
士王氏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

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燕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稱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于庵于祠無與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切與真公竝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

會稽袁桷表

石峯先生墓表

中奉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思廉撰

君諱滔字巨源姓安氏其先太原離石人世以儒素稱曾大父玠官修武校尉妣某氏大父全廣以貲雄鄉里所蓄書幾萬卷妣王氏父昇妣宋氏再世皆不仕自幼讀書大父躬為訓授九歲登經童第仍習詞賦貞祐假擾河朔不守金主徙都汴衣冠多從南渡設科取士如常時獨山西州縣恃險不降王師至則逃竄山谷去則

復出道路梗塞以故君不克赴越歲丁丑避兵石洞兵士以火逼之盡室被焚君僅得脫而為所執先太師総諸城久拒令男女無少長皆殺違者以軍法論監軍事石抹陳奴聞獲一書生馳使召之既見易以儆服詭其鄉里俾朝夕自隨由是卒免君亦以遭罹大變血屬靡遺幸全性命遂身從之誓不他適從軍攻鳳翔主帥命分戮諸俘獲君所得必匿而遣之時僵尸徧野軍人爭解其衣而服之君雖甚寒有不忍也歲壬辰監軍至真

定之藁城與君田宅課其子受業戊戌朝廷開選舉中者復其家君詞賦入優等于是始以聚徒講肄為生壬子括天下户遂占籍真定而徙居焉因以玉峯遺叟消石峯自號示不忘本也中統紀元之二年省參張公德輝熟君文行授館其家使諸孫執弟子禮至元丙寅郡博士舉君貳其學事君即力贊之絃誦洋洋將復承平之舊矣不幸遘疾而卒時丙子正月甲戌也春秋七十有八戊寅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之西原從遺命也君

天資寬裕樂易慈祥忠厚不妄喜怒不苟受施安儉薄
重然諾與人言開心見誠無所矯飾聞人之善稱之如
己出人有過則未嘗出諸口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
晚而學易嗜伊川程先生傳造次不去手誨人嚴而有
禮得師之道終日娓娓無倦色生徒有為舉業者久在
席下必辭之曰吾不經塲屋汝當別求先進而師之可
也其不自欺如此隱居教授踰三十年貴人子弟往往
出其門戒飭諸子致力經史不干禄仕凡世之聲利榮

達得喪忻戚舉不足以動其心優游自樂以終其身家有一力一旦亡去諸子欲追之君曰彼既負罪必懷愧赧縱使追還又安能復與我共處乎乃止弗追嘗攜長子芝西歸田園已為族人所鬻皆不敢隱謂君曰某氏宅某氏田供君家舊物我輩實冒賣顧承其罪君當聞之官酬其直而取之君以陵谷變遷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何罪之有竟不取但修完先壠而還延安府尹牛子益總管袁某與君同里閈因君內弟米脂令宋某致書

勸歸且遺以束帛君曰吾既未能即歸而貧困無以爲報焉可虛辱其惠乃答其書而還其幣其慎取與又如此既沒真定士大夫爲詩哀挽教官吳君特起序之以爲君之為人明而不察簡而能肅犯而不校又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樂天知命君子云初娶同郡李氏沒于兵間生一女適劉氏再娶磁州賈氏治家有法閨門肅睦當兵凶相仍之際嗣息幼弱生理蕭然能黜衣殺食周旋其間姻黨賢之後君二年年八十有四卒子男三

人芝從迂軒李君謙學時文典贍詩筆敏捷張公德輝
宣撫河東選充轉運司從事公移山東復辟以從嘗監
狀嘉祥縣絲料垂槖而往垂槖而歸人服其廉尋陞行
省掾以卒次松次筠松從縉山李君元學用名公薦江
淮轉運司知事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皆
非其好也官將仕郎筠屢為憲屬所至有聲終于同
知綿州事官承事郎男孫九人思誠𦗟汝止烈熙煦汝
諧汝弼某思誠汝諧汝弼皆早世某未名而夭𦗟熙俱

傳家學熙最知名女孫五人長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弼次適同知真定路諸軍奧魯總管府喬岳之子木次適張氏次早夭次尚幼曾孫男九人康寧昭寧得寧寶寧泰寧延寧來寧志寧道寧女六人子寧宜寧順寧福寧喜寧季寧得寧順寧皆天元孫男一人元孫女一人大德辛丑春松狀君之行實謂思廉曰吾宗由曾高而上皆塋城離石縣北下安村之原先大父終于孟門之義君丁氏莊因葬其處先君既居真定愛其風土遂卜

宅兆以其藏瘞之制昭穆之次有不如禮者今改以元貞二年二月庚申春先君夫人之柩遷于先兆之北几二十步惟先君不喜進取故設施止此若夫貞白之操惻隱之仁為己之學義方之教則不可不鑱諸石以昭示永久其材具矣子其爲我書之思廉猥以晚生得拜君床下且與芝等或聯事或同舍交深契厚義不能以不斂辭竊念石洞之禍安氏幾絶今而子孫曾元宦達衍蕃為海内文章家非君之陰功潛德有以啟廸之何

以致此然則表墓之文不獨使安氏之後知上世積累之勤厲聿修之志亦欲令擬汝南先賢襄陽耆舊而作傳者有所考焉是歲秋九月初吉述

怨齋先生墓誌銘

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蘇天爵撰

至治壬戌仲冬甲午怨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二子熙煦皆前卒承重孫堅以是月戊戌葬先生于槀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祔焉先生諱松字庭幹太原雕

石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全廣祖昇皆不仕考滔故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于家庭尊聞行知聲聞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為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于家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為繳繞章句學尤善為詩温厚和平得詩之意

暇則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充養完粹毀譽歡戚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卲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

銘曰

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代進不為汙隱不為泰道周于身化洽于鄉年及期頤宛然云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壙克示悠遠

素菴先生墓誌銘

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王守誠撰

安君既没之七年門人鄉貢進士楊俊民狀其行來請曰吾師儒者也墓不可以無文謹為之志曰君諱煕字和仲其先太原離石人遠祖珎金修武校尉曽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國初始家真定為本路儒學正考松將仕郎江東宣尉司照磨君初與其兄熙居家自為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沈浸以求其義汲汲

不倦殆忘渴饑兄先卒事其父甚得歡心撫兄之孤如己所生閭人之善則從臾援助惟恐其不力受學質疑于門者隨其材以立教人人咸有得焉山北陝西憲府交辟皆不起延祐庚申六月癸丑終于家年四十有七無嗣兄子璧垣以是月乙卯葬于藁城安仁鄉之先塋娶張氏一女許人未歸而卒别自號素菴有文一編藏于家君少日嘗習國朝所制字書未踰時衆服其精辨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君曰死必火吾軀幸託君以全先

人遺體君諱之既死其家果欲火之君謗難百至繼之以撲卒令得禮葬遂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於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夫序以紀其實而銘以哀其終者也宜繫之以銘銘曰

轂方者則不車質圜者則不觚孰敞其室不達其疏孰闔其户不旋其樞維古之人揆義以居默默以守維德之符諄諄而退維聖之謨履端弗紆慎終弗渝後其可徵銘以刻諸

雲峯集卷九

附録

雜誌上

元史本傳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以易學名家作易本義通釋等書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説多與熹牴牾炳文力正其非作

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宗之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炳丈入署山長事再調蘭溪州學正

明經書院賜額緣由

行在尚書吏部符准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准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黄惟中狀申伏惟本州爲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唐進士胡昌翼講學

之地歷世以明經舉者事跡顯著皇慶年間裔孫龍泉縣主簿胡淀為從父胡炳文建立書院以為講學之所若不告乞申奏請勅旌額設立山長主教將來必至廢弛本司先委右修職郎宣州旌德縣主簿李語前去體究得並係實跡保明是實本司再委右迪功郎池州青陽縣主簿喬儻復行按實體得委是立學教養人材本司保明是實批送禮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令行江南東路轉運司婺源州准賜額明經

書院本部即行銓注山長准太常寺所申事理施行

延祐二年月日奉聖旨准該部所申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

皇帝聖旨襃徽州路明經書院會驗本院山主胡主簿建議以星源為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先世明經講學之地於皇慶二年上創建書院捨田養士申覆上司奏勅以明經書院為額至元元年奉本路總管府指揮備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該准中書省

咨來咨徽州路婺源州儒人胡淀起立明經書院捨田地三項弟澄捨田五十畝從父炳文主教事本道廉訪分司覆察相同本省參詳胡淀世傳名家置田創建明經書院作養人材已蒙准設名額詔下禮部議得上項書院若不設立山長奉祀主教將來必致廢弛宜從都省移咨本省於例選相應人内銓注山長一員俾居師位學校庶得興崇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上施行奉此總府仰照驗施行奉此於當年五

月内蒙行中書省銓注童䢖充本院山長到任勾當

外今將本院贍學田土經理條段頃畝租數逐一開

具鐫勒堅石以傳不朽者至元元年十二月日山長

童䢖立石

雲峯胡先生行狀家乘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

川始祖諱昌翼出大唐幼遭世變寄姓於胡因籍焉以

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伸者官國子司業與同

郡内翰汪藻齋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是也又有曰伋曰佩曰損曰摶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謂槃水十年三進士藏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學行推選為鄉校正諱允濟者為先生曾祖又有諱師夔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為先生祖諱斗元字聲遠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説易學之傳肥遯于家道淑諸人從遊三百卒謚孝善為先生父故徽之胡姓雖多閧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

來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自幼
穎悟五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
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窗隙默
誦達旦日以為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
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各家之註
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
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有易本義通釋感興
詩通太極圖說通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

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為集解春秋禮記嘗為纂述至於陰陽星律醫卜之書諸子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動合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願曰質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固不與見一日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

訟者他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
斯時人不足用為善者是不明人心之論也時臨川吳
草廬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鳴當世自布衣以至顯宦
與先生道同志合嘗薦先生於朝義不就作隨齋記以
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
雲峯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第遣歸先生以求
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鄱李友王葵初董深山
同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汪紫岩汪古逸戴晉

翁皆尊先生為道德友凡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任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後郡守屢聘至府庠為開堂試以激厲後學祁門汪克寬等俱與高選至大間族主簿淀總管澄以四方來學益衆請于朝建明經書院為屋數百楹淀捐田三項以供祭膳澄捐田五十畆專開小學以教鄉閭子弟草廬先生記其成先生又慮學徒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為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書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江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

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昏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上遡伊洛以達洙泗之源居之南一峯高聳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為雲峯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峯頹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劄謚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璋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

遠千里哭弔墓庭又有徘徊悵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州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敎化播於遠邇條約之嚴於堂齋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凜有生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槩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明經書院記　　吳澄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

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沈迷人之能明之者
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
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
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詞之
尚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弊極識者憮之新安
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淀建塾于其
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曁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
也乃與族父炳文弟澄議改築西山之麓為屋數百楹

右大成之殿左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曰敬義山顛構亭據髙望逺經始于至大庚戌落成于皇慶壬子畀之土田輸其歳入以養師弟子淀所畀以頃計者三澄所畀以畆計者五十知州黄侯惟中聘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而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其始末予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

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眞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詞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簾窺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語言以釣聲利而已此時流之明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於經可傳於後世者奚啻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城邵子必舂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為眞

儒之明經盖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説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况新安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遊來歌之士覩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經未易明也忽之以為易不可也憚之以為難亦不可也志

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真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然曰明經明經髙且未逮夫昔之經師畢則今之時流而已矣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淀初命吉安路龍泉縣主簿澄承事郎管領拔都民户副總管炳文前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延祐丁巳冬十月文林郎前國子司業臨川吴澄記

明經橋記

汪澤民

明經橋考水胡氏建也考水在婺源北三十里山川繆繞外密中廣胡氏世居之李唐遺胄也考川始祖諱昌翼避朱温難南走越胡氏遂因其姓尋明經登科人號明經翁家自考水東行五里有曉山踰嶺不半里有溪曰朱源溪横絶中道距州城可十里許每霖潦勢激射湍悍甚翁嘗道溪上憫行者險艱橋焉衆利賴翁遂以翁名橋子孫嗣葺之歲久幾圮後至元戊寅歲五世孫

學易木以石創為洞橋屋數楹立於其旁材良石堅可永久弗壞構亭橋側割其私田畝若干命守者饋漿茗休息往來經始于某月落成于己卯八月庚午用財粟凡若干工力凡若干婺源汪澤民自歙來展省橋適成村耆儼然羣進請紀諸石考周禮凡川梁司空司徒掌之所以利民也今府藏所儲一金斗粟勿敢費州縣雖以佐貳領道橋循是反獲戾大為民病學也獨不靳私錢績乃祖之績惠利于無窮是可書矣橋昔以翁故得

名今直題之曰明經橋以其家世明經也其本末自有
文故不書學字明善嘗同知江南牧馬府事有聲聞云
九月望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澤民記并書明經書院
山長李惟誠立石

明經書院重修記　　　　程敏政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胡之先曰昌
翼者嘗讀書其所居東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
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易傳

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淀暨其弟承事郎澄卜西山之勝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得予額明經書院隷有司而草廬先生吳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葢甲于東南元季書院毁于兵經殘教弛者百二十年府君二十一世孫今鄉貢進士濬慨然思興復之族之人亦協謀捐貲以應之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佑教諭陳君簡上于提學御史婁君謙巡按御史胡君漢咸

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贊之者乃卜日鳩工集財中
作堂為講道之所左為祠以奉雲峯先生右為室以居
諸生之肄業者前為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戊化庚子
九月朔落成于丙午十月望舍菜之辰衣冠畢集山川
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焉不替益隆矣濬
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永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
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敢復僭辭
之再三弗獲則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

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為空言于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

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回視夫託空言以矜口耳釣聲利于一時者其侮聖叛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明晦而世道之隆污繫焉洪惟我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雜以他道永樂中又表章六經及程朱之書嘉惠學者列聖惓惓思得真儒以佐化理經之明固有日乎惟程朱之先皆出新安而朱子又婺產也雲峯先生近私淑之其家學淵源既有所從來而書院又昉於此乎後之為師為弟子者其勿墮

于俗學之陋為應世之資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真儒復出于程朱之鄉淑其身以及人躋斯世于唐虞三代為天下先則明經書院之立為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走鄉之末學竊有慕于明經之風不敢不勉故輒書之以附草廬先生之後既以自愧亦以自幸云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同修國史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官郡人程敏政撰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之山川來羣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盖吾儒之一脉自羲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途如功利記誦詞章豈道德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之最髙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統之有宗會之有源溯崑崙之河而流長埀中天之極

而星拱子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玆文獻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爰從兩山之間剏此亦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華須歛於秋實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

好尙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真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要高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收歛放心要通今而不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固慤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奥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横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里如今皂蓋朱幡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顔白髮極知簿書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樹

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羣彥於焉飫之食之教之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為尋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捐於膏田扁額不忘於鼻祖尊經為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一椿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流探其源採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為堂旁為齋髙為亭深為室倣武夷築室之規溪演迤以翕澄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厦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

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黃卷豈獨抱遺經而究終始俱期繼絶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裏乾坤元氣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羣書探閫奥明明萬象閲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虚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

立為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

參太極

上

詩文為末經為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

光萬丈

下

玉歸琢磨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

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深衣大帶以徐

趍言準繩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榱桷大棟梁收學問之奇工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于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于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基

賀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敬存

共審命頒省闈位正儒宫芹泮生香獨為守禮義之國杏壇振響奚必去父母之邦龍象筵開鳶魚機轉竊以天下道為最大煥若日星古人學必有師歸然山斗矧表儀乎學校尤關繫於綱常障百川迴狂瀾韓愈始無

慚於博士徒清夜動春酌鄭虔亦奚取於廣文就茲去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某官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頭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自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於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繡斧行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齋喜有闕孫敢攀孔席之春風入布周庠之化雨狐狸號鰍鱔舞宮牆方尼於羣陰虎鳳躍蛟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

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溺以雲蒸觀聽維新氛埃一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過計泛觀人物厭耆舊如家鷄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芻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時而收大學中庸發知行之底籍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功夫遡周程有繼往聖之功念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之日月庶幾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時

仲尼周公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日玄齡如晦之勲端自河汾而選出頗堅晚節式副與情某徒有斐狂不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浮名惟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他人不如同姓公毋首蓿盤之吟得賢能立太平將促薇花省之召其諸依嚮罔既敷宣

刊四書通題辭　張存中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删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賫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刋印以廣其傳為此來兹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註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為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録為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

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于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攷索云天歷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于余氏勤有堂

跋雲峯鄉賢祠記後　　王仲儀

儀擯于春官退守鄉校草庭程公實序賔先祠葢議於此時朱君續郡志儀具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闕秉筆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惜之此

記引孔子殷人孟子魯公族為證本原的稱草庭屢以為屬敬謝不敏雲峯胡公能為草庭奮筆發轡識者莫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沈抑寥遠不能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為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其故處以為異過而躊躇萬一復冀刳吾新安重以朱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岱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不愧為二程遠孫云王儀識

孝善胡先生諡議　　俞　洪

洪等謹按禮男子生而有字所以昭德死而有謚所以易名古之君子官于朝功績著則君賜之謚以表其平生所為之槩其肥遯于家以道私淑諸人則門人追而謚之不没其實其要在於可傳而已昔王通氏講道河汾其没也門人以其合於易之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唐孟郊昌于詩者也亦謚貞曜至今議者不以為過先師勉齋先生行修而道立學廣而識高杜門教授踰二十年安貧樂道始終不渝游其門者成就居多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幼失怙恃而終身之慕垂老益堅雖踰七十每對人言其先人遺事及朔望謁拜春秋祭祀必欷歔流涕不已由此觀之可謂孝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嘗以積善二字書之座右其語洪等曰善只是一箇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事之不是非積善也又嘗訓子炳文曰我老無能然平生未嘗取一非義之財為一非理之事死可無愧由此觀之可謂善也洪等合議請謚曰孝善先生雖然此洪等私

議也先生平日立身大節表表偉偉上之人誠能得而用之移其孝可以忠君推其善足以澤民斯孝也斯善也不惟吾徒知也將一國天下皆知之惜也先生之道不行而止於斯也豈天固留之以昌其後邪洪等幸而受業於門佩先生之德不敢忘輒用倣古例而為之謚惟鄉先生裁之謹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戴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考川鄉先生

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南來寄姓於考川之胡因籍焉曰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内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者也弟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集存于家自侃又三世有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於公為王父四世有

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於公為父一門十餘葉緗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閒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深遠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為常亦以此敎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橐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趍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鬨罷乃徑歸闔門養志以樂

後進從之游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可為碩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逮養為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泣不能已塋隴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謂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十餘稔耳顧考川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葬我須不遠考川至是論訣復屬諸子我家明

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毋辱哉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川之高倉太守涿鹿程侯大書孝善先生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進士江雷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燕其獨轟其伏既安既睦是為孝善之卜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撰

呈雲峯先生上元桃花悞道歌　　練伯珪

上元散步入桃湖忽見花開深自娛煙籠火樹薰玉兔
風笑霞天撼金烏異品昔何逋禁苑孤芬誰許刺玄都
無言自契先天秘有象還藏太極圖君不見阿先蓓蕾
未開時髣髴九初可弄之蘂兮始折儀象見萼兮既分
卦畫支露飲天根酣紫陌梟生月窟妬紅姿靜玩中間
來往意三十六宮春可知又不見生氣渾然太極存陰
陽動靜互為根色施朱粉味甘苦歷歷可指五行論葩
含奇偶體方圓昭昭可識乾與坤更看枝頭千百顆那

非萬物盡還元况汝天儲五木精知應有逌擅芳名破臘雪肌堪與友凌波塵韈空盈盈禪師一見祇成幻雲臺擲樹奚足驚對此徜徉清興足敢歌吾道悶髙明弟伯

理同受易雲峯先生後隱德與桃湖號桃湖嬰隱

雲峯集卷十

附錄

雜誌下

荅胡主簿淀書　　吳澄

澄異時道經南劒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往往得文字所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母邦也百餘年間君子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應有足徵之文獻常欲一至省想風流以起子高山景行之思而未能也足下顧揚世美創建家塾遠惠書札陳誼甚高此區區之所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一區初若可嘉要其成績卒無可紀虛設其名而已足下其與尊叔父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招集俊士精勤修習

于其中真實用功俾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踐今所言償今所志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之所願見也記文就附汪簿遣達謹此謝來施之辱所期於後非止如今仲虎先生同此道達二閤下其留意不具

答雲峯胡先生書　　陳定宇

近齋心价者捧至數字披誦方知有八月半之翰而未領隨即度答并索及四書發明四小帙附齋心回便拜

呈今不知已到未此月望賓暘方遞示前翰連張槧紙詳縝譙厚雖得順下而聽何以過之快甚快甚賜報諸作姓名明經人才之盛足見師友淵源敬歎久之王蔡初刪其名矣董李真以乃翁所編蔡傳附錄纂疏來竭力與刪定補註內有蔡初批字刪除處見其學識不凡因附書達蔡初不蒙一字之荅想是李真匿之其說甚長他日有會晤緣當及之拜問本義一條寫去之後隨即悟文言乾九二夫子明有龍德正中語已悟所疑之

過今蒙詳教頓覺豁然以程子中無不正及未濟九二證之了然矣朱子曰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此亦易不可為典要之一知正例而不知變例固不可也惕厲亦是過疑蒙批教詳明尤幸幸朱子曰無疑處却要有疑有疑又要無疑使我之有疑得以無疑者先覺之賜也感刺感刺賜報本義通釋外尊著不一既未板行又難盡供又賜報四書通旨之著前信將謂未成書以今尊諭覘之書成矣坊中四種附録為最纂疏多不

满人之意集註畫依様葫蘆而已不堪視覽故不得已而有發明之編今蒙批諭謂纂疏集成多有差繆可謂先得我心又報集成外添得數家亦難得也大學有盧玉溪通義最不易想亦在一家之内若夫杜實之學庸講義陸坦之木鍾集纂疏已畧取之但未盡善爾前信欲拜觀通旨數十板欲見規模大槩

其二

櫟昨賔賜行偕厓畧數行守以請兹領教墨三復如侍

典刑大槩人之作文自是者多服義者少非絶不服義也亦多有自知不明而不知己之為非知人之不明而不知人之為是者彼有一等私小之見横于胷中恥己之失惟怨勝己者又不論也此所以易於名鬨也二三先生納之閙鬨中亦既拜命矣鉅帙六謹以緘付來使前名外其餘不欲嚴於去之要亦無以大相遠其雜排之以附于後唯命其截斷不使太泛亦唯命至於銓次之閒櫟管蠡之見豈敢自以為是不契尊意處聽自高

下易置之更唯命秉超卓之見以持公論之衡鎮喧囂之辭而立吾道之幟不能不於先生有望焉經疑前六篇實欲聞作者姓名知其文不知其人亦理所不可也其餘諸經古賦前名俱乞於後便中寵示全榜批教姓字卷上多撰他名或代名不可以為據敢乞介意玉湖相公先生尊賜皆出先生之吹噓感戴感戴已修謝書并及之矣回仲儀郡博一緘併此附去頭指呈達為荷楮短心悠未究忡愊惟高明鑒之未見間更望珍嗇以

壽斯文不宣備

上雲峯胡先生書　　　鄒季友鄱易

違去十稔渴心生塵邇者乃獲趍拜函丈款承語誨抱道足德之氣盎然充溢見於動容周旋發於口笑謦欬飡和飲醇使人意融心醉所以沐浴粹温而銷鑠鄙吝者所得亦宏矣今而後知瞻承之不數為可自憾也近之不厭遠之有望離逖未久尊仰已深古人云百里一士猶言比肩今環數十里間能以道淑諸人者落落不

晨星如獨先生巋然儒林中雪苑霜茂之幹膏馥沾溉
陵義菁菁其有功於斯文迨未易屈第二指也既壽且
康每旦必祝書傳中音釋極感訂正倘遂可傳先生與
有惠焉甲子配卦兩圖後一圖已蒙賜敎前一圖并録
示尤幸也

簡雲峯胡先生書　　胡敬存

其前月庭芳𢦏凡介拙字以瑣事上涸聽司計徹尊覽
矣適玉湖總管公道過瑺溪得諏近履之詳其别也亟

挈楮拜字蓋以易啓蒙一疑就正于先生故也其比覩
浮梁州賞試題單策問易揲蓍掛扐之法云第一變得
九者三得五者一其以啓蒙攷之得五者三得九者一
耳又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九用六陰陽各居
其半今老陽十二老陰六是重三出而交一出聖人筮
法或不然也愚以啓蒙證之切謂陰陽各半通六十四
卦而言聖人作易法也老陽十二老陰六指筮法陰陽
饒乏而言聖人用易法也與聖人筮法何不然之有謂

其不然愚不敢以為然也定宇先生因其謬誤作宇付正敬存舉以示人輒云所問者掛扐之數非揲著之法審如此則揲蓍掛扐果二事耶異端惑人可為一慨先生邃於易者也註書以惠後學守正以闢邪迷素矣玆抄問目全文拜呈乞賜批敎亦正人心之一端也玉湖回千萬賜以尊報幸甚冬杪拱俟回轅專圖侍省秋暑切冀金玉體府以棟吾道不備

其二

其故臘知尊車自金陵回取道鄉曲越一日有傳似寄
聲者先弗克候繼莫及追我知罪矣如此慙負何今春
念欲進侍一洗積別之懷而出門若礙惟勤尊嚮而已
夏初洪叟兄來瑞溪捧示敎翰拜讀如見典刑之為快
坐間詳詢尊履知今年為江浙諸貴游書聘先生平生
躬行都是易又以胷中所流出者著為成書公傳道之
不一出琅琅講鐸宣佈於其徒而丕顯諸用將何施哉
某恨不得雪立諸生後茲有取還休陽戴兄庭芳逆得

其先君子墓銘于中朝諸老遠邇多賦些章然於吾州獨未求尊製以為欠事謹納銘文一本拜呈盖庭芳爲予西公甥子而其又與爲文字交故敢斗膽以進揮掾筆發幽光正孝子順孫所望於大人君子者願勿多遜稱隱汪府判爲庭芳岳丈昨為其致書于北村山村二先生得詩甚佳然錢塘詩名家不止是併去四本上于鼎呂一轉而多辦之至願至願庭芳以未拜臯比不敢奉書就有微儀申納甚覺瀆尊尚諆專緘導謝敬也去

价葉氏於杭市作小經營有半月留其回也已囑其求賜尊報切告矜從如其拜德惠不淺謹此申覆惟冀節宣為斯文自玉不備

送胡雲峯赴道一書院山長詩一　方虛谷

蓋輿上下立乾坤眼底無人可與論分數不難升地位絲毫未易見天原因重文字窮義畫追肖生徒半孔門斗食泮池何足浼晦菴異姓有雲孫

其二

近沿關洛至乾淳遠探羲圖未畫真自古斯文原有種
即今所學不無人轉移鶚泮希聲起判斷鵞湖正論伸
魯國諸生仕鄰國變齊同國杏壇春道一書院乃廣信程月巖先生紹開所建月巖宋李碩儒蓋將以合朱陸二家之說故虛谷云然

寄明經書院山長雲峯詩　唐筠軒

雲翁揮麈冠蓋集安國養士庖廚香福田祗為孔孟種
易緼盡發程朱光駿奔孝孫酒灌地君蒿盛氣神歸鄉
白駒空谷仰前哲有客來自春風堂金陵明道書院有春風堂時雲峯歸

自金陵

送雲峯歸婺源詩　　方虛谷

太儒疇昔起乾淳天地星源一脉真肯使我為修學記始知君是讀書人流泉要驗胷中活死草無拘紙上陳太極初生第一點尋根細認古今春雲峯古修嘗求虛谷作晦菴書院記

四書通序　　鄧文原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攷求

夫子取舍之説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爲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而無所折衷予竊病焉近世爲圖爲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説有所未通而遽爲臆説以衒於世予常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盛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

附巳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為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巴西鄧文原叙

純正蒙求序

文天祐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伊川釋之曰養正於蒙學之至善者也葢物莫美於蒙蒙莫貴於養養莫大於正

曰蒙亨未有蒙而不亨者也曰童蒙之吉未有童蒙而不吉者也蒙者童之初樂子之無知樂其蒙也樂子之無家樂童蒙也童則有知矣有知則求所以養之矣養也者不揠苗助長者也養而正者不以稂莠害嘉穀者也瀆則不告所謂憤悱啓發者養也利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養而正者也養而正蒙其聖矣乎雲峯胡君以純正名其蒙養之書會為三條做鹿洞之規殖為三百六十六句象歳功之成旁搜博采綱舉目張非苟

然者矣予識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於縣之利貞彖之養正固已允蹈之則於初之發蒙上之擊蒙何齟齬之有是書也有益於人心之書也豈直四言韻語而已哉予竊怪近世童子能言者其父母師長多授以長恨歌琵琶行之類徒取其便於佔畢耳不知淫辭詖行入耳著心如腥𦢊羶惡之物沈著汚膩於腸胃閒使夫人自壯至老顛倒汩沒於飲食牝牡之區而不知悟蓋所以啓之誨之者久矣不正之書其禍人心也孰大

焉吾故曰胡君此書有益於人心之書也丙戌孟夏十有八日廬山文天祐書于星源客舍

純正蒙求序　　吴遯齋

古者聖人教人設司徒典樂之官王宫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人生八歳入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爲教至詳也禮經所載況已闕遺至後世則大謬方當佩觿之年父師所以教之者不過對偶聲律之習所以期之者不過科舉利達之事

下種不嘉受胎不正已在斯時拱把之不養安得桐梓之可愛萌蘗之不獲安得牛山之不濯濯邪無怪乎學術日陋人才日卑風俗日不古也蒙求之書先儒為之者凡數家矣吾邑雲峯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為一篇名曰純正蒙求彷彿文公小學書之遺意雖其綱不出明倫立身接物三者而蒐萃之力勤矣所以為養蒙作聖之功宏矣予閱之累日曰說若稽古至三萬言不若作此編記道傍碑不失一字不若誦此編世之劬於

著書者多矣未若此書有益於世敎云

書雲峯明經書院壁記後　　胡梅岩

江聖澤妙齡劬書受學于吾家雲峯曰取前輩嘉言善行揭于壁代東西銘積久頗多葺為壁記難兄古修先生引易大畜序其首節初齋先生從而申之聖澤復徵予說迺掇拾兩先生之遺作大畜演義曰言行固貴多識然必以其德始不徒識前言雖嘉聊資口耳之空談往行固善祇為牆壁之美觀於吾德何有德者得也謂

其得於心也識而未得猶外物爾多識以知言畜德以
行言知行互進學之上也壁記取載知一字行一字必
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分二卦論之上卦艮也下卦乾
也聚下非知乎居行非行乎而所知所行皆求止乎至
善仁敬慈孝信其艮之止其所者乎必如是始無愧於
大畜又即互卦論之下互為兌上互為震朋友講習以
致其知恐懼修省以力其行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
即卦序論之先之以無妄而知行無虛浮之弊所畜皆

篤實繼之以頤而知行有涵養之功取畜愈深厚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以卦變論之大畜自遯來遯何時也遯於戰國孟荀子自畜學遯於秦孔叢子自畜學遯於新楊子自畜學遯於隋文中子自畜學不以天山遯之時而輟山天大畜之功斯文所以千載一日也噫亦在知而行之爾既以是復聖澤竊與雲峯共勉焉甲申陽至後十日胡次焱濟鼎敬書

重芳集序

陳音

雲峯胡先生仲虎家新安之婺源宋李講明道學以續考亭遺緒四方賢士多受教於其門時族子淀為請于朝建明經書院且與其弟澄皆捐田以膳學徒嘗鑿池於來山之陽作亭其上所居之槃水為橋以利病涉當時著書多而積書富雲峯文集凡二十卷其事具載于家乘及圖籍可考元季騷書院厄于兵燹故址膳田皆為異姓所有池亭榛莽橋亦傾圮而書帙遺文皆散逸弗存七世孫用光有志興復未克就而卒成化辛

丑其子邑庠生德淵乃具書院顛末白于當道檄有司為之鼎建又明年癸卯德淵領京闈鄉薦有司旌以綽楔扁曰重芳以其能濟美先世而名之也昔之膳田見據于他姓者德淵皆以義敦諭而漸以來歸而又疏池作亭闢道成橋皆復於其故處翼翼然具飭究若雲峯之復在於當時也廣詢博訪凡先世書帙散在諸家者皆懇購以還雲峯遺文自用光時隨見隨錄至是凡得百五十餘篇德淵質諸有道正其訛舛以白其縣侯為

之鋟梓行世於其家乗則續修之以補其所未備嗚呼
德淵之用心於其先世可謂勤矣其友汪廷信王希仁
輩采其興復事蹟分為八題為徵詩以褒其勤目曰重
芳集蓋亦因其綽楔之舊名而表揚之詩彚次成帙持
謁予屬序予惟自古貴室豪門第宅田園之美臺榭池
亭之勝書畫器什之殷俄頃間轉移於他姓其子孫不
能自有者曷可勝紀今雲峯之遺阯故業書帙遺文轉
散於人歴百有餘年而皆克復之以歸於其孫蓋其道

化之盛足以動人人慕其風自有不忍據之視夫徒豪貴而人易忘者大不相侔故其散無不復然非其子孫用心之勤則亦莫由得復而之也德淵可以為人子孫之楷範矣然此特復其有形者耳若其道化之隱於無形者子孫苟能復之體諸心身見諸行事則施無不達動無不化天下後世所以景仰之者豈異於今日之景仰乎雲峯哉此則孝道之大而尤不可以不復者德淵尚語其族人與偕勉之

雲峯集後序

元皇慶延祐間婺源胡雲峯先生以道德著述鳴東南若饒郡朱氏公遷同郡陳氏定宇同邑汪氏古逸皆推尊為道德友葢自考亭之後餘干饒魯之學多叛其說左右私淑伐外訂訛若先生輩功寔居多臨川吳文正公嘗以是稱之遣其高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先生沒其裔孫用光始裒其遺文若干卷上之後經市火板刻亡矣歆自蚤歲嘗嚮慕之比來守徽乃先生桑梓之鄉

雖未得肅瞻祠下惓惓以訪求遺文為念適先生嫡孫濬解崇陽令去典惠郡教事始取其家藏本命知縣羅縉刻之嗚呼先生道徳垂諸簡冊功業著於書院教化播於天下後世而游戲翰墨之文師友應酬之作與夫大儒君子之所贈遺者不得與性理四書並行於世非闕典與有志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間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則考亭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言於天下矣然則是編也豈容以才人韻士之文例視

之哉因贅數語於末簡正德丁卯夏五月端陽日賜進士中憲大夫徽州府知府前監察御史博羅何歆書

雲峯集後序

昔王通氏作中說太史公作鑑論俄而散逸賴通子福畤太史子遷訪而輯之而後二書始傳噫父子相繼尚不免放失而况更世歷代兵燹相仍能保其幸存而不泯乎婺源雲峯先生在宋元間倡鳴朱子正學及門無慮千數所註四書通易通感興詩通等書梓行于世而

太極圖通通書通西銘通五贊通書說甲子配卦圖六
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爾雅韻語大學指掌圖四書辨
疑五經會意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名載
志籍俱散失無存先君子用光每得片楮如獲拱璧濬
繼輯之凡序記詩文書啓等類僅百五十餘篇邑侯藍
公文繡刊梓未幾燬于市火今邑侯慈溪羅公薦卿復
壽梓傳男璉博訪婺饒休歙巨室得遺文六十餘篇以
類入梓而通書西銘二通明經書院小試録族儒梅巖

先生文集石丘先生詩集皆前此未獲而今得者璉亦知所重矣嗚呼百千萬金之産家所仰給尚有弗克永保而况遺文匪食匪衣苟非神物為之守護郡邑賢大夫為之宗主文獻家為之捜藏子孫為之珍襲其不淪於童幼婢妾之手風雨蟲鼠之壊者幾希此予父子三世之用心雖不能如史遷福疇之大輯而殘編斷簡復續於異世煨燼之後夫豈無所自哉感慨之餘特書以告來者

秋澗集卷二十

韓齋小集呈幹臣詩友 辛卯十月十日

十日秋霖不出門偶同蔡杕步城根故人雅有平生好尊酒時陪一笑温野菊翻香憐晚節露菌團盖任朝暾暮歸欲乞天孫巧却嘆儀曹是妄論

送同仁甫之任武陟

寛則民輕猛則殘化行州縣固應難紀綱綜務常誇最臺閣推勞不素餐能盡絃歌千室樂何憂風雪一家寒

來辭請益吾何有一札恩書與細看

秋澗集卷三十

晚入定州北門偶得

千雉嚴城鼔角寒當年韓富倚為安後人若笑書生懦白羽風雲屬將壇

春日睡起偶書西墅東軒壁

留連春色花陰蝶斷送林歌雨柳鶯更愛静中消遣處春愁滴破聽檐聲

秋澗集卷四十六

祁氏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楊敬人求名字其四子予謂為善好學積累能文則協氣感發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滙瀦一旦洩溢騰而為雨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祁氏子誠能勉力進修則於立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命意焉澤字潤

甫淵字濟甫源字湜甫濤字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毋忽

秋澗集卷七十

大成殿上梁文

寶位龍飛首闡大猷之化儒宮灰冷欝為茂草之區恭惟總管陳公爰自下車慨焉興感仰體右文之意推明樂育之心因政平訟理之秋舉禮在實亡之典大復素王之宇重開太極之天於以增聖道之光華鑿晚生之

耳目矧惟治本一出化原猗歟岳牧之心擬變詩書之
俗落成有日神化無方折雄冠緌佩之徒趍庭受訓易
篆刻雕蟲之子執簡傅經興兩楹之豆籩舞三代之韶
劖仲嚴祀典咸啟敬心猥承縫掖之流可後閟宫之頌
有來多士共駕虹梁兒郎偉
抛梁東萬古宗風一泮宫賴得賢侯扶聖教太行元氣
魯龜蒙
抛梁南奕奕新宫播盛談一旦詠歸欣有地北山休掃

讀書龕

抛梁西聖學如天不可梯須信小成徒洒掃亞鄉名與大賢齊

抛梁北萬象經天瞻拱極文奎高射德星明昨夜騰光滿營室

抛梁上偃植圓又屹相向人從懸甕發丹書堅與西山兩無恙

抛梁下適衛屢為瑗所舍春風緑滿杏壇陰從此西遊

宜稅駕

伏願上梁之後邑多君子世極文明國本固磐石之安

天子享萬年之壽斯文有在振木鐸於中天遺法復行

得人材於鄉校擧霑寸進仰答明時

鎭國寺上梁文

伏以坤儀佐理已收純被之功象教加持妙極大千之

力爰擇鴻都之右輔聿興蓮宇之新宮我國家崇報是

圖慈憫爲念演三乘而設教歛五福以錫民一朝之役

罔及於國人萬有之施悉供於內府於是郢斤運巧鄧梓呈材有釆神力之無方遂極天下之大壯桓楹修棟鬱雲氣之上浮疊拱層櫨屹卭山之壁立仍差轂旦共駕虹梁用綴蕪辭式伸善禱兒郎偉

抛梁東六合天花散曉風隻履不煩葱嶺去九天開出梵王宮

抛梁西萬刼塵緣妄想迷方寸欲明諸佛果正須一句自曹溪

抛梁南莫咤龍門萬佛龕會使桫欏雙樹地萬方來此發經函

抛梁北萬像森羅朝帝極我為禮此玉毫光聖德無量千萬億

抛梁上寶氣瓏璁諸佛像我令建此内道場海會龍華無盡藏

抛梁下千里王畿際兩稼年年鐘鼓樂清時共對神明需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天低法界海沸潮音山河扶繡户之光日月擁雕簷之氣永將寶供仰贊皇圖奠金城不抜之基祝天子無疆之壽

亳州太清宫上梁文

至道無名混太清之一氣真人首出廓衆妙之玄門載歆道德之言實胡邦家之化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潛輝柱史肇迹瀨陽千年丁令共仰神遊三尺兒童知尊聖祖故歴代備褒崇之禮皇家極樓觀之雄雖九闕　伏

於淵泉而紫氣日躔於天宇嗣興有數令見其人演化宗師真人徳紹蟠_闕枝流白霤遠乘鶴馭來住琳宫爰即遺基重興丕構用篤皇家之祐先開紫極之宫反覩成規有光往制烟雲晻靄車回隱玉之鑾仙聖超騰日仰猶龍之表恭依善頌用膓虹梁

兒郎偉抛梁東綿絡鈞天夢帝宫適喜頽然還舊觀玄都仙客振孤風

兒郎偉抛梁西萬里黄流入望低為謝尋源張博望故

家仙李又成蹊
兒郎偉抛梁南聖牘玄珠閟不談且置金華丹寶說請從河上發經函
兒郎偉抛梁北玉帛中天朝萬國玄風度會雪山陽柱下有人談道德
兒郎偉抛梁上天蓋蒼蒼含萬象西昇不著五千言萬古流沙空悵望
兒郎偉抛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廈道家設教貴無為裘

葛暄凉自冬夏

伏願上梁之後人庥道蔭世沐令風山河扶牖戶之光日月擁雕梁之氣竹宫望祀休誇漢武之祈靈故宅徵符已表吾皇之萬壽

萬壽宫方丈上梁文

伏以起百年之搆植大本於宗門茸一日之居見恒心於君子萬壽宫之丈室自昔中和之起廢逮令六祖之丕承物既獘而更新制有增而匪舊敞植極而中起翼

兩室以傍開雲霞謅疊栱之間燕雀賀華榱之上前瞻玉境通暢玄風後壯宸居擁陪法座況仙馭來臨之有日令咸歸語以無時功既落成衆孰不樂倚疊如山之壯鑿單肯構之誠重光動淇水之波佳氣鬱太行之色式扶脩棟可進謠詞

兒郎偉拋梁東燈火春城動竹宮看取洞天閒日月佩環聲在步虛中

西冉冉春雲去殿低莫道靈章仙秩峻青霄有路似丹

梯
南故院當年一畝菴碧瓦朱甍今復壓後人光大儘無
㡥
北五福從来尊太一碧霞千古振孤風奕奕神光長拱
極
上符籙潛珍無盡藏光芹未暇詑青藜六代傳芳主函
丈
下玄教扶持衡可逕德星所在風雨時萬里如雲看多

稼

伏願上梁之後教基大闡福地重新五雲來崑閬之仙六甲秘風雷之輿華簪列拜再光傳度之儀金簡朝元永肅焚修之供以茲快樂普洽生成

太一宮清蹕殿上梁文

伏以顧瞻琳宇已嚴上帝之居婉孌闕龍聖人之作恭惟皇帝陛下圖回治道寤寐幽人爰從潛躍之初重有中和之酘風雲允協文物闕道而沃帝聰

曽一言而利天下師令不見意若無 闕 大駕以來臨
駐故宮而懷舊漢文授經於河上何以加諸軒后訪道
於崆峒初不踰此以茲寵握光極玄門念我後人思皇
靡眷故大起御天之構庶少伸就日之誠既獻歲以僝
功乃 闕 而考室敢陳善頌用駕虹梁
抛梁東夜鶴林驚蕙帳空一自翠華臨幸後至今 闕
鎖春風
抛梁西尚記春旗簇仗齊真氣滿空鷺戶牖光芒 闕 暇

到青朴

抛梁南論道當年有與談萬乘貴臨猶望罷非緣參訣

發經函

抛梁北金簡朝元瞻闕　萬歲永無疆更願八荒

開壽域

抛梁上碧瓦朱甍遵大壯五雲佳氣鬱蓬萊游像心思

仰天仗

抛梁下華表入歸餘道價九天雨露有偏恩不遺靈章

隨物化

伏願上梁之後日月擁雕楹之慶山河扶繡户之光道

觀以之增輝真仙爲之改觀雲紅𪋤座濃薰花氣之香

風肅泰壇光動竹宫之祀斂兹廣福錫厥庶民會此明

時普同至樂

春露堂上梁文

伏以飛鳥知還固擇安棲之所敝廬託處舉懷必葺之

心秋澗老人樗櫟散材萍蓬遠宦東西南北兩紀奔馳

雨露風霜終年偃薄久矣壯年之倦浩然故里之歸延構新堂不遺舊物豈獨廣居而移氣蓋將追遠以顯親連甍接棟而中列三楹却暑回寒而旁開兩室俾春秋寢祭衆免勃磎節叙賓筵喜同笑語惟是時思之切仍題春露之名言舉斯心畀之來者承承繼繼無逭佚前人之光鬱鬱葱葱非祇謂喬木之美爰扶修棟例有歡謡

抛梁東旭日紅駘蕩春陽滿太空人喜廟堂真宰出不

煩東觀論青蟲

抛梁西萬瓦齊撲地閭閻似碧雞春露堂中春自好何嘗有意夢沙堤

抛梁南合朋簪友道微来不易談正有歲寒三益在風簷先種兩株杉

抛梁北正統一東亘扶桑略西極一堂雖起有先憂所願八荒開壽域

抛梁上天蕩蕩光動太行三萬丈主人投紱已歸来夜

鶴不須鸞總帳

拋梁下觀治化叶氣薰然衡四返過門有客問行藏蓬纍而行得時儒

伏願上梁之後里多仁美門掩春華歳時豐穰問甚盤中之瘤物情和好爰及屋上之烏對牀㢡風雨之吟開卷得聖賢之樂倘使少如所願不為虚度此生

秋澗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髙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于製作

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己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于紫陽遺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為多及壯周旋于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于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景揄

迫有志未遂一留意于文字間義理詞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槀為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于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畫傷若竟在疚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為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　公帑刊行

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孫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為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本流傳于世

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闊之遇于以見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孫百拜敘書于後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紫陽鹿庵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閫域語性

理則以周卲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敭歷中外内而金馬玉堂外而豸冠繡斧所至有今譽雖公務塡咽手不釋卷眈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詔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庋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置之黄閣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鋟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

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羸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

惟謹刋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

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

應龍任其責學録余元第專重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

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為繕寫以授刋者工

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

以畀後學刻之卷末云時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

月古衛王東㬅謹序

牧菴集卷三

元　姚燧　撰

趙樊川集序

樊川宥密公長安别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有墅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為樊國者同其時耶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中舍杜牧名其集為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為公有歲新而月葳之泉石巖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魁奇繁蓄凡可娛心而駭目者

悉甲其鄰人亦日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
者惟大叅楊公西菴為絶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
還有趙樊川謝公璥上王公任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
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沉幾先識筭無遺策國家亦以
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沒十有八年中子饒總管通議
君訓始摭遺槀百數十首為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
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
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閒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

萬里席不遑煖𠮷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曰發閱篋中裒睹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憯惻久之怳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
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惟將老
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
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
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

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寳歷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壯齋東墉下作序

雪樓集卷二十四

跋陳了翁海上家書

紹聖史官修裕陵實録專以荆公日録為據忠肅陳公居諫省首論其事坐貶合浦復著尊堯録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大抵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葢公之意以為荆公既没宗其説以植私黨者卞其首也抹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此書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詆誣譏玩之語皆小蔡偽増非荆公親録又謂詆譏輕慢至深至切

非臣子所忍言又謂自分必死無生還之理至其末超然洞究内典之旨死生一致究觀平等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卒之流移竄逐顛頓道途無寧歲蔡薿之据石慽之脅瀕死者數而浩然剛大之氣不少挫沮觀此書槩見矣樓攻媿嘗跋公帖謂人之立於世忘溝壑者不足以為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為勇士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於此書亦云太平荆山師寶藏此卷豈以其斷恚忍辱脫離苦樂故耶書後

之題果誠齋否謂此書為公絶筆葢為臨終訣别等語所貽公謫合浦後轉徙數州宣和六年卒於山陽盍訂之元貞乙未正月晦書

題譚公植提學西戎受貢圖

周官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邦國致其珍異明有尊也蠻方鬼國之人鬅鬙獰怪如此而亦好是懿德于以見君臣之誼不可廢也畫筆良古諸老姓字宛然鄉林故物垂二百年矣流落可念公植其慎護持之元

貞初元良月廣平程某觀于三山繡綵堂

題譚提學山水小軸

此幅不究其為何人手蹟而用筆精甚毫芒杪忽瞭然可辨殊非草草者余意用工如此可以言畫矣而前輩評論固有取於迹簡而意淡者何也余雅不識畫持以問之梅屋主人元貞元年良月七日

曹文貞公詩集卷八

讀諸公詠雪詩因思江淮饑民罹此嚴凍用韻寄

湯廣文三首

初冬小雪飄佳瑞肅殺由來是發生閏歲豐登今有望廟堂調燮勝良平

瓊瑶遍覆三千界乏食生靈作麼生試上高樓望西北愁雲漸滅瑞雲平

清聲先到讀書闈似整還斜密又稀應似客途春欲暮

梨花輕逐柳花飛

曹文貞公詩集卷十

水龍吟用史葯房韻

匆匆沙際春歸草如綫帶交加翠白雲縹緲四年相望李膺歸來拘束微官踉蹌俗狀較人間氣想傾鸞倒鳳天公不管誰會空中意　自要看時擲置問誰家小欄堪倚雲間公子為能邀致愁懷一洗紅玉擎杯朱弦理調偶然成醉奈眼前俗人催人頓起百端愁緒

跋

右漢泉漫藁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七言古詩長句律體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復亨什襲戌帙國子生胡益編爲十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爲序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於余言是徵四公當世文章士也紀述之詳歌頌之美雄贍

悉備奚以余言為然嘗聞三百篇之義尚矣美善刺惡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温温乎如祥風甘雨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發之為政事播之為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敭歷中外宦轍四方故其寄寓紀述懐感諷刺賦詠皆目擊耳聞真履實踐温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作也其吟詠情性流出胸次有足自樂嗚呼乎豈深知詩者哉一以重復亨之請嘉其能保文貞之澤而又能壽諸梓

以廣其傳一以樂諸縉紳先生能發揚文貞平昔之藴奥故引數語書諸序後云至元後戊寅秋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蘭軒集卷二

元　王旭　撰

溪南小隱為賀子儀賦

貴莫羡金馬門富不願黄金塢隱居求志不求名千萬人中一巢父昔者溪南吾故人閉門讀書三十春青紫如芥不俯拾誰知青水飛黄塵九土腥風龍戰野紛紛青袍走白馬天下學士更姓名相逢誰是悠悠者只令九曲黄河清牽牛度水溪南耕有田無奈租税苦白頭羸得都官名軍中錢券期十月子母對輸無一闕安得

身如溪鳥閒掃君石上藤蘿雪便拄巖頭千歲藤沿流鼓棹敲輕氷石牀蒲團坐深夜青燈照影雙鬚鬢我學無生身已老君雖有髪心如僧一鉢何時洗溪水相依老眼看傳燈

續軒渠集附録

洪先生李孺人墓誌銘

門人興化府儒學教授吴源譔文

門人將仕郎前興化府經歴方淑夫書丹

門人武略將軍前浙江等處行樞密院判官

高保保篆蓋

同郡洪周剐繚經踵門丐銘其先君子之阡以前進仕

材衘林公所作洪先生傳拜且泣曰先君子以元至正

丙午九月二十日卒以其年十一月六日甲申葬於州峰之西原時事方殷未暇圖所以示後者奄忽至今而先妣李氏以我皇明洪武辛亥正月十又五日卒以二月三十日甲申奉柩合葬惟先君子先妣皆得高年以終而先君子之文行則兹傳詳焉謂長存而不泯者惟立言是托敢以請源童子時貫師事洪先生今老矣承乏郡文學固將述先生平生大致而追銘墓上以致思慕之萬一況以周嵒言之切請之勤而又可以辭耶按

傳先生姓洪氏莆田人世稱洪御史家自寧海鎮移居郡右曰廸功郎諱奕孫者曾太父也諱一之者太父也擅詞賦工詩律以吾圃為其號而諱巖虎者其父陸氏者其母也吾圃二子先生其次諱希文字汝質生有異稟吾圃喜劇謂當以萬卷樓處之見其讀書進益則喜與枕邊談詩又喜三鼓聞書聲益喜皆志以詩故四如黄公序吾圃集曰觀談詩諸作希文材豈下於人者四如公與吾圃交游最密而先生所嘗折衷者其為父師

賢譽如此則先生之學可知矣吾圉卒嗣為鄉先生郡之名士爭致西席郡庠聘為訓導大賓延請無虛歲先生樂以其學淑人而念不及仕進亦不以科制之行而改故轍氣剛言揚遇事敢言郡太守部使者多咨詢焉而東泉魯公尤最知已者也吾圉有集名軒渠藁先生有續軒渠藁四如公序跋一再於其父子之學之文屢印可云晚歲優游里閈自稱老夫稱李氏曰老妻李氏者興化縣人未嫁有女德既嫁得婦道凡先生之處貧

而樂居約而泰者亦李氏之賢有以助成之也先生生於元至元壬午八月九日壽八十有五李氏生於元至元己丑二月七日壽八十又三子男二鏞先卒次周卯也女二長適劉次適陳孫男三儔倫任嗚呼吾蒲文物郡前輩舊德詩書禮義之尚猶可想見老成典刑日遠日亡而先生亦已逝矣悲夫所幸歸然為魯靈光者材術翁也其傳先生語皆可信故摭而為之銘曰

材術翁贊先生曰達尊以年聞道以先洪先生有焉

嗚呼先生齒尊于鄉行尊于庠考終于堂垂瑩斯崗

巨筆煌煌名聲日長亡乎不亡

定宇集卷十一

休寧重脩文公祠上梁文

兒郎偉紫陽羽翼洙泗功在十書丹詔鼓舞寰區祠新一旦實有大氣數豈曰小規模況新安公父母之邦而海寧古子男之域棟而宇尸而祝久附釆芹之宮雨斯剝風斯摧幾爲茂草之地致嚴嚴之貌像乃棲棲於廊腰俯而拜焉仰應愧只曷稱聖朝表章之意莫罄羣儒嚮慕之誠惟我宣差相公管領士流提綱學校念黌序

闕政事豈肯視為弁髦凡戟門與講堂既復還於跂翼
功將以次而及心宜有感而同教諭提舉身為百里之
師才過千人曰後春秋大復古肯堂孔子之堂大學在
新民端覺阿衡之覺以時表唱不日翬飛總管承事過
而興懷顧馬出力名非同於學籍不與免司徒之征幼
久誦於公書亦嘗從大夫之後無待勸率自爾樂為爰
命工師亟揮斤斧惟初行科舉純尚性理之諸書而久
我儒冠可尋口耳之故習刬悉鋤於徵役俾専務於講

明相與蒙成若為稱塞豈惟朔望蹺起瞻睟面盎背之容必將朝夕討論究研精覃思之蘊行見擧于來風雲之會不負先生立天地之心氣象一新歌聲六偉

兒郎偉抛梁東入從大學戶庭中格致洞明公補傅治平起佐國成功

兒郎偉抛梁西洙泗言仁賴指迷夫子文章異芻狗仲尼日月發醯雞

兒郎偉抛梁南軻書參透匪虛談事功不下平洪水氣

象端如聳太山

兒郎偉拋梁北學門中廳臻閫閾愼獨工夫入聖塗篤

恭致驗扶人極

兒郎偉拋梁上文公詩傳方崇尚正聲全只在吟哦小

序不令為礙障

兒郎偉拋梁下本義為書寶無價夢見編脩三絕人湊

成說到七分者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尊仰人副作成孔道期於大明朱

書加之深究横秋風而鷹鷂化北海以搏鵬豈徒以一身受皇恩以全家食天禄端能為往聖繼絶學為當世開太平

定宇集卷十六

古禮

古禮荒來久江南祀總淫金穰雖望歳木偶豈為神不辨幽明理無非褻瀆心堯灘二壇記篤信竟無人

惟實集卷四

戲題二首

有客明一藝翛然來京都天然一笑春白日青雲衢東風看花三月初五陵駿馬游龍如我方閉門夜讀書掩書一笑吾何愚

有客明一藝客此三十年頗蒙貴介識曾辱主上憐布衣不結青衫緣歲久坐上寒無氈遇與不遇各有天閉門讀書自陶然

寄蒙君禮

賦馬亂紛紛高歌獨望君學尊蕭相國氣逸漢將軍振
懷從師旅雍雍尚禮文濟時昭義勇臨事見忠勤心每
懷千慮頭還白幾分從散離恨積時喜捷音聞餘予無
堪語憂懷謾若焚乘時宜努力佇石勒功勳

湞陽峽

自渡湞陽峽孤舟幾折縈天從山罅看人在巷中行嵐
霧晴天濕乾坤白晝冥英雄難用武形勢信堪驚紅雨

幽花亂青雲老樹平俄傳將出峽雙眼一時明

伯子遂辭歸援筆寫情并仲子述

未來初不想既去覺心孤父子情真厚山川路鬱紆鴒原書置座陟屺繡為圖莫遣荆花瘁毋令椿意枯焦勞思附托來往戒踟蹰天遣身猶健兒應念老夫

惟實集附録上

元史類編

劉鶚字楚奇永豐人仁宗皇慶間薦授揚州學録積官

江州總管爲政嚴明寇不敢犯其境尋陞嶺北道副使分兵討洞獠贛寇數萬猝至鷄戰守月餘力盡城陷被執不屈死

劉公忠節傳

公姓劉氏諱鷄字楚奇永豐人仕元累官至翰林修撰終廣憲貳而死節於贛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永豐二十一世孫夢説舉宋省元始遷

今鷺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穎悟力學初學聲律習舉子業屢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書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為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遊淮東董宣慰聞其賢薦公於朝充揚州儒學録泰定乙丑授汴省檄掌教齊安河南三書院至正元年擢從仕郎湖廣儒學提舉時學田若干畝為有力者所據垂三十年而不能復公至首建言省臺憲以身

任之盡復其田居未幾擢秘書郎監秘書郎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承旨歐陽元公輩往還唱和虞公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公記之歐公賦之十年陞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内艱家居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賊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為恢復計兵威甚振寇莫敢犯十七年陞中順大夫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修城池繕甲兵調度適宜民始得安二十年陞中憲大夫廣東閫帥二十二年

拜嘉議大夫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却之民賴以寧二十四年甲辰九月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疏請益師不報而贛寇數萬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陣亡公被執於贛幽囚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絶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負命世之才膺國重寄當末路艱危而克全大節以終率千百就盡之卒

戰數萬日滋之冦外無蜉蚍螘子之援内有羅雀掘鼠之苦雖欲其不亡何可得也公之一死自足以暴白百世以愧夫叛亂之臣又奚憾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采錄不得為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抑南韶僻在海嶠去京師萬餘里史臣採訪不及聞同時城陷而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蓋莫不皆然書與不書固不足較也公生至元庚寅七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公仲子述奉公柩歸自贛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

峯學使夏公為立憲節祠其文章有惟實集若干卷傳於世

論曰士具川嶽之靈讀聖賢之書寧謂恂恂然習其言語文章已乎亦將出而致之乎吾君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無生之榮有死之樂者則視其所學何如耳若劉浮雲先生者剛大之性禀之自天浩然之氣養之於素有得於孔孟之學而與聖賢為徒者非耶文信國公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吾鄉二先

生真有同志而後先一揆也哉永豐後學宋玉朗撰

憲節堂記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鷳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説衆宋省元始遷今鷲溪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

甚愛重之爲序惟實詩其六體皆善皇慶壬子董宣慰
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書監秘書郎修撰翰林日
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元公輩朝夕淬礪譽望益
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
瓦解公勵精爲恢復計冦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
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閫
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冦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
年拜公行中書省叅政冦至屢擊郤之二十四年甲辰

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韻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
冒鋒鏑與首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遂竟
陣亡公被執于韻幽于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
絶筆曰生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
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
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
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
附祭歐陽公之次兩祠頹廢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

辭疾歸養慨昔祠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别墅之東而徙居速之且以奉先且以遺後佰廩蓄皆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寵節堂大字顏其楣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予素尚節而不辭夫大臣之義與國同休戚者也然而處休易處戚難公平生文學政事固人所不能及哉是舉也孫傑為構之以盡奉先之孝且以表捐軀殉國之忠懸其間凛然如生發潛德之

光輝琛後人之瞻仰登斯堂者莫不慕其忠義與其孝
敬而思所繼述勉圖無忝則吾廬陵忠義之邦不亦有
光歟明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春月吉旦賜進士第嘉
議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使致政前監察御史周
琦撰

時雨堂記

湖廣地方數千里凡四道五十餘郡郡州縣皆有學提舉
提舉學事置司於行中書省治所所轄與中書省同學

之盛江南為最湖廣臨治極遠又為江南最按提舉之官古未之有在宋中葉始用是入銜尋除之而以轉運使副掌其程試主其進黜為法寖備我朝右文敦化定立官制於是儒學提舉獲專署設正副官二員初猶分置各道後則隨省合制一司尊處於郡縣校庠序之上統屬既崇曹務尤簡惟師道儀表所較議者稱為文臺非盛名雅望弗克稱是職至正元年春劉君自京來湖廣湖廣士咸曰是為廬陵文獻之英中朝宦遊之舊也

吾黨親承教思樂聞道德可謂獲所遺矣其年五月乙卯乃㐫所署之堂曰時雨會僚友于堂以燕以喜顧瞻棟宇若愈飾而愈煥有言于列者曰過卞和之精鑿則荊山美璞接踵而獻匠石將為大廈則楚國杞梓連雲亘野咸適於用惟光明俊偉之才有變化敏速之機公之期於湖廣士者非不至也然公至未數月中朝復以秘書召公將舍是而去矣士子寧不闕所望乎曰不然以公之學行文辭表裏相符聲價熏茂雖一日文臺之

留士子固有所觀感奮發焉者去之速化亦速矣以時雨名堂不亦宜乎衆然予言遂舉酒以相慶酒三行而沛然雨作公笑曰兹夏五月也天久不雨今日適雨非時雨乎子盍為我記之公名鷳字楚奇記之者同郡夏日孜也元至正辛巳五月日

浮雲道院記

予方竊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若天地無

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鷺溪之濵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絃誦之聲溢乎四境耕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貧亦無甚富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婚喪祭必以禮供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玩無高爵重禄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

方而必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祀朝夕之供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見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三楹

為藏修之所取孔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弟歌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録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則不然不求得而求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孜孜死

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古而不可跂及衆人穰穰忽而爲虎忽而爲鼠忽而爲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根吾安歸兮義與仁又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邱歌畢予請書以爲記客名鷄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陶阮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元天曆二年六月九日揭徯斯書于奎

章閭之芳潤堂

浮雲道院賦

海陵郡博士劉君楚奇與予會于鄭門數稱其浮雲道院之勝一日浩然志歸因為賦以和之其詞云嗟浮雲之為質兮資氣化而往來散繁柯而布濩兮倏羣紛之離披沕仰視以為無極兮上孰闕其根蔕惟元聖之達觀兮脫若不義之富貴慨非分之不可據兮猶幻景之莫羈何廣文之服奇兮爰作屋而居之豈竊質之足玩

兮禁吾志之爾鑠嚳鑄鼎而象物兮逝不逢於不若儒有十畝之宮兮吾俛仰其焉求藝材木以成章兮羅木奴之千頭山有樹曰木子兮植他土而不毛吾非庭堅之子孫兮歲食之而得膏抒田園之豳雅兮命童冠歌以從韭鴻迅以滅没兮聲颯颯其未終步前榮以彳亍兮顧軒戺之陰移念誰為之滓穢兮思太虛之廓夷許曰雲之氣族兮雨之府也雲之章爛兮天之村也聖人於富貴兮非不好也漠然其無情兮不以其道也質薄而

望兮穹蒼之所尤也飯疏而飲水兮內省其無憂也元至順初元六月吉日里生歐陽元作

送赴廣東憲副序

上臨御之二十有五年春三月以江州太守劉公鶚移守瑞州秋八月復拜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於是諸君子相與言曰公之被遇上恩何其至也今天下二十四道副憲使者二十四人而公與其一其選可謂艱矣東南粵七州五路列王官者又若而人而公黜陟臧

否是任其責可謂重矣然則公何以報上恩哉皆以諗予予嘗從公遊聞公之說曰善為政者非能外民貲以為用舍民力以為戰也而所以異於人者獨不題之君子使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其失人心也盡皆矯虔桀黠之輩逞威以挾勢其才一用有悍然受命違其所令橫政橫民有相因而見耳吾嘗歷館閣矣民之政有不與聞焉嘗試郡矣民之政有不加察焉荷天之休雖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列而一道風紀是所責任凡民之政既

得言之又得行之吾將因民心以爲治庶幾行吾志焉

某竊謂三王之政尚矣然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非

有殊常偉異之事也今公之言若此苟達之於其所有

爲雖王政不難況臬司哉此南粤之幸也公之報上恩

者庶幾在此既以復于諸君會道源山長黄氏同謁一

言以張公之行乃書所聞於公者以塞其請同郡康震

序

送劉候浮雲主帥任九江序

歐陽文忠公之里劉侯楚奇由翰林陞擢九江太守將赴官舟次青原之麓士友迎謁江滸且為之言曰九江郡瞰江漢會流湖山峙立實為江西關鑰朝廷常選重望大臣以鎮撫士民若李侯子威官承平時皆能聲聞四封然淮冦搆陷武昌乘勝長驅盡銳攻逼民力不能支又不肯染惡流竄西出侯獨死封疆亦無愧朝廷矣繼此城邑為墟可悲可痛者何限今公復以人望超拜是職寧不欲其撫循勞來以鳩其民吏張再造公其亟

行以副所望也公喟然歎曰夫為臣子者孰不為生民立命為國家開太平然事不可得而必者亦盡吾才智之所及而已矣且李侯不能保其全盛之時而吾亟完於決裂之後不其難乎言之若有不懌然者予乃得竟其説曰𫋇令之時非復李侯之時矣李侯以不知兵之民而遇方張之寇固宜倉皇失守以至此極今兵威四張寇勢日落去鄉之民引領朝夕若饑渴之望飲食倒懸之望解紓聞公之來有不懽欣擕造告提攜而歸之

者乎家之則人自為謀保之則人自為戰矣故曰久逸之民難治經亂之民易撫此其理勢然也吾將見九江之民如歸市之從城邑之完復必自公始其所以光于李侯以無負千里之人望當亦自公始矣公何疑焉衆人喜而為詩以壯其行予亦因得叙其祝於篇端云元至正十二年九月重陽前三日賜進士出身承事郎潭州路同知陰州事吉水燕山蕭飛鳳撰

送浮雲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

周室之興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江漢之地莫先焉我
元世祖皇帝歲在已未出師武昌後十餘載文軌混一
江漢又先内附故今世論者我朝聲教之暨朔南亦猶
周之王化被於江漢之地也今江漢地置行省總四道
地方數千里由行省而下方伯連帥以及郡刺史縣大
夫皆有師帥之道焉其閒以師帥專職任者則儒學提
舉長副二人與所隸郡縣教官爾行省表率四道牧守
長史儒學提舉表率四道郡縣庠序教官同期於教化

興風俗美而後王政行治道成也由是言之儒學提舉事是任與行省相當世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秖見其形勢之懸絶也惟朝廷知之則其選必嚴永豐劉君楚奇文行猷為能自樹立於流輩初為齊安河南書院山長振舉其職業當時名大夫士往往以是器異之天官選為湖廣儒臺其能紀綱斯道可知也於其行申言其事任之重以告之異時江廣漢水之滙沛其餘波之所被其為士涵濡津涯其為民沐浴德澤作為歌詠采於

郡國獻于王庭播于樂府列于學宮周詩豈專美哉儒效至是庶乎其可也翰林學士歐陽元序

重修河南書院碑

齊安有河南書院於是百三十有五年矣宋紹興壬子李侯訦追迹二程夫子所從生而表章之以厲邦人初西勢臨皐亭傍尋黄為邊郡烽烟四騰院毀于兵僅買民屋于城之東以寄祠祀南箕北斗楞焉名號荒龍敗圮莓苔翳如蓋其勢則然泰定乙丑春廬陵劉先生來

長三書院睇瞻彷徨曰是宜改作顧米廩不百十調度蕭然君殫精積慮者彌年後封請俸為之倡而郡守房公明德為主斯盟士張杰實相與先後之邦之士大夫聞風交賁遂鳩美材輯良工以三年秋七月撤新之中為祠屋三楹堂壇嚴嚴肖像翼翼崇閣前廊講筵後開春秋舍菜洋洋濟濟雖未極天朝崇文之盛自是河南駸駸為名書院矣徵予記仁夫少而讀二夫子之書耄矣凛凛負斗馬走且朱夫子穹碑巋其前而何辭之敢

循牆再四無如何則昌言于衆曰諸君子知二夫子之有功於名教者乎兩極既夢綿藐匆匆士憒不知道號為聰明特達者不斃斃功利權謀則汲汲文辭章句甚以叅天兩地之身而甘瞿曇老莊之隷生民之類不幾於禽獸異物幾希二夫子啟籥於舂陵徑指尼山鄒嶧為單傳於是陰陽之所以運人物之所以分三綱五常之所以立而所謂禮樂政刑教化之具風俗之所以脩美而圓顱方趾之羣所謂聖人與我同類者源析流疏

灼灼明甚于今諸夫子之書耄倳倪習殆與桑麻菽粟同味而微二夫子岷嵋於其前則朱夫子安得江漢於其後哉恭惟二先師之教僕何能窺窺萬一惟君子之學以為己為立身之本以下學上達為進道之階外之窮理以廓其志内之持敬以敦其本兹二先師旨要士苟志焉則堯舜周孔羣聖人之道如康莊直達而無他岐也西陵光氣磅礴宛然峩峩新宫俊其肹蠁吾黨之士亦洸然自力於斯矣是為二先師期來學之心是為

紫陽公樹穹碑之旨是為劉君與郡侯新美是宫之初意也僕也何人强顔泚筆汗如注於戲尚與懋敬之哉劉君名鶚字楚奇廬陵詩禮家盛年犖犖有能聲起徒步為茲役清議難之後學龍仁夫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翰林學士胡公有賢甥曰劉公鍔今年來京師致其父子仍之命求予作重修浮雲道院記曰道院肇創於祖衆政衆政公既登顯仕以道院為書院禮致師儒集其

家及其鄉人之子弟而教之創田若干畝以資廩養元季兵亂書院廢於今若干歲矣仰惟先德無時而忘今即故址除荒畚礫作室三楹日課子弟讀書于其中復名曰浮雲道院庶幾朝夕獲瞻先志所存以勉圖不辱又示予叅政公所作浮雲道院詩二十餘篇予嘗聞叅政公當元之時以問學才德敭歷政教之任皆有惠愛於人有聲譽於賢士君子後值艱危冦亂不支之際卒能屹然保臣節以終每切景仰其為人今讀其詩而後

有以窺知其所自非苟然也夫人能定乎内而後能不奪乎外而後能泛應乎外無不適于道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非精察深造有所自得者不能叅政公自得若此宜乎其所以自立卓然也而為人子孫上承高明祖父能究知其志以圖繼不辱者可謂賢矣今觀公鐸年少端厚秀敏又能力學孜孜以承先志以不負乃父之訓夫能承其志與其父之訓斯能用其道公鐸可謂知務本者也亦足以稱叅政公賢子孫乎叅

政公名鶚字楚奇其歴官行實見劉成之所為墓誌其祠建道院見揭文安公所記及歐陽楚文公虞文靖公祭酒富珠哩公之所賦詠其志見於自作之詩公鐸名振今為邑庠弟子員道院重修於永樂三年八月記作於五年十一月甲子云左春坊左諭徳兼翰林侍講同郡楊士奇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浮雲道院者吾邑鷲溪劉氏之所建也劉氏故名家督

纓蟬聯世濟其美楚奇先生當元之盛以清才與學遇知于時始由湖廣提舉累遷至廣東廉訪主閫帥拜江西參政其平生事業炳烺天地至于今在人耳目何其盛哉其仕學官時嘗於其居闢圃五畝雜樹花果之品以百計桑柘茶橘之株以千計築室聚書其間經史百氏之卷帙以萬計而扁其室曰浮雲道院蓋取諸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也于時揭文安公虞文靖公歐陽文公祭酒曾公皆為記述而歌詠之既而

又改道院為書院割田待廩以贍其宗人子孫而教之春誦夏絃之音洋洋盈耳則知先生飯蔬飲水之樂養於中者有素而詩書禮義之教及於人者甚厚操存涵養益深貽謀燕翼之善又孰有過於是哉元季兵燹燔蕩無遺其曾孫公鐸以秀登縣庠大懼無以繼先志嘗承父命所居之偏以種以樹數年之間蓊然陰翳不減其舊仍築室以浮雲揭之圖書翰墨之娛壺觴俎豆之樂無愧昔人嗟乎先生以儒發身敭歷華要顯榮終始

則其處富貴之中久矣惟能視不義之富貴輕如浮雲
然後處乎富貴之地若固有之先生蓋深有得於孔子
之意此其未路崎嶇夷險一節而終有以傳天下後世
也公鐸積學博文砥節礪行恒謙以自牧恥躁進以徼
名而惟惓惓於肯構可謂能安於義命而善於繼述者
也予以知聖人之教人者深君子之澤垂於後世者遠
劉氏之英庸有艾乎公鐸徵予言為序惟浮雲之義文
安公發明備矣顧予何人豈敢妄為之說以貽續貂效

蟬之讖而予於公鐸有同門之好不可辭也用書以識歲月云永樂五年丁亥冬十一月長至日賜進士及第翰林侍讀同邑曾棨書

重修浮雲道院詩

達人自恬逸安居在丘園遺情軒冕外棲志文墨間洙泗濯餘波伊洛窮清源朋輩樂游詣日夕同周旋俯淵瞰遊魚望雲睇飛鳶悠悠千載上空曾欲忘言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盧陵蕭時中題

重修浮雲道院詩

在昔爾祖初從仕一朝罷政還鄉里已將富貴等浮雲直以榮名付流水新成道院雞山陽山色當戶晴蒼蒼白石清泉無俗態奇花野草皆幽芳悠然睥睨萬物表好音過耳曾何有蜀西揚雄宅一區洛下司馬園五畝五畝園間足自怡桑榆蔭蔚交柯枝木奴千頭分町畦黃金細實秋離離閉門應恐世人識賦詩陶情真隱逸挈壺獨酌對西風曳杖行歌當落日丘園書幣欻來徵

勁節清風辭未能即看高士為時起還道先生從此升
九重天遠知名姓立登要路勲華盛簪毫翰苑覲清光
按節洪都叅大政倬家奕世有聞孫風流文采為清門
崇臺疊榭為斷礎道院巋然今尚存翦除庭草闢窓户
猶想當時栖隱處移來北牖竹成林舊種南園花滿樹
故家詩禮嗣清芬讀書有子皆能文不徒步武躭隱淪
勲業應須如昔人賜進士第翰林學士安城彭汝器題

擬重修浮雲書院

泰定丁卯秋先君子以齊安河南東坡安陽三書院山長考滿歸故里度居之西闢地築室為藏修之所扁曰浮雲道院取夫子富貴於我如浮雲之意且自序其本末賦古詩二十二章學士虞文靖題詩曰浮雲何處來與天為文章揭文安公為之記承旨歐陽元賦之至正庚寅以南雄幕長選任翰林修撰奉訓大夫丁內艱杜門不出讀書著述更道院為書院延明師作養人才嘗曰士生天地間當磊落於世明節義樹功勲使上足以

明朝廷之風化下可以為後學之矜式若與昆蟲草木同腐豈得為大丈夫哉是以先君子歴仕卓犖有聲而膺不次之擢又曰世人惑於佛老建寺觀以希福利豈能捐己興學以淑後人使知尊君親上愛親敬長之道乃割田若干畝入書院以為釋奠之儀春秋行舍菜之禮作養宗族子弟與凡鄉里之俊秀使其涵養漸摩不自知其企於聖賢之域至正十二年壬辰兵興書院燬挈家流竄者十有七年適先君守九江而還筠陽升憲

副東廣天命更革先君子亦慨然爲國家死矣嗚呼痛哉皇明洪武初元始復故土莽然爲荆棘區越三年開科取士於中英俊之才連茹而起天下百司之官舉皆儒臣不肖親承治命曰他日事定書院不可廢此吾志也述泣而識之不敢忘幸際明時敢不繼先志以作新之敬干邑賢明大尹爲主斯盟則斯文幸甚洪武十年丁巳三月望日孤子述謹識

榘菴集卷十

元　同恕　撰

韋國詭畫像贊

孝弟以端其本謹信以達其行斯可欲之謂善孰若君有鄉評偉圖形之得妙對言笑於平生曰鶴壽兮千歲鍾陰秀而陽清

道園學古録　　別集類四　元

道園學古録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綸國家氣象相表裏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於京師笙鏞相宣風雅迭倡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時雍虞公方回翔胄監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其著作法度謹嚴

辭指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歸之至治天歷公仕顯
融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
其贈言如獲拱璧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
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拘然步趨古人之意機用自熟
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
穹林蔥蒨蓊欝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
濤誠剌其中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

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温吞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昌黎于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是豈能為前人役乎第於公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髙劉君政事之暇敦篤風誼如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録卷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附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寺道塲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恒登羣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寺古祠師

毋墳名翁家林 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秋雲即師故俗家 富公所建

東隣有一士峩冠誦書詩謂袁徵君誠夫 清秋約杖屨千步

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附

纖居當道隘層闌上岧嶤措身方丈閒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頫塵囂孅覞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魂安可招麗公綴耕際頫懷見淩雲賦詩托飛鴻長空何寥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勤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為傳。

又贈劉無作

家學傳之子，更叨耆諸老交游。徧真乘究竟，餘治生惟淨業，志養足嘉蔬。為簡龐居士，成能更久如。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賔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于長吏或牽于同列或時有不

得為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于前者既有以作興于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贊其畫而到官于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于兹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于積久之餘開游詠于寛閒之野不亟不徐于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察太平之盛于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于邑屋之繁

道路之衝無繫于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

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

乎益其幕三君子者皆優于文學而後仕皆歴于風憲

而後官是以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

有在于此而不繫于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

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于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

雷澤字師舜亳人與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與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迻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于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盡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于四方以為儀于朝若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若干篇而郡之南部寓農部巷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于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蒼之生其

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災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爲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于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

守揚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于是經歴趙君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學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敷已感雲霧興于川谷雨遙注于郡城奉覡而還雷隱隱達晝夜不絶清凉藏延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内外無不告足于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兹忱禱于俄頃之

間沛澤于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為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為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椽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句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于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吏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劉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與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孟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曽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似長沙河間

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于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于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啓與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

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黨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觧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鈌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忮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矣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為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于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

故書以贈孟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于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為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無可柰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于怨者多工長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性情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

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攄思殊有飄飄淩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為學常因其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

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于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没集之歸至斯郡也巳不復見

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曽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葢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于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莱吕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録張子之言亦在焉葢曰窮鄉下邑有志于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于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

衘繼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于子言乎葢聞吾伯宗之爲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于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卒數月以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繹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

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兹又將游行于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于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正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于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

哉蓋其散見于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于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内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于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于聖人否也是以一
時諸侯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
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
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具所謂高明精潔
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黙化以入于聖人之域則公之
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
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

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嗚呼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葢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于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于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于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于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白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録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以為請益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舉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録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于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

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不出戶庭而得交賢儁于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為之書以為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為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薦

者上進果稱奇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間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
鬱鬱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
傳于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
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

黄勉子勗說

亹亹孟歆勗釗茂紹勔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勗名
勉字勗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
禹必有所勉之事亹亹文王文王之所以亹亹者亦必
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亹亹
之工而况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
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勗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
以為子勗言哉子勗用志不襍修學不輟眞有勉之之

意焉益昜興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已得為足而
晝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
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
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
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
謂也先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
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
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

失傳之憂是以著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聞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彛之實久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絶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葢其知或過

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
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弟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
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外
為他說之動揺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
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盡出其已成
之學嘗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
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逌者然後其所勉

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勗

姓黄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遺稿　　　　別集類四　元

道園遺稿序

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道園學古録其季子翁歸與公門人之所編今建寧板行者是也書始一出如景星鳳皇士爭先覩之為快而湖海好事者復輯公詩另為一編然與學古録所載時有得失予意其蒐葺已無遺憾近於一二士友間每見公詩文皆公所親筆較之二集中多不載然後知公之篇章在世不能無遺佚

者予外姪克用公之諸孫也好古嗜學蚤夜不倦閭士友間有公詩文輒手編成帙如是者累年積其所有凡七百餘篇皆板行二集所無者遂分編次為六卷附以樂府題曰道園遺稿屢欲刋之而未能也近克用假館于吳江之金君伯祥家伯祥之先君子樂善公至治間嘗識公于吳蓋平日之所欣慕而樂道之者克用偶出是編伯祥亟命鋟諸梓覩其所好可以知其為人矣噫昔虞公南來予以總角獲拜公于錢唐時予從叔祖家

母氏博涉書史嘗手書蓮經一部一日出以示公公不勝渭陽寒泉之思至賦七言古詩詞極悽愴且手跋于後者無數百言今二集既不錄而予又不能追憶以附

克用集中可勝嘆哉然觀克用所編凡公平日之雄辭健句膾炙人口者已悉收入則其所遺者僅一二而克用之用心尚未已也予嘉克用之用心伯祥之好事且因其請而為識于篇端云至正己亥夏五望眉山後學

楊椿序

檜亭集卷五

送張克讓

先生官已冷縣僻冷于官坐席嵐歸潤琴壇月過寒竒峰花作朶幽瀨玉為湍所喜無迎送高冷寄碧瀾

淵穎集　　　　別集類四元

淵穎集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為之根榦文章技藝以為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為之導矣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同越

人之燕而無為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從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吕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摶土為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為弓而漆之與彤旅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檃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為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

而心服之嘗為序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毎慨歎與圖之
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漢乎無有繼
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
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歎三讀而不知
神與之接融融瀁瀁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
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洽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為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羇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與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為之序且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文獻集卷四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圭齋集卷七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㸦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

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佑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慴其心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

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皺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葢甚難辨惟真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茍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予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成文者歟因書以為序宋君守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易問辨序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縕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說宜無過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齋先生為曾大夫龔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萟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

即有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書義凡宋儒以通經學者爲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亹亹其不絕乎抑是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之嘆也貞爲我勉成之

鈐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絕

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容曰我以為崆峒道士鄧訢類也予曰稽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仰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興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遂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澈而有體其間幽閒之容冲抑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嚮之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淳以其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

賞識亦歐陽氏也今賔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秀士寓跡方外猶能以所學知名於四方與東淳白水旋賔實防里族云

圭齋集卷十一

高昌偰氏家傳

偰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妻暾欲谷遂可汗為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連

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為賓國夫人而黠戛斯
速故地盡為回紇所有㬉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
今偉兀也回紇嘗曰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
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
之和寧路也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斑達
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回紇有普
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

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綽遂為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為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孫既世為偉兀貴臣因為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偰輦河上子孫宗暾欲谷為始祖因以偰為氏焉以河名也相傳暾欲谷

初爲國相遣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兵𠡠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禄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普爾襲爲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遂王授以大師大丞相總管内外蔵事故國人稱之曰蔵赤立屬滅里棘脱脱伯吉叛合剌山王三召克直普爾至則言於王曰脱脱驍勇未易力攻臣少與親善彼不忌臣可以計取今與王期以七日當斬其首以報乃先遣家僮徃取

滅里棘馬百疋脫脫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取馬載蒲萄酒見汝主爾追者返以告脫脫喜迎之於郊握手歡甚饗公畢謂曰今日易營初脫脫置七行營三日一易各以嬖夫人攝之謂克直普爾曰公其少需我先往逆公至既行乘日從後大呼止之脫脫止陽曰有密語請屏左右脫脫如其言乃奮曰私恩公義有難兩全者吾奉王命取爾首耳亟拔劒斬之左右股慄不敢動持首白王王恱賜玉深郡地曁牙里于斯博和思于斯二

山孤白裘一　初兵出門忽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國俗以為水寐占者曰禱之必有應公以裘盛水祝曰願予子孫孫勤勞王家其熾如火其續如繩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訖以水灑河河水湍流如初又嘗盛暑袒跣卧大樹下鷄鳴樹上心惡之攬衣起且鞭鷄下爪鞭者三方怒挑之毒蛇自上墮地賴鷄免於螫戒世世子孫勿殺鷄及死之曰有神人跪請曰帝召丞相以劍擊杜斥之神滅公以是年卒葬玉漯邢西五里曰闊爾禄

名之曰辛子岳弼龍國相為答棘罕阿天都督太師大丞相仍兼通管内外藏事七子長曰達林次曰亞思弼曰衛仙曰博哥曰博禮曰合剌脫因曰多和思亞思弼二子長曰化里伽帖穆爾次曰岳琳帖穆爾化里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強威料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化里伽曰計將安出化里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

兵于樓幷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伲俚傑忽底進授明别吉妻號赫思迭林子弟以暾欲谷之後世為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其功者譛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伲俚伽有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伲俚伽度無以自明乃已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琳為質伲俚伽歿高

昌諸部塗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琳精偉凡書慷慨以功名自許嘗筴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鄭縣民萬餘户入樂安以便樞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幷賜宫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臧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豔慕道出河

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選公充大斷事官從斡真出徇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清盤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多和思二子次曰撒吉思風儀魁岸識度宏廓蒞事寬猛適宜初為諸王斡真必闍赤領王傅事王薨長子質卜早世嫡孫塔察幼庶兄脫忒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大魯和孫

馳白皇后帖列聶氏乃授塔察以皇太弟寶龍爵為王
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陜黒山以南撒吉思理之
以北火魯和孫理之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乘勢定江
南必有駿功上嘉納之命世祖取武昌王取淮安東西
並進未幾上崩斑師集闞阿里博哥睥睨神器諸王多
附之王亦首鼠進退撒吉思間之馳見王力言世祖寛
仁神武中外屬心宜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機非
計也王從之世祖即位授撒吉思北京宣撫賜宫人甕

吉剌真氏及金帛章服洎至鎮鋤齦姦革邪除穢遼東
以寧會高麗有異意上遣使究切則委罪於弼臣洪察
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洪以直諫忤意故即
奏疏為直前援上命釋洪俾討叛黨平之山東李璮反
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決機轉戰數十合生
得璮戮于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縶返
流逋歸剽掠吹枯蘇僵簡節疎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悅

授資徳大夫山東行省大都督遷經畧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辭不拜上言山東重鎮宜别選貴戚臨之上不許因賜京城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李璮馬邸園林水磑海青銀鼠表等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節惟才是用或以子姪為幕僚或以里閈知舊為文學官或以叛帥舊卒為部曲將不顧身嫌專為國計公論多之兵後民有田乏牛具為之上聞驗民丁力官給以牛人得肆耕李璮故將毛璋率諸部謀執之以附江南璋黨

禿錙懷其恩以璋謀上變乃襲璋斬之統軍抄不花政
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苔爾等豪擄民田以為草
地隨事表聞得旨執抄不花減死杖之勒野速等還故
土山東諸郡與宋人接境時見侵掠乃拔膠萊與密等
州丁壯屯沂莒以逼連海宋邊帥丁某懼以所統來降
其為民捍患為國拓土類如此推賢讓能知人善任名
臣宿將多出其門碩望雄才餘五十載忽一夕星殞于
舍年六十四卒于京師之南城山東父老相與刻石紀

勲德焉今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雲中郡公謚曰襄愍岳璘十子長曰益彌勢普華次曰都督彌勢普華曰懷來普華曰都爾彌勢曰八撒普華曰旭烈普華曰和尚曰合剌普華曰獨可理普華曰脫烈普華都爾彌勢初從撒吉思討李璮以功奏為行省郎中繼除博興沂州監都會丞相伯顏督諸軍取宋慨然曰吾世受上恩此立功報國之秋也吾其從戎乎撒吉思嘉其忠謁丞相

舉以自代乃與從子撒里蠻俱隸丞相麾下與攻襄樊進兵陽邏堡順流至丁家洲宋相賈似道出視師迎戰奔潰都爾彌勢為前鋒引大軍乘勢逐北與宋殿帥孫虎臣戰于焦山破之陞蔣安撫翼監戰復攻常州得雋陞斷事官江南既平擢安豐路達魯花赤行省以其廉能署處州路達魯花赤時新附之民懷携阻兵每單騎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稱之後見平章阿合馬竊柄張甚恥為詭隨居閒養晦五年日本之役以為征

東都元帥又與丞相阿塔海李牢山等異議辭行已而阿塔海等果敗運使盧摠以言利擢中書右丞欲引為祭知政事知摠不可與共事亦辭不拜後摠果以罪誅還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東陽賊楊震龍作亂鄉民或為賊應卒討平之朝廷以浙江財計至重命為行省郎中及桑葛當國屢欲援為助固謝不就遷太平路達魯花赤同時平南大臣如丞相蒙古臺高興國公史弼河南王卜隆古臺皆以凡禮事之一時善辭命都爾彌勢

與阿里齊名行省凡有入奏必命之往每至上前開陳是非得失披析解駁如指諸掌上嘉賞曰惟卿及阿里言事能稱朕意爾阿里後秉鈞衡而都爾彌勢官止廣西憲使卒咎刺普華倜儻有節槩好義如嗜欲恤窮若姻戚臨危蹈難徇國忘身兒時父以斷事官治保定晉之侍母與敦氏居益都一日忽作而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乎即趨父所自白父奇之俾習偉兀書及授語孟史鑑文字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之亂與敦氏

挈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
尋從撒吉思平亂山東卒購獲奉以歸人以為孝感所
致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才具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
衛嘗以王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中置廣興商山二冶以
勞授令符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讓厥弟天兵
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
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最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
功焉事平上封事大要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

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却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貽舊族振滯賞懋力稽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廟堂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一而又毎斛視都斛為虧五十分斛之三時阿合馬秉政責償舟人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蹄𣧢出於原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有弗戒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若朝廷必不任虧損

臣獨當其辜而已上命勿治執政柄者憤無所泄則誣
公監寧海路後遷江西宣慰使未之官改除廣東轉運
鹽使兼領蕃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等扇東莞香山
東州負販之徒萬人撞搪相和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
荅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臟告躬抵賊巢招誘
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袪其害按察使脫
歡大為姦利劾奏罷之郡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
招討衆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

餘條建言揃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條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搤之功最諸將撫何右丞咬都督兵征占城交趾素多其智勇屬護餉道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横絶石灣其鋒鋭甚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饟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傷徒步格闘踣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岳重臣肯從汝為逆

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時至元甲申二月之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是夕夢夫人希臺特勒氏曰廣寇之亂吾死矣言已乘雲而升天矯如龍徑西北而去知事錙閭張德亦夢城門有金榜合刺普華衣金甲指麾其中謂曰吾今治此煩若二人為功曹翌日凶訃至俄而閭德相繼死時羣寇未息官軍追捕邦人往往見其乘騅督戰或聞空中隱隱金鼓聲咸驚異以為神繪像祠之生平將兵理財部伍分明禁令嚴肅凡所施置後

為法程歷中外以才幹稱以死節著中朝罕儔也贈通議大夫戸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希臺特勒封高郡太夫人戚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二子長曰傑文質次曰越倫質文質甫十歲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既長名迹獵獵稱其家延祐初守廣德治法風聲為諸郡最會朝廷經理浙江田糧行有以番陽官吏不稱職委訊其事至則用法外意治貪

猾吏為民害者闔郡稱快改授通議大夫潭州路總管潭為大都既至興利除害執法不阿當道嫉其軋已者搆誣以罪事既白還贛州路總管尋佩金虎符同知廣西宣慰司事副都元帥會郴州慶遠賓州猺民叛領兵數千進以策誘賊黨擒其渠魁侯十九龍半天等一十三人以歸賊衆望風奔潰降者幾萬人復置屯田為守備計開通故道以絶其負固之念省垣憲府交章論薦謂其有文武才畧如古良將還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

花赤中書省檄往廣西海北審斷所至明決既而引年休致家于豫章東湖之上子五人曰偰玉立登延祐戊午第令翰林待制朝請大夫燕國史院編修官曰偰直堅登泰定甲子第令承務郎宿松縣達魯花赤曰偰招篤登延祐乙丱第令中順大夫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曰偰朝吾登至治辛酉第令承務郎同知濟州事曰偰列篪登至治庚午第令從仕郎河南府經歷越倫質登歲譽敏篤學無子弟之過未仕而歿贈從仕郎山東

東西道宣慰使司都事一子曰善著登泰定丁卯第今承務郎天臨路同知湘潭州事文質嘗謂玄曰吾宗肇基偰輦今因以偰為氏蓋木本水源之意也且高曾以來勤瘁王家朔興大業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家大懼湮沒無以示來者謹具世次履歷以請元惟太史公論贊夷齊頗跖反覆致意於天道報施蓋甚惑焉每讀之輙廢書而歎以為古今同一轍也及觀偰氏世磊砢相望勲節在國利澤在民雖汗簡所書何以尚此諸季起

家擢科如射命中興時泓涵演迤碩大顯融無落於其世識者已有以覘之則是溉根而食實售物而取償天之於偰氏獨昭昭不忒如是異乎前所聞矣使造物報施每率是道天下有不樂為善者哉又惟别生分類古之道也偰氏遠稽前聞遡厥本始以垂方來綿延百世遂為中州著姓實自今啓之厚之至也凡此皆余所嘉稱而樂道者敬撮其實為作家傳後之秉筆紬金匱石室之書者則或有徵於斯文

圭齋集卷十四

大師右丞相畫墨竹

右墨竹一枝大師右丞相所畫以遺其館客授經郎鄭浚常者也丞相天資明叡知識過人一日得文與可竹譜學之即臻其妙觀其枝葉面嚮柯榦節脉皆與可法而筆意老蒼與近代李薊丘諸人所作迥然不同浚常在相府直言不阿又多引拔善類為長史甚得體相君雅愛重之故受以心畫云

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後題

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之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郎浦陽鄭深浚常侍上經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夫金璧珠寶天下貴賤之所同尚者也國家以旌有德賞有功於所同尚者而不斬焉所以示恩也至於法書名畫遇彌文之代時君聖性好古則其所尚有重於金璧珠寶矣於其文學侍從之臣不斬其所獨尚者

而賜之所以示異恩也鄭氏浦陽義門九世同爨朝廷常旌之今浚常以斯文又膺是賜愚故願義門之子孫世世寶之上無以忘聖天子好古博雅之志下無以忘乃祖父遭遇之由足以垂久遠矣

跋

遠林劉君墓銘後跋

前代士大夫非居憂人不敢以銘墓請非此則奉勑或契友族屬尊行與座主舉主也今博常劉君文廷制中

作遠林劉君墓銘文字簡古又得古式故特表而出之

王大年詩帙跋

余從王實初先生得其族孫德生詩賦一帙讀之翩翩然渥洼奇駿筋骨甫壯肆其馳騁未有紀極也他日範以王良造父之法納之和鸞大輅之下則才氣老矣三復題而歸其帙

劉士行墓誌銘跋

廬陵處士劉士行暮以經學名家曩余在京師國學進

士解子元嘗請序其詩文矣令其弟解觀又以邵菴虞公所為墓銘求予跋夫廬陵九老以忠節文章顯國史書之天下宗之士行讀其書誦其詩論世尚友顧非斯人之徒與抑邵菴之銘至矣予奚庸贅

羅孺文族祖澗谷先生留藁跋

至正壬午十有一月予訪族至鈐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尚之因休日特來勞既而又專其館賓羅君孺文與其子璉求鈐岡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

成孺文蹤跡予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尚書澹軒先生居郡泮前廡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既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戌先巽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為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為先尚書宣力學校之報内附後猶數有書於是予與孺文叙先世同通之好聚首數日驩甚將别出先生長沙藁一帙視予帙中或手自抄或筆吏録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歛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游詠碧

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馬士大夫寓形可託者二一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圭齋集卷十五

祭子達老文

至正元年歲次辛巳二月十一日老父八翁即大都崇仁門之寶泉寺為特羊舉酒殽之奠告汝十二郎上舍

之靈曰嗚呼哀哉尊者哭卑者而哭於暮年生者送死者而送於異鄉天下之慟有甚於斯乎吾年五十餘而無子也既以汝為子矣凡吾老身之侍奉後日之繼承惟汝是賴一旦而失所望焉天乎人乎孰使老父罹此毒乎以子之學可受弟祿以子之孝宜享壽齡天乎人乎孰使吾子至此極乎丁丑之秋赴召北來汝伯汝叔送吾與汝他日吾還汝獨何往吾亦何面目見汝伯汝叔乎汝之生父吾之愛弟也久矣抱痾遂廢宦業令閒

汝訃還數千里其將何以為懷乎爲之兄者又將何以堪此情乎且汝之病吾謁之醫而竭之劑汝之歛吾致之襚而哭之痛猶以爲有憾也吾弟於汝其病也不見所服之劑其歛也不見所襚之衣將何以解其憾乎吾於汝身虧顧復之義失父道矣又於吾弟乖付托之意失兄道矣二者胥失其將何以逃於天地之間乎吾才不適今之中人吾學不及古之下士祿寵踰涯不自之絕釁鍾後人致汝夭閼今雖知過其可及乎去年送汝

先至通州汝柩後發有詔止之留汝一年不遣行者欲
送汝也今茲將行詔又止之具敢違乎勢難再留計無
從出專遣幹僕托之信友扶汝護汝先還家山昔汝孝
行感於神明生不獲祐死當蒙休汝登舟車無震無驚
汝涉江湖無怨無怖魂神清明依汝體魄吾今抱病逾
二載矣具哭汝也淚盡而觔枯血濇而心悸虛名禁持
無所告訴上天鑒臨終遂所請歸治汝喪歸立汝後然
庶幾周吾父子之情塞吾兄弟之責也汝其有知強飲

强食往即長路以還故鄉具無以老父留此爲念也嗚呼人世之别有慘於此者乎老父之哀其可已乎其不可已乎

圭齋集卷十六

附録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曾祖新贈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宣慰使護軍追封

冀郡公

祖逢泰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冀郡公

考龍生宋太學上舍生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冀國公

公諱玄字原功姓歐陽氏其先出於夏禹之苗裔渼涿郡太守子孫有居冀州之渤海從晉南渡居長沙唐率更令詢四世孫曰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琮八世孫

曰萬為安福令故有居安福者安福而下四世曰敘三子謨託遠託徙居吉水析置永豐傳三世曰觀是宋大師楚國文忠公之父崇國公遠留安福子孫散處境內宋割安福置分宜縣隸宜春郡故居安福永豐者籍廬陵居分宜防里者籍宜春而安福分宜地相去不滿五十里公為防里族宣慰公試湖南轉運司愛瀏陽山水之勝遂卜居焉淳祐末荊溪吳公子良將漕湖南辟廬陵歐陽公巽齋守道為岳麓書院山長又聘宣慰公為

講書歐陽公聆其講說為之驚嘆昭文公經術行業師
表一方若集賢公之行事始終則有今上所賜碑備載
云集賢公子四人長貞孫次定孫次即公李彭年公生
於至元二十年五月母燕國大人李氏賀州簽書判官
廳公事某之女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公
八歲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授學日記數千言
即知為文十歲有黄冠師至里塾坐定周視諸生注目
視公久之曰是兒骨格不凡神氣凝遠耳白過面目光

射人惜本朝未興科目有則狀元何疑然異日亦當文章冠世聲名溢天下廊廟器也言既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集賢公為文靖書院山長部使者某至州謁之書院公與諸生講誦使者異之就坐命賦梅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使者謂集賢公曰令子奇才也年十四從宋進士方山李公某受業下筆輒千言年十六歲從宋進士吾山鄧公某每試庠序必占高等老師宿儒讀公詞賦制科之文戒其子弟傳習焉弱冠下帷數年

人莫兒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所淹貫闔至郡城憲使涿郡盧公摯見公儀表及觀所為文大器重之相與倡和留連不遣去薦為憲史力辭不就大德元年母李氏太夫人卒居喪哀毀致疾十一年公生之日集賢公為詞以壽之期待之意甚遠集賢公遷道州路儒學教授公定省行道為周元公鄉里儒風尤盛德日從諸先生遊學力既進境內勝槩題詠殆徧集賢公卒居喪毀瘠扶柩以還築室墓側居廬三年然

後歸復還郡城江東憲使蒙古孫公澤省親長沙一見
大奇之留諸舍館為忘年友薦以文學堪居翰苑𨽻郡
府以達朝廷雍郡虞公井齋汲汲教於潭每見公所為
文為之擊節時其子集為國子助教繕寫成帙親題以
寄於是公蹤跡未至京師而聲名已彰著於朝矣皇慶
二年州之霞陽山宣慰公墓在焉前有方池水流清漪
仲春之月西偏有泉觱沸其色正緑初出如綫凝結漸
大如留雲疊翠浮泛水面日出生於西亭午至池心日

入沉於東者三日汲而書於紙經久而色不變延佑元年季春之月芝草一莖七葉生於舍東桃樹猫犬樂相哺綠泉復見作三瑞堂以志其事會下詔設科取士公以治尚書與貢廬陵龍公仁夫為考試官夜夢神馬見於雲霄書公姓名大旗上果以天馬賦中第一明年賜同進士及第授承事郎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四年丁繼母李氏憂六年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疑獄數起累年不能決公得其情皆為平反豪右非法虐其驅奴公伻

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民有所為皆曰縣尹
開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行事飛蝗獨不
入境嘉禾生野蠶熟成繭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父老相
率上其狀公立止之乃刻石吉祥僧舍行臺憲司交章
薦揚泰定元年改承直郎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
雜居俗尚勇好鬬撫字少乖事釁不測公視事踰月亦
水大清兩洞聚衆相攻殺隣境告變官曹恐睢失色計
無從出公曰彼亦人耳欲弭其變惟以德化感之吾將

躬行撫諭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至則死傷盈道戰鬬未已猺人素知公德望及至皆愕然相視棄兵伏維拜馬首請罪曰我曹非不畏法而搆與兵緣訴其事于縣縣不為直而吏更需求無已繇役横歛掊克百端使終歲勞苦無以為生情有不堪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官自來罪不可逃公乃宣布德威明示信義歸理其頌其人感激遂安召為國子博士四年考試進士於禮部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

國史院編修官會賓與承旨學士或有事役或留上京一二同屬皆稱疾不出公領印攝院事日直内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厯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譔述且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二年考大都鄉試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隷焉選清望之官中書擬翰林修撰某為少監文宗不允羣臣莫測其故久之乃問修撰品級對曰六品又問嚮蕪湖歐陽縣尹有廉聲今安在對曰為翰林

待制又問待制品級對曰五品曰何為不擬待制而擬
修撰也即取奏曰御書歐陽玄可授藝文少監特命左
丞相巴延仍政阿榮傳旨公拜命入謝文宗大悅復問
公曰汝為廬陵族長沙族耶應對稱旨閱古今書畫或
以宸翰賜羣臣必命為叙贊至順元年考試進士於禮
部奉詔纂修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春書成奏御夏謁告
南歸秋陞藝文大監檢校書籍事階朝散大夫是日中
書奏遷不愜上意者去其大半既而特筆藝文少監歐

陽玄可陞大監除目令藏近臣家即遣使召還今上即位改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元統二年拜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勅編修四朝實錄譔太皇太后玉册文賜白金五十兩詔修先師兖國公廟成奉勅譔碑文明年春兼國子祭酒進階中奉大夫召赴中都議事詔侍講學士張起巖譔公先塋碑至元二年得請還家樹碑三年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遣編修郭嘉檢校張元先後名齋內醞概

召譔太皇太后玉冊文四年復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
夫譔皇后玉冊文賜白金五十兩五年足患風痺乞南
歸使醫有旨不允修曲阜宣聖廟成奉勑譔碑文初公
有子皆早卒復以弟彭年之子達老為嗣六年二月卒
公哭之過哀舊疾復作乞還鄉里携柩返塋近臣以聞
上深念之即日遣奎章閣典籤全普庵撒里賜內醞二
尊追至臨清勉諭諄切不克辭復還拜翰林學士資善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命馬札兒台右丞相草詔懇辭

去位降旨不允止免朝賀行禮至正改元史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公力爭之命托克托右丞相草詔九月南歸明年遣使賜白金五十兩金幣表裏段各一内醞二尊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有勑譔故相和寧忠獻王托克托神道碑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遣使賜内醞二尊召為總裁官使者迫促力疾就道至則廟堂問修史之要公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聚材則非當購書擇匠則必遴

選史官於是用公言遣使購書增設史官立三史凡例
又為便宜數十條俾論譔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
露才議論不公者公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正
其論自定至於論贊表奏皆公屬筆南郊禮成冊文肆
赦賜白金百兩居庸關過街塔成奉勅譔碑賜白金五
十兩四年奉勅譔成宗御殿碑賜白金五十兩五年知
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初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在宿衛上問在廷儒臣乃以公

姓名對上曰斯人歷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令修三史尤任勞動汝其諭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勸賢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於延春閣下傳旨既畢立具奏牘上大悅稱快者再三命左丞相董守簡賜宴史館明日入謝平章納麟謂曰吾久任省臺未見昨日天顔如是之喜也張公起巖先為承旨位第六公所代第四公曰張公吾榜首又先拜命令位次反居末雖曰君命誼有未安乃固讓之及宋史後進上喜書成賜白金百兩金幣

表裏段四乞致仕還鄉不允六年御史臺奏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因請致仕九年夏遣使賜白金五十兩内醞二尊勑譔故相冀寧忠宣王特穆達實神道碑文公自休致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間謝絶世務日與昆弟故舊觴詠自適有終焉之志十年秋復授承旨遣使賜内醞二尊以老病力辭不獲湖廣省臣知朝廷注意於公爲奏疾狀請道宮以俟問勸公北行控辭之文屢上不允又遣使賜内醞二尊

覲行適東駕還自開平迎謁行殿復有旨行禮朝賀聚
會皆免冬奉勑譔定國律譔選格序河决白茅口大興
工役勑公譔河平之碑十二年春立赴延春閣集議時
敘眾謁叟乞致仕陳情誠懇乃特授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相致仕賜楮幣萬貫玉帶一條仍給全俸從子
遜老授本省檢校官孫佑持授湖廣道宣慰使司照磨
俾得侍養將行降旨不允依前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辭
不獲十三年上如開平中途賜楮幣萬五千貫尋奉勑

謨金字藏經序新建壽元忠國寺碑文十四年知貢舉又充廷試讀卷官至是始知家難冠禍二兄一弟相繼去世親屬四百指死亡大半配冀國夫人謝氏避難邸城亦没公聞變哀毀上深閔念賜楮幣萬五千貫傳旨慰勞復命遜老以資成庫副使給驛還鄉收聚所餘骨肉遷寓武陵奉勅譔三皇廟新置雅樂記大赦天下草詔時又以病不能出外命就家具草秋皇太子遣宮臣齎親書經訓二大字內醞二尊以賜上箋稱謝皇太子

命世臣解說藏諸端本堂十五年謨皇太子玉冊文賜
金帛衣裏段楮幣萬五千貫十六年上遣近臣賜楮幣
萬五千貫撫諭髙句驪草詔十七年春乞致仕欲由蜀
還鄉不允大赦天下宣赴内府草詔時久病不能步履
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上問丞相斯人在朝被久
製述益富年壽今幾何丞相悉以對賜楮幣二萬五千
貫遣執政存勞皇太子十秋節賜楮幣萬貫十二月戊
戌甍於崇教里寓舍中書以聞上賻以楮幣二萬五千

貫皇太子賻以楮幣五千貫明年三月壬寅權塟京西
宛平縣香山鄉石井村公旣喪其長子達老後請于朝
以長兄之孫佑持為孫令授從仕郎侍儀司通事舍人
婿卜士駿靖州安撫司經歷教授李崇志有圭齋文集
若干卷惟公學於未有科第之先沉潛經傳所親承多
故宋耆碩而性度雍容含弘縝密出宰二縣寛仁恭愛
處已儉約為政廉平不苛祀民如子舉善以勸未甞笞
辱故歴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居四之三三仕成均兩

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録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國所用制詔多出公手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碑銘得公文詞為榮片文隻字流傳人間咸知貴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披善類贊化衛道黼黻治具與有功焉於是中外莫不欽服及大盜之起相國徂征公嘗陳論事宜謂當請命大廟而後行招捕並行則脅從詿誤者可生六部諸司分官從

行縻費供給歲月稍久必致公私匱乏嚴禁州縣科斂不公一軍失利他軍不援罪在主將蒙古漢軍民義一體論賞不可分別輕重徐州既平當順流東下耀武揚州遣將分勁軍一支北助河州軍討平淮西一支南助池州軍討平江州規圖湖廣江西道遣使督南陽圖襄陽四川軍圖湖廣督河南軍急攻汝南約諸軍以十月夾黃州賊巢明立賞格正賊降者蠲其罪仍與相副官職土豪能殺賊來降者亦官之大軍所至傳諭脅從者

別置一所則賊勢自孤有敢降俘男女者殺上之通曉
軍務立加旌擢至於謹烽燧精間諜皆不可缺其後政
府求蹶時事公首言京師天下根本車駕行幸宜於侍
衛親軍中遴選射藝絕倫方畧出衆者教練守禦要害
陝西四川宜擇德望重臣素習武備深曉民事令其久
任責以保障一方不宜數數遷除併力克復山東以制
河南兩淮選猛將擇精兵萬餘人出賊不意以取武昌
選官省掾宜擇公平廉謹之人俾專兵事右司選官一

員專一巡檢克復州郡覈其無籍户若干令有若干總兵官與監臨上司結罪申報則公經濟之術即是可窺其萬一矣素宦學京師嘗從公於史館晚辱與進尤至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然素之行不佞無能為役佑持請序述公之世家出仕行實上之大常史官以俟采擇謹狀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危素狀

待制集附錄

勅命

奉天勅命勅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册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默隱而不彰矣爾栁貫性資高朗問學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擢欽哉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有元後至元丙子九月漢中順齋先生蒲公卒其弟道銓述世系具行實誄而哀之曰惟吾宗之權輿兮本唐虞之有姒誕子孫之繩繩兮渺源同而派異盛河東之蒲坂兮因土著而為氏項渡江之將軍兮尚桓桓而武緯歷炎劉以及晉兮疏封爵於元魏中原擾攘庬雜兮肇支分于蜀地閬生仙伯高遠兮妙御風而馭氣蔚後昆之文章兮繼益昌而益熾延儒珍

于唐宋兮閥清風而華貴桂林何止一枝兮每奪魁于大比仕東西之兩川兮我祖居于通義君舟之賦摩空兮名愈隆于後裔三靈改卜有元兮復移根于漢濵予先考曰務本兮性明明而克仁慶積廣而博施兮寧祖淡而甘貧嘉瑞萃于一門兮育四子而振振先生實居其長兮幼穎異而不羣八歲從師受讀兮善記誦而屬文十三通經大義兮傍指授于同倫迨弱冠而該博兮筆已挽于千鈞思不搆而泉湧兮

謝叉手之庭筠先達折行與交兮名士稱爲德鄰年
旣富而才配兮漢風水而無根偉器而寓于文兮蓋
相時而屈伸薰班馬之濃香兮襲韓柳之絶塵冠切
雲佩飛霞兮搏於菟而撫麒麟氣飄飄以淩虛兮詞高
嶢于皇墳儼謀臣之淵深兮劇雄健而能軍方豐隆
之驅走兮倏星斗之昭陳詭蛟龍鳴鸞鳳兮喋凡鳥
與蛙螾千彙萬狀莫窮兮疑幽助于鬼神豈獨華藻
衣被兮性孝友而睦婣行内外其修完兮仰不愧于

蒼旻鄉邦翕然師尊兮俯善誘而循循閑望馳而無
營兮契大易之蒙屯日過中而光迴兮惟盈虛之相
召翩驛騎而上征兮望蓬萊之光耀玉堂有仙隊待兮
相握手而一笑出瑶琴于塵匣兮奏南風之雅操音
寥其太古兮洗箏篌之俗調聞者心服默嘆兮何遅
來而暮到蔑九制以試才兮惟楹丹而撫藻黼筆削
以無施兮憫汗青之顛倒仙禽宜栖九皐兮混雞羣
而庭蹈王良造父善御兮孰驊騮之閑道衆稱屈以

惆悵兮獨坦然于懷抱成均諸賢挽輪兮恐下喬而
未樂昌黎甫就東都兮樂英才而得教館生三百其
衆兮至相語而相告循矩度而執經兮毋挑達而狂
躁秉前日之膚淺兮探新聞之藴輿果蟻慕而蠋化
兮隨賢愚以成效翔乎中而彪乎外兮增上庠之光
耀歲甫朞而思親兮望白雲之孤飛棄浮名若獘屣
兮市欵段而西歸日兼程而併進兮夢夜遶于庭闈
達故鄉之城闉兮遽大故之閧之痛投鞭以號慟兮

清淚盡而血隨變斑衣為衰絰兮奉廿耆于哀悲三年未嘗見齒兮憂化髮而成絲約仲弟以弗仕兮毋手足之相離田可耕書足讀兮履富貴必危機翫白日之流光兮對青山而逶迤遠千里而悦風兮具羔幣而來師或請文于金石兮仍不倦而孜孜值故人之執政兮降帝命而起之曰在禮當懸車兮吾何求而如斯子壻聯榮桂籍兮方振策而驅馳留二老于漢南兮度㒵翳之良時弔李固之忠魂兮登子真之

故基舉一觴而一詠兮樂天命而奚疑壽七十又七兮病黠豎之欺醫達死生之不二兮啓手足而無虧誦黃華之佳句兮命清酌以作辭肅衣冠而長逝兮猶生平之容儀識與不識聞之兮皆盡傷而嗟咨謂仁賢亡國空虛兮水收媚而山藏輝歲永永來無窮兮嗣先生者為誰匪我哀而憐後兮將倀倀而蚩蚩望九原而莫起兮長欝結于懷思嗚呼穹厚之清淑流峙之精英能鍾先生全厚之才德而弗究其位以盡

夫胸中經濟之長策徒使之窮遺經運彩毫駕其說于金口而木舌將文章憎命達耶抑天翁惡高居鬼神忌善人之進猶獰為九閽虎豹之戹豈造物者嗇于今而昌厥後俾斯文若江流浩渺而弗絶予欲仰而問俯而詢終幽眇而不可得與其困于心衡于慮致肝腸之割裂曷若摭其行措諸詞以俟夫百世之明哲公以定蓋棺之論私以識吾兄弟之訣

順齋先生墓誌文

故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從仕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順齋先生蒲公諱道源字得之其先眉州青神縣龍泉鄉人考諱政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平鄉縣男母趙氏平鄉縣君以中統庚申八月甲子生先生於興元府安仁坊岐嶷不羣鄉里異之八歲嗜讀書目過成誦少長即曉大義善屬對吟詩未冠文聲大振教授鄉里三十

餘年省府臺憲屢薦諸朝皇慶癸丑驛徵爲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進國子博士期歲辭歸時年六十有一又十年擢提舉陜西儒學敦請數四先生終不起矣但以經史授徒前後五十稔弟子幾千人以後至元丙子九月丙辰卒於家壽七十七夫人何氏梅隱先生之女慈懿貞潔婦道母儀靡不克盡以至順辛未正月卒壽七十追封平鄉縣君先生昆弟四人中居長與仲道銓友愛尤篤子男二樞蚤世機中戊

午第仕文水縣尹西大行臺辟爲掾女三長適景大全興元錄事次適西軒先生孫王惟祥次適進士乾州同知杜彥禮孫一燧子機以其年十月壬寅奉先生柩與夫人何氏合葬於南鄭甕池村先塋之側嗚呼先生德甚隆而壽止中才有餘而位不稱嘗職太史其事業在史館文章播天下德行著人耳目後有大筆者必請述之機含哀著其吏槩云

至正集卷六十九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厦千萬間尚欲庇寒士風雨東書三十載始能有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迂疎涉世我何人斯因循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已多索米之譏春誦夏絃靡獲栖身之所舉室每安於薄禄斯言可質於上蒼徙費伯氏之資莫制中人之産華門圭竇揣分自宜畫戟朱門効顰奚暇身嘗走俗難求郗超

之辨資才乏驚人敢慕文昌之買宅但未克高飛而遠走又不能穴處以巢居蹐蹐連房與在舟而何異紛紜插架任充棟以莫容長者出庭幼或突面左足下榻右已及階潦入則奥亦横流雪積而勢將下壓幸人境得一區之隙念農夫猶五畝之居天上歸來方欲採山釣水人間走遍恰知問舍求田此邦較楚俗而差淳故鄉如并州而在是臙脂入畫愴先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前峰之如揖雲間紫闥晚景侵尋眼底青山中原咫尺

幸使逵於桑梓爰從事於楩楠欲罷不能與奢寧儉叔兮督斧斤之役深入山林季也司楨幹之勞實崇基址拮据集事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雖壙龐於率作亦杖屨之遨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以見今日輪奐之美榱題數尺固得志所不為堂構百支以貽謀則可繼如翬如跂豈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昔訓上棟下宇既成始有之規前書後琴行遂閒居之樂言之不足發而為詩

東黃鵠嵯峨紫翠中堂有棣花庭有桂從今無日不春風
南煙樹雲峰可立參要就離明明舊學肯將風物作清談
西江漢滔滔大別低清晝憑軒時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
北家世相臺曾種德洹溪松柏鬱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
上認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丈
下玉樹芝蘭多後雅臧獲趨承有不齊西銘要念同胞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友弟恭直須學萬石君家貲厚財饒
不必與千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稿　　　　別集類四　元

圭塘小稿序

圭塘小稿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嘗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絶人門生彚爲至正集歐内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闚有乎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

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衒者遝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稿即至正集而不具録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

命轍師馬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乎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憒憒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跧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乎序

圭塘小稿別集卷下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大字令巳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秋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緱公允中處得先生記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外噫先生早登甲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全集未刊於世他日當購秘藏以資開學先生戊寅由大叅請歸歴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今

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冬十月朏

覃懷後學山莊黄質謹跋

圭塘小稿

附録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五　呉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文章有

光燄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所目擊而心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晝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典適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追猶適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留燕公又以參大政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日相承之為快也秋八月公

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峰大音雅操沛然自得皆六義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學膚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其誇詡公博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也大舜之舍已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

寡過也顔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乃令中書大叅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舂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

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為為之無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於此古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嘗遊上京見山川之雄渾宫室之宏麗物産所宜風謡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令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于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闕謦咳覩揮洒以警發憒憒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

廸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歟由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元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

筵仕并謄其詩葢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儁葢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何余所謂奇儁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刃縱横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舉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臯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由諸生起家踐敭臺省致位執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預廟堂大議公於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畫其後利害當何如删者為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

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爲文精敏絶人舂容大雅未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嘁心劌目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贍蓋和平之音也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又聞之天下之

善弈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閒視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為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拙者糌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屈所長以與角遂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别業在江夏端之環堵之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將撰杖屨從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薫彼善奕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宇可用延祐二年進士乙科是為序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一寓於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何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

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爲之長太息者矣

神山行稿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叅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遝乃避暑於其友令江淅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别墅既以謝客且庚文迺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删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它如懷坡樓記静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

必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壁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罕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鞅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元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豊而末楕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執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

閒東西舍各一庭中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與又似過之景本訓大近代好俪景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静脩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奬多即侈嘉即歎詠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名之為安石院院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顛累石為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

人冷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蒻壇之東別闢一徑稍北別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絶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成有蓮一蔕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蒻桃李為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閒波光樹陰人影閒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為隻洲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之以達亭亭之東為狐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

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從載酒攜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項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溜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

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

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筮於有邦神必協之猶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悲固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齋老人廬陵歐陽元作圭塘記書於京城之慶壽禪寺

松檝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洹漳廝流以池于中外則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為圭塘次為翦壇又次為景延之堂堂高而明窅而清俯納幽閒不簡不靡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暎帶蔥蒨可以怡神可以款賓舉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公之介弟可行示僕以圖且俾為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上友於淡篤也愬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於家巷也其友有欲令

公卿引進者延闓迺止之以書其概自言昧爽而坐容
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
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濔乎
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
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
求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如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
也三復斯言延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

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乃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卹民黎其由侍中尹京兆與由法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亦同暨乎道遥于家知善所止而娱心於論著二公之蹟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修諸己而已非必斯人方駕于

塗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先賢忠獻韓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于私第而眷眷有羨乎樂天百世之下開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于晝錦之里顧乃欿然不敢忠獻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法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除夕前日張翥拜手作于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王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稲院照磨許君厭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歷庚午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於鄉以娛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稲官臨江時嘗為予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别去而可用擢高第登膴仕前年武昌别可用而可行明年遂

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庶能欲過
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君善治家勅其弟曰家事一不
以累吾弟第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
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
及見之可用遠徵予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
書者不止此為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
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
會福既長為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

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曾孫婦趙當封讓封
為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
喪曾福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
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
友娣姒賢婦也率家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位而次
哭曰嫂善事余母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
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令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
而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令之雙桂固

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理毋下兩淮以蚕有聲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為勸然後天下之為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法將見許氏孝友行于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名堂之至願表樹宅里之學望國家設科目之

良法美意也覷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開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参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元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之詞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留之若則去之難去之難則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跋其䟎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又喟然歎曰乃今知考槃白駒縶言賢者之去留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

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時跋疐甚矣詩人不歸咎于時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者爲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如此嗚呼爲是詩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凡五六閲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又從旁爲説以鼓之世之人惟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公者耶自參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爲裨益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至於

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之必從唯求己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人白駒之留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召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令以泰乎公之歸大夫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為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中澣廬陵歐陽元叙

燕石集附録

謚議

議曰京師乃天下首善之地科目為士人啟行之塗故文治之化自近者始比貢舉之法行大都宋本遂冠多士弟褧又以科甲進名字昭于宇内聲譽藹于京師或比之宋之郊祁焉兄弟接武於館閣時人榮之褧為人謹愿持正於學考索精詣其為文剴切爾雅以至監察中臺賛憲陝右僉事山南其於風紀多所振舉肖至通

顯輒損其年稚行游揚於方來尊名𡊮惠於今曰挾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居官潔正曰清謚曰文清實㥯與論

墓誌

集賢侍讀學士兼國子祭酒蘇天爵撰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褧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葬宛平縣香山鄉𭅼山原衡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尚書禎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

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户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
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户部為小官禄簿公生弟授
徒以為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
授其所作歌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
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於朝見
伯仲驚歎以為異人爭尉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
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解額不足而止
又三年汝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孛朮魯公翀

為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使將别使者以金為贐公却之欧翰林國史館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為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大禧宗禋院照磨元統初選翰林修撰與修天歷實録承詔祀天妃于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天子命函香致虔以海漕為禱又何懼為頃之風息竣事而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臻公言列聖臨御治安百年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

內日月薄蝕星文乖相正月元旦千步廊火六月河朔
大水泛濫城郭八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
靈豈朝政未修民瘼未愈所致然歟宜集大臣講求弭
災之道務施實惠勿尚虛文庶可上答天譴下遂民生
臺臣以聞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
傷稼餓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
萬貫命公賑之生者不致於流亡公之力也出爲山南
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跋岅

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為民心宜城民與富豪爭刈麥共毆而死乃賂縣吏俾一人承之公得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縊或疑其夫兄及妹壻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服始則曰以寡婦私逸用崇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用山桑及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骨得無損乎命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頸於是破械出二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民被刼巡檄執五人

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之果皆良民而迺徹以罪免非公之明五人者死獄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寃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濶于事情濡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為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陜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還國子司業勑修遼金宋史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

經筵講說明白屢承恩賜縉紳以為榮公學務博尤喜
為詩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
前不然則非唐矣有文號曰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歌
詩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
集又若干卷齊魯號稱多士公兩被命其鄉貢又嘗為
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士尤衆
漷州孝子段懋父殁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負土築
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人託寓者少

侍父官家隨屏居讀書不事進取荆襄士多稱譽之公表其于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當守有守或上司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聲勢怵之以禍福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亞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娶劉氏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顥頎稍弟子負六女在室公先世

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宣承村原戶部侍郎葬江陵正獻始兆域山公將遷戶部柩北歸以貧不克疾革猶以為言公葬猶子中書掾讓序次行事來請銘夫爵貴官朝著公及正獻休句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孰處二公皆以歲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膺明時祥麟威鳳寔處秋府詞林辟雍優游清華論議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撝之有要斯

能不忒公居官守事不詭隨諤諤其節抑抑其儀天生
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治乎妥順歸寧故
丘谷爾後人尚承公休

祭文

南陽成遵叔撰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月乙亥朔越九日癸未承德
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成遵托友人應
奉翰林文字王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

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宋公之靈嗚呼我昔計偕獨遊京國孑然小子孰依孰式薦名禮部獲拜王文獻覿私室始與公親公貴我賤公長我稚忘勢忘年義敦兄弟史局載筆夕歸棲集抵掌談笑聯鑣接席忘情爾汝或怒或嬉討論世故切劘詩書我往供奉公拜御史官雖異署居則密邇晨興執轡必所之過墻濁醪俟公退歸匪無朋遊好我實厚子呼伯叔婦稱先後處已以謙應世以和變化跡率益我良多

僉憲荆楚纒綣言别思公不見一日三月内翰丹台轉
教成均我忝臺省曹務紛紜會見有時猶恨契濶跡雖
暫疎情實莫奪我車出京公直鑾坡聞公榮貴蹈躍歡
歌今年之春寄我綈緗展玩書詞非公手迹恠問來使
未恙未瘳豈期一卧逝去莫留公書滿箱晨夕繙閲不
覩顔采徒增哽咽公言銘心時猶在耳後會有期孰信
公死倏爾如夢十五踰年兩兒孩童今齊父肩太史有
傳奉常有謚遺憾公無尒哀未既葬不執紼哭不憑棺

永思舊好北望沈淵内為京牧酒為京醲情則故人神其監諒尚饗

哀辭

國子典簿河東孟昉天暐

巍巍宋君家世燕里伯仲登科序掌國史頡頏中外遞為直指後先國學再遷學士二十餘年寵貢金紫人誰不死如君者少生不為殤死不為夭有子而文克紹厥考名譽軒軒得之又蚤恩覃二代光被于甯老氏有言

死而不朽不朽伊何是之謂壽君學之博不窮其叩出言有章錦囊繡口造物何仇云胡不久況君之負青年有聲衆皆謂君禹門之鱗挾藝射策却走避兄遨遊江淮南抵于衡泓舟匡廬以抉其靈以鼓其氣以礪其鋏再駕力攻一戰而捷譬如養由援弓着鞢百步之遥貫彼楊葉由是而後聲華藉藉將將天藻試草北堂天不文祐奪此賢良子在閩南聞君之喪再三其寔泫涕浪浪作此哀歌以慰其傷取酒遥奠永懷不忘

挽詩

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起巖夢臣

生平文藻吐雲烟一夕精魂便黯然方喜聯鑣呈信史俄驚回首隔黄泉凄凉東壁圖書府寂寞西原草樹阡二宋聲名擅當日士林應有後人傳

翰林侍講學士東海李好文惟中

四海人傳二宋名玉京連占兩科榮鄜陵初喜知公字長樂終思送我行故里經過人不在遺孤問訊淚如傾

荒墳數尺西山下一段平蕪綠又生誠夫兄弟皇慶中嘗與先大人相遇鄢陵逆旅始相知至正乙酉好文西行顯夫賦長樂坡詩見送乃絶筆也故及之

國子司業東昌司廩彦恭

二宋登科友二司同年聯事每相資兩家顯達人多慕十載凋零我獨悲蓮燭花明曾試草錦袍塵暗漫留詩夢君忽作吞聲哭老屋空梁

河南行省參政太原王守誠君實

世上思聯璧人間惜桂林詩中無敵手琴裏少知音朧

樹風聲慘庭秋月影沉白頭同輩友把筆已酸心

平樂府達嚕噶齊旺扎勒巴哈淵道

雲擁青驄錦繡鞍芙蓉仙去海漫漫人間不朽黃金枕閒

天上交情隔飆得哀詩枚淚看

中書右司郎中關西趙公諒允昇

志在淵源學名登甲子科人才方若此天命遽如何匆

藥喜安在東匆憂愈多英風空想像薤露忽聞歌匣失

剸犀劍機閒織錦梭一編燕石集欲鬻淚滂沱

國子助教汴人段天祐吉甫二首

龍飛天子孝廉科不奈君家二妙何一代文章今已矣同年兄弟苦無多秋風神道悽松栢夜雨精廬黯薜蘿俛仰交遊非舊昔淚痕灑遍海橋波

猶憶錢塘去歲時書來珍重復題詩誰知萬里相思字却是同年永訣辭憐我更知如鮑叔絕弦端欲為鍾期不憂世澤無傳業看取階前玉樹枝

國子司業東郡楚惟善寶臣

翩翩風旆挽難留天上新成白玉樓大宋生前還有約斯文地下擬前修翰林赫赫名空在窀樹蕭蕭歲又秋倒屣迎門記相待欲題詩句淚先流

國子監丞汝陰李灝子威

松廳交契半成塵又見鑾坡失此君只意遠懷先世業期中斷立朝勲僅遺名位傳遺息無補饑寒有古文難弟難兄詩侶在滿山明月兩孤墳

國子助教南城江存禮學庭二首

暫輟趨朝佩俄聞引葬軺鬢眉猶在目魂魄竟難招作見奎躔合頻驚玉樹凋凄風吹霧雨向晩更蕭蕭

前日賓亭宴今晨奠几觴死生公自達存歿世徒長松竹清貧在芝蘭白晝長西山林影合幾度立斜陽

國子助教長沙周鏜以聲二首

早擅文名翰墨場共推才調似班揚草麻獨照金蓮炬衣繡曾飛白簡霜塵世不堪留玉佩星宮久待醉瓊漿

鞭鸞駕鳳今何處蓬島三山嘆渺茫

辛勤不肯問田廬一世清貧只自如楚國秋深猶有賦茂陵病後更無書幾年通籍踰青瑣今日招魂戀素車忍聽悲風哀些苦白楊蕭颯滿郊墟

國子博士安成劉聞闇定

廣陽帝王都生才總豪傑宋氏産鳳毛頡頏丹山穴大宋掇掄魁千里誇汗血挺挺廟廊具自方稷與禼小宋踵而生抱才不屑屑錦腸浣塵土出語必清絶長公早

厭世士類爭哽咽賴有夫子賢詞林紹風烈吹箎發髙
響掉鞅追往哲特起步生雲屢空心似鐵岌岌柱下冠
皇皇使者節歸弘虎闈講進造玉堂列自我初識君交
情何茂悅往來幾廿載相視無冷熱昨者纂三史君名
班馬揭走也徵自南裴馬承之抉停觴語宿昔握手驚
老拙知君衆人中於我念常切過江宋史繁綱領君獨
挈是非有不齊資君一言決可憐朱墨煩易致精力竭
蹉跎齒未暮浩蕩鬚已雪偶成三日淵忽報二豎孽問

安榻頻造伏枕氣就荼朝看戲彩郎日夕撫喪經哀炎
浮世夢奚翅劍首吷人生無萬全賦予有更迭古來賢
達士幾人享期耋想君乘雲氣英英不變滅往往見九
泉誰能久離別

國子博士晉寧張翥仲舉

永念賢昆弟巍科接武初聯飛阿閣鳳繼化北溟魚挺
特俱人傑淪亡遂鬼墟官同三品貴年亦五旬餘二老
深知我平生每過譽叨陪國子教復遵史臣除公既嘗

詞筆時兼纂宋書文章古南董獻納漢嚴徐鵠立親經幄龍光暎直廬勳名宜遠大身世竟空虛鰲禁春華斷鴒原宿草疎故人今已矣諸子喜森如墓有碑堪述家無業可居招魂空悵望回首重欷歔往事嗟何及孤懷黯莫攄幾看梁月夢驚起淚沾裾

翰林編修嚴陵方道壑以憩

玉堂無復聽鳴珂銀燭煇毫思若何司馬史成心力盡杜陵詩苦肺痍多新墳冉冉迷燕草舊夢悠悠落楚波

久擬岑章招宋玉秋風洒美不成歌

　宣政院勾管番湯王常仲明

大雅如雲散斯文竟陸沉風流相代盡涕淚欲難禁懷
昔興賢俊知恂必迪忱六經尊孔孟百行首騫參盛德
人無間名家衆所欽發祥惟朔土振藻自桐岑小宋科
名大尚書世澤深二龍江表躍萬馬冀羣瘖也復繼求
觀抽毫侍禁林力辭三語掾不受四知金欻起司邦直
由來實國琛漢廷災異疏唐扆儉慈箴綜核先名實旌

誅靡僭婬軺車方肅肅驛召巳駸駸北院旋超拜西膠祇
暫臨百年興禮樂四海莘纓簪周監資先代唐書界嗣
音才名班馬輩筆削聖賢心侍婢然椽燭中官給綺衾
屢前宣室席小却玉堂陰述作皆稽古訏謨必達今裒
詩心欲嘔索筆力猶任消渴三年久膏肓二豎侵應劉
嗟鬼録嶽獻悼人琴永决香山路悲歌易水潯罷朝爭
出祖遮道佇來歆賤子初漫刺他年屢款襟蹉跎雙白
鬓契濶幾清碪把臂何嗟及為歡豈重尋經過舊遊地

惟有栢森森

集賢院經歷武威佘闕廷心

紫陌曙蒼茫松門近太行悲笳翼蜃軸素紱引魚荒故筆誰探取神書永共藏愁尋持槖地秋陰結女牀

國子助教汴人張楨約中

東嵎啟暘谷虞淵納賓從風雲既倏忽瓊瑰叶宵夢瑶池寶瑟徹阿閣羽衣送嵇名趨金鑾清標狎麟鳳班馬聯赫奕郊祁等淵重遺文照奎壁逸駕推伯仲丹旐出神

州玄都載輿頌嶽音忽如在中夜發深慟

監察御史大寧王時本中 二首

憶昔同年日君才獨擅揚方期緜壽考不擬報淪亡有子堪承業無錢事奉襄夕陽射丹旐讀罷淚浪浪

二宋貽前代于今復見之清朝威鳳瑞大雅鶺鴒詩執紼諸生慟承家幼子悲濡毫欲銘墓嗚咽不能辭

廣德路知事吳興張世昌安國

壯歲高科捷題名有才無命弟如兄經綸未展平生學

筆削空垂後世名風采素稱真御史範模咸仰舊司成

路人聞訃猶傷惋況我斯文骨肉情

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林布元

二宋才名世盡聞兄亡到弟重憐君禁林便少人當制

寓館空名客乞文獨倚古槐悲舊馬未生春夢望新墳

燕人縱有能扳桂不及先生思出羣

錢唐謝闓堯章

伯逝人皆歎公亡世益憐生平雙白璧身後一青氈業

尚能傳子天胡不假年相看知己少把筆遂淒然

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宜春胡震亨

相別都門值病時豈知千古見無期經筵講罷無洪邁史館書成有宋祁伯仲科名同介壽子孫世業共聞詩西山萬仞空埋玉楚些無由酹所思

翰林編修飲納錫敬之二首

磊落金閨彥昂藏松栢姿豈期年未永驚飈忽摧之風雅遡淵源莊逵力驅馳鏗鏘發吟咏滂沛吐文詞五采

如孤鳳羽翼常藏雞性靈解韶音傑出感多儀吁嗟命靡常靚駕蒼山陸嚴霜浥玄廬宿草漸枝雄忠之難為懷攬淚動深悲擬予招魂篇亂以驚里詩

弱齡抱殊才雁塔蚤題名枕經追往昔抱道欲後英詞翰時煒煌簪履日崢嶸政爾歷臺閣奄忽歸玉京結轡玄泉道息駕故山塋此年復何年長逝隔音聲蕭蕭白楊寂哀哀幽鳥鳴愴惻霜霏露寥落難為情出宿重寘曲大暮邈難明漫擬薤露歌泣淚徒沾纓

雁門集卷四

薩天錫詩曹氏潘氏選本寀寂余所梓畧備今復從獲區王氏得雁門集八卷分體詩四百二十有奇末附詩餘十有一闋至正間吳郡干文傳為序始詳薩都拉者即華人所謂濟善也字天錫號直齋祖斯蘭巴哈父阿魯齊世以膂力起家累著勲伐受知于朝命仗節鉞留鎮雲代生天錫于雁門故為雁門人幼歧嶷不羣稍長為文雄弱冠登丁卯進士第應奉翰

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陟侍御史于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録事宣差後陟官閩憲暮其所作詩豪放如天風海濤魚龍出没險勁如泰華雲開蒼翠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雄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嬋娟也又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别為一集命未嘗見今正录前刻所不載者又得如千首一以追表代郡應運之風雅一以自慨昬年撰録之

午舛云爾隱湖毛晉識

安雅堂集卷十三

祭鏡助教文

嗚呼士之生世盖將有爲豈爲身謀力學以施嗟君窮經有志用世陸沉遠方髮改神勩晚官上庠少遂夙心自春徂秋病乃邪任何豐于學而命則嗇人孰不耕君穫則戹惟昔同堂相與笑言惟今臨岐輀車哼哼燕山之雲盱江之水此别伊何千古萬里我酒既吉我餚既時魂兮少留我心孔悲

侯菴文集卷十

題樟南閣

曩年氷雪何其酷到處豫章皆折禿吳家一株三百載老葉至今青薮薮面之有閣開八窻詩書白晝南薰長土深根遠耐寒暑閣上主人如此樟

侯菴文集卷十一

謝陳又新

満空霜露菊瑳瑳疋馬重歸鄣水阿但覺交情如昔好

不知老色是誰多參茵織席來東海松葉燒烟出爛柯
甚欲追隨報雙鳧五雲飛去奈君何

青陽集卷四

廬州府城隍顯佑輔德王碑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城池在淝水南浮圖祖桂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楙始作僧舍祠傍楙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為殿室門廡繼又得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效勞至若畚鍤之事皆自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

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内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為甚特其神祠為民祠禱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以不嚴祀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尚有能議者乎龍之為祀其徒可謂近民者矣郡人自玉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代飭碑闕請為之銘其銘辭曰

阻江陀淮大邦維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滔
阜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赫赫厥燭卓卓
厥序綺寮琛樹呀如鼇呿雕房玉除下有芙渠冠裳珩
琚神容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
蟠簫擊鼓烝衎於下粤神沚予以及斯所往者之季廬
受其奬臨衢小櫺亦莫我既誰其爲之伊神之貽棐人
其尸如杼之縷熛寒風雨歳以民裕云誰之佑神之來
汝我相而疆昔爲金湯山川回翔神其不忘修捍而域

神其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敎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青陽集卷六

漢武射蛟臺

樓船遡南服寘拔窮山川駐蹕潛嶽區埋玉燔紫烟山澤莽遼曠墢事遂言還鑾旂陜崇闕延覽隘八埏大江去茫茫高浪排雪山毒霧白晝昏饞蛟吐饑涎期門射生士馮高咸控弦獨取金僕姑一發中其顛陽侯驅罔

象安流淨淵淵錦帆張景風蕭鼓際遠天歸來朝明堂簪組聯貂蟬會海合泰山還復幸甘泉雄才與大略氣槩凌九天焉知千載後荒臺狐兎眠我來素秋節林巒紅葉鮮矯首望京闕日暮寸心懸

出雷港

江水碧如鏡晴空無垢氛青山遙隔浦白鳥自成羣花落春纔半潮平日欲曛歸期應不遠消息未相聞

純白齋類稿卷十

寄濬圭杜隱士

先生高尚製荷衣結屋藏書入武夷泉石寫心無別事

皇王經世有遺思據梧朗詠秋清景隱几冥觀晝詠時

立志獨修天爵貴故應荷蕢接輿知

純白齋類稿卷十一

告老得請留別諸公

來往京華三十載自憐孤苦傍人門白頭始遂歸田志

朱紱新承致仕恩上苑鶯花春夢老故園松菊晩香存
太常博士古官職羸得虚名遺子孫

五峰集　　　　別集類四　元

五峰集原序

予未登仕時嘗讀元詩體要至五峰李季和先生之作愛其風采豪邁不染指於脂韋靡麗之場不掉鞅於鬼谷蛇神之域震奮如雷霆動運如日月變幻如鬼神舂容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奔放如洪濤巨浸揭日掀天清圓如柘彈銅丸迅飛霄漢心與之競而不暇焉雄哉先生之文也第以僅十餘篇而止不得其全集為恨於

乎是心也非獨予為然而天下士莫不皆然予嘗試春官會天下士於京師或評詩家風格未嘗不以五峰首稱而以未見全集為歎比銓曹擢予知樂清拜命之日私竊自慶以為樂清乃五峰先生所自出之地全集必有珍藏於士大夫之篋笥者則是行寔與先生有厚遇焉到官初謁至聖先師因詣鄉祠見諸先正而先生牌位未立故補次於龜齡王先生之左案牘稍暇訪厥遺稿於士林或得其斷簡或得其殘編而其全集又未克

即覩嗚呼文章之顯晦氣運盛衰之所關今天下風氣醇釀先生之文其必乘時以顯未必終晦也居無何儒生周綸以其所藏於篋笥者獻於庭予驟得之不啻獲拱璧夜光喜不自寐者凡幾綸亦知詩士也遂命之編其類次於是捐俸以繡諸梓將與天下共焉夫詩之近體莫盛於唐而唐之盛莫盛於天寶其間亦未免有大而肆戛小而流離之失先生無是也矧先生碩德重望膺元聘起為秘書閣以文章見高一世史稱先生非先

秦西漢語不道則先生之文取重於當時見稱於後世非一日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區區一日用心為先生增重耶雖然使先生之文而有傳耶於先生固無所加使先生之文而無傳耶先生亦無所增損赫赫之光與日月同垂於不朽者固自若也不曰先生之文傳不傳於吾邦風氣之美不美係耶晚生末學之幸不幸係耶集成僭書以為天下想望先生之文者告時弘治甲子歲菊節鄉進士知樂清縣事鳳陽懐遠慎齋錢杲書

於忠愛堂

野處集　　　別集類四　元

跋

復孺邵先生集者上海陸大裕公所藏書也余游馮先生門見几上有䥫衎詞選予叩其原先生謂復孺當勝國時與楊廉夫陶九成錢惟善齊名三君皆有著述行世獨復孺泯而弗彰吾子能梓以傳之得非復孺之幸乎都事三山陸君善余所舉復慨然檢出詩選及野處集三種合并請先生校其訛舛前後帙成十六卷刻于

好德軒中與詞家共傳不朽

昔歲甲辰陸文裕公館遷于江樓之東公之子小山君博雅瞻給登樓必有所賦尤愛宋元人小詞暇則填一兩闋以自娛嘗檢藏書得元人邵復孺蛾術詞選一册披閲歎賞圖欲梓于家塾不幸疴卧良久未遂厥志逮壬申歲古歙汪君名稷希慕往哲一日過余館見几上先生詞選遽起謂余曰此詞可梓乎余應之曰此小山陸君之志也夫元末兵亂浙中殆甚一時騷人墨士從

避于吾郡横泖之上者凡若干人若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曲江錢惟善之流更相唱酬日以著書立言為事是皆逃世而忘形役之勞者也復孺則睦州人嘗為吾郡校官遂家于郡西小蒸與諸公相去甚近人各有集傳播于世復孺則未見其傳令汪君梓而廣之俾與諸公並稱于時豈非好賢之至歟小山之子都事君名鄭者搜諸故篋復得詩選與野處集二種並授汪君梓之不敢自蔽以沒前賢之善也還故詳其事于末簡時

壬申臘日上海馮遷書

梅花道人遺墨附録

修梅花庵緣起

錢士升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抔土耳午未間頹圯幾毀安成謝侯髙其風為叢土題石隆然與殘碣並峙顧其地縱横畝許西北水嚙其趾東偏有僧廬位置穢雜井匽庖湢至割墓道之半殆幾于剥膚矣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搆祠以祀先生而余適歸里亟請于吳邑侯侯欣然曰闡繹清芬激揚風軌

吾事也隨過梅里跡之徑阨陋屏輿從而入墓前有梅數株眺覽徙倚徊徊久之立捐貲錢為鳩工建祠計而雲間陳眉公聞而貽書余曰賢者作倡更須韻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屬元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傳千秋勝事奏集一時豈偶然哉昔東坡桓山登石槨鼓琴而歌蓋歌毛骨之化為冷風而臣妾貝玉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年當時王公貴人黃腸題湊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于平

蕪灌莽間不可復得而此獨巋然若靈光邦君大夫以及幽人勝侶復為創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重竟何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概見惟妮古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為寶友人孫若英嘗參以郡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彚成志林侯祠成刻之令登斯堂者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慨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為聚沙植因布金種福知非侯意亦非不佞所請于侯意也僭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修梅道人墓記

謝應祥

有魏塘陸沈吳仲圭自號梅花道人其墓逘附城東隅寧謂雲穴峰頭石牀松下乎墓前有斷碑又鎸梅花和尚之塔豈埋名未穩復逸既朽之骨歟語在邑志中不具述先是好事者墓旁結茅屋數椽或者護白狐大鯉之隱見抑未可知第歲月積矣霧野合霏日朧冥漠孝廉錢康侯諸君並抱雍門之痛居士曰有司責也爰倣若爺例叢土纍闕象石著姓自是引安陵恍對執戟瞻

馬城宛面夏侯誰指鱸怨碧水鵬悲青山哉憶初下車時搜延境内懿蹟僅尋得陸敬輿祠搆錦官村落越六年乃得仲圭雖然敬輿猶楚材況晴索之不錯如仲圭實隱而不彰也者昔史遷次伯夷傳曰余登箕山葢有許由冢云嗚呼知史遷之所以闡許由則知居士所以表仲圭矣萬歷丁未孟冬月止室居士謝應祥書

梅花墓考　　孫茂芝

世言吳仲圭嘗賣卜䰟塘墓側舊亦有梅花菴與池則

固生而居之歿而葬焉者也魏塘故爲鎭宣德中嘉善分爲縣治墓東去纔二百餘步耳以仲圭高士得不廢馬胡元時鎭萬戸陳景純其園名于浙右陶南村輟耕録所載陳愛山移買石假山邀顧淵白觀之指曰此公族中之物顧笑答東搬西倒陳默然者正此也園有東西二街今稱梅花巷又稱梅花里者即昔花園之東街街北行數十步稍折而西度小橋可二十餘步則仲圭墓在馬墓西與北皆枕水實在陳園之前有橡盈數抱

葢仲圭時故物所謂橡林者也墓碑隷梅花和尚之塔相傳仲圭所自題既斷為三而失其二中所存者左細刻生至元十七年庚辰七月十六日右刻没于至正十四年甲午年乃知仲圭年七十有五焉正徳中給諫咸寧倪公璣謫縣為丞搆亭覆之尋廢馴至萬歴初載而橡亦凋瘁不復春竟隨秋風而偃

玩齋集卷首

神道碑銘　揭祐民撰

延祐之際仁皇隆尚儒術而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蜀郡虞文靖公巴西鄧文肅公宣城貢文靖公先文安公相繼登用文明之盛煥然有光于前能繼先業而以文章政事稱者獨貢文靖之子是為秘卿公公文靖次子也諱師泰字泰甫其先世居大名路開州長垣縣之蒲城至宋有文顯者以武德大夫都總軍將使從

思陵南渡繇鍾陵徙居宣城因家南湖公八世祖也文顯生尚書省評事賢賢生承信郎之琳之琳生朝奉大夫大用大用生承節郎應霆是為公曾大父入皇朝以文靖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伯妣黃氏追封廣陵郡君禮部生士濬是為公大父以文靖貴贈亞中大夫秘書大監國子祭酒歐陽玄奉勑譔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太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李氏累封廣陵郡夫人太

常生奎即文靖也集賢直學士奉儀大夫贈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謚文靖御史中丞馬祖常奉勅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張氏累封廣陵郡太夫人公生有奇質頴悟過人三歲授以詩輒成誦太常嘗曰是兒吾家書廚也必大吾宗延祐二年文靖提學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文正公辭國子司業歸鄉里公受業其門文正深器之七年文靖召為翰林待制公從至京師至治二年用大

臣薦為國學生嘗作儺神賦袁文清公大加賞歎謂他日必秉文衡時北人多易南士公毅然自立人莫敢犯嘗夜讀書隣女數見誘公戚怒責之明日迺知同舍生所嗾也文聲益著諸生多師事之鐘樓街遇駕小紅車婦人遺囊道上公從者得之皆大珠也公追還之婦大驚拜伏選其中大者數十枚為謝公不顧而去他日知為哈厮侍郎之母侍郎數詢其人不得公終不言天歷二年公試上京擢第擢授吉安路泰和州判官階從仕

郎聞文靖公訃自京師奔還執喪無缺禮至順三年服除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為掾宰執而下皆敬禮之中書移文江南三省掾史互相遷調他省不得取用公上書言人材之生無間南北用材之道何分遠邇姑以近古言之陸忠宣生於越范文正生於吳張九齡生於嶺南周子生於道州朱子生於新安歐陽文忠生廬陵世祖皇帝首徵南士居中書者有之任臺諫者有之今限以地分則周子朱子之道學不必尊忠宣文正

之德業不足紀歐陽文忠之文章不可傳國初南士之
彬彬者不必尚茲議一行不惟遠棄歴代之嘉猷實乃
近變世祖之良法書上不俟報一夕引去省遣人追之
不及遂優游田里以奉其母置學田以養子弟之來學
者立義莊以贍宗族之無依者至元二年以應奉翰林
召階徵事郎明年從兄師道來為編脩官迺以避嫌辭
遷奎章臺典籤又以避親名辭六年丁内艱執喪如喪
文靖時至正三年服闋擢紹興推官階承務郎山陰縣

民徐告郭等殺其兄獄已具内一人乃豪民嗾徐誣之
以報私仇公竟直其冤坐豪民以罪縣論阮氏死事由
謝獲邵私鹽用木楫打阮而死公讞之即阮之私鹽邵
實無預阮因謝而死公盡平反其事餘諸曁捕獲山冦
株連滿獄公審其胥吏者白奉使宣撫縱之山陰民徐
奪人土田誘人妻女三江亭氏某豪奪武斷撓法欺民
咸有所倚公一置于法王亞闗死事逮平民甚衆公
發蒙摘隱虚實彰然稱為神明奉使宣撫舉公治行東

南第一八年復以翰林應奉召階儒林郎預脩遼金宋三史有金織文段之賜九年擢宣文閣授經郎階奉訓大夫所訓皆諸生及功臣子孫公師道甚嚴三宮賜賚甚厚五月扈從上京兼經筵譯文官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覆義利之辨上悅賜以金織文段十年遷翰林待制階奉直大夫俄兼經筵參贊官又代祀天妃自直沽至彰州凡一十七所故事使者二人僉議以公誠敬純潔宜專領其事十一年竣事未還道拜國子

司業諸生聞公之至欣悅倍常在監一年深厭時望十二年太師右丞相奏宜如世祖皇帝時省臺兼用南人上可其奏首用公為吏部郎中階奉議大夫未上拜監察御史分巡上京至平縣有賈販木綿五十車夜宿劉呂家比明盜其半縣以坐劉公曰事可疑也乃平反未幾果獲真盜遷吏部侍郎十三年太師右丞相南征上曰江南不靖民多詿誤朕當曲赦使自拔來歸公與刑部侍郎托卜堅巴哈奉詔往諭仍糴兵糧三十萬石於平

江時鎮江金壇縣王肯堂十一家自危中來歸南中丞伯嘉納既納其欵江浙行省右丞佛家閭欲仍以反逆論俱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刑部與公覈之刑部曰當從右丞公曰當從詔旨刑部曰詔在前降在後公曰曲赦之詔方下而用法既降之人恐非主上好生之心刑部始愁卒從公論改兵部侍郎階奉政大夫中書遣理口北十三驛時富者倚權勢隱蔽貧者無援日困公至囑託者紛紛皆不得行乃第其力之虛實而高下之貧

得少舒焚香遥拜于道家題官位姓名而事之十四年復遣理涿州良鄉七驛均平允當一如口北轉都水庸田使階朝散大夫羅單儲一百萬石踰月而事集十五年改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未行陞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未及境而赴訴者遮道公隨事論遣莫不厭服以禮部尚書召及行又調平江路總管時淮南張士誠之衆已壓境或謂宜遲遲其行公曰上命也時江浙叅政托克托因分省是郡守禦調度一出己意公不得有所

更張未決甸城陷公懷印而出欲圖克復竟不得遂乃作幽懷賦以述其志十七年張士誠籍所據歸朝廷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公承制用公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承制用公為參知行省政事皆非公志也十八年廷議以福建歲賣鹽十萬引內一萬五千歸省憲餘八萬每引易米五石以五千於椒闗分水通江東西之商販廣東歲賣鹽四萬三千引內存二千五百五十餘以易米至直沽如福建罷福建都轉運使司置提舉

司分戸部尚書一員以領之以所易米自海漕至直沽給空名宣勑募能自備海艘漕至京師者授之起公為戸部尚書階中順大夫得自辟曹屬事關鹽法者從宜行之勑授以下得專處決省憲不得與焉别命福建廉訪使瞻斯丹廣東廉訪使博索巴哈以相督運遣應奉翰林文字程世京持印章至閩十九年春命始下時公在江浙道阻不得往乃上書中書言閩中山多田少以鹽易米固為便益只恐鹽有餘而米不足民將不堪財

竭力盡人心離散書上不報二十年春公始得柢闥時
上下洶洶言不便在倉之鹽不滿百引公剪刈魁姦捜
剔宿蠹分遣僚屬曉喻客商嚴制以斷私販分隅立局
以便民食時閩廣郡縣多為有力者所據雖曰禀令於
省而令實不行皆服公之威信聽命惟恐後踰月得米
五萬餘石先漕京師復上書中書言江東西之盗充斥
梯闥分水絶無商賈而境内素非産米之地言極懇至
其年冬上賜尚尊金帶召還以户部尚書都呼圖代之

東宮亦遣賜公以風汛非時未得發舟出居城西香嚴寺有司猶日供具月給俸廩公悉拒不受二十一年築亭於寓寺之右曰高風亭其上曰鳴鳳日與諸生講明道徳性命之要省憲諸公四方賔客及方外之交候問無虛日公欵遇周洽莫不得其歡心朝廷以秘書卿召階中憲大夫仍命行省還公所辭祿使者具言朝廷之所以待公者及東宮大書公姓字期以必來之意二十二年夏自連江福寧遵海而北至海寧時夫人留門生

朱鐩家遂寓馬竟以是年十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五二十三年閏三月三日權厝于本州十七都小桃源公娶張氏寧國路總管紹祖之女累封廣陵郡夫人子男三人晟旻時巳卒以兄朝列大夫江陰州尹師譓季子昱嗣江淛行樞密院掾史女一人適海寧州判官張肅大夫見子也孫男一人寧童孫女一人公四為考試官考國學公試者一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一所得多名士主文福建時榜中再舉三舉之士過半尤為士論所

歸推官紹興時江浙江西湖廣皆聘為至正七年考試官以江陰君之喪俱不赴公篤淳温厚樂易可親所至之地學者雲集雖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凡數百人為政外嚴内寬不苛不弛有古良吏之風為文嚴密清麗閎深典實詩極幽邃冲遠能兼諸體有盛唐風骨當時得公所作以為寵榮有詩補註二十卷友于集十卷玩齋集三卷蠙竅集二卷閩南集三卷公在京師揭先天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而虚其中禮部員外

郎程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為玩齋先生云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鄉門人劉中狀公世系歴官行事請銘先文安公與文靖公同朝而余又嘗與公同事葢有再世之好故不敢以鄙陋辭乃為之銘曰

貢系端木用字為氏禹與于漢位列三事代有聞人迄于我元文靖炳炳焯燿禁垣公濟其美光前復始體本于經用叅于史勇往力邁行之遵閑鍾呂之音黼黻之文論經筵閣典教冑子内掌絲綸外振綱紀部理國程

梁植秀𡡾柄文造士拔尤烝髦上明其忠下懷其惠尚
尊織文便蕃内賜中秘之召屽登政途天不憖遺一疾
兆瘉春風之和猶想樂豈秋月之清如覿華采公今歿
矣不沒者存其去彌遠其聞愈尊崇山盤盤流泉浩浩
刻此銘詩用樹義道

後序

延祐初元故内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譖以非才
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列而譖隨牒

遠方浮湛州郡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巳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留累陞次對譜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寮日相款洽屬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高文大册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嚮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譜以老得謝歸臥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引之進而旅於

門下之士者彚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譜始遂其快覩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焉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褐授官而踐敬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藴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手衆

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别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贊頌碑銘紀叙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邃奇絶之槩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畤人静者互為倡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葢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

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山先生後逸文集亦不載無
考

右編貢玩齋先生諸集鋟梓既久板多散逸存者中亦
多模糊蠹蝕艱為全書識者惜之予至宣州適寮友李
君時言秉筆郡乘進庠生貢子安國典司纂輯刪與叅
訂安國玩齋先生後裔也一日暇共談及是集李君曰
郡中板刻類有數帙若是集則可以訓者盍相與成之
安國乃敬出家藏全本以授予予閱之想見其為人知

先生不獨詩文之可傳而已遂命工人補刻之以終李
君之意以成安國子景行之志且使欲觀先生是集者
不致有遺憾焉嘉靖乙未春三月西蜀璞齋徐萬謹識

余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余談說其先世所謂禮
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從海出閩徼崎嶇島嶼
間為國轉饟卒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
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爲置酒飲夜
分乃起就臥仰藥而斃余所聞貢生者如此余按國史

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纊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鎰
作紀年録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耶寂後
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
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闕死於皖禕死於滇豈負人
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余竊傷公流離憂
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乃令隱泯堙欝無以彰於後世
耶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余亟言於郡丞徐君補
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詒宣之人士

云爾嘉靖乙未春三月望後建安李默書於郡之惠康亭

學言稿　　　　　　　　別集類四元

學言稿序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以與於斯也吾郡吳文正公作尊德性道學問齋記自謂墮訓詁講說之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嗣後專以尊德性教學者冢孫祭政公葢得公晚年之學者也元史本傳謂文正公捐館從公遊者皆就祭政卒業則其能獨

承家學可知矣其始任國子助教諸生皆樂從之預編纂宋遼金三史與揭文安歐陽圭齋輩相上下其於文與學既已彬彬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黄公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募民兵殲劇寇平撫建兩郡戰必勝攻必取武功赫然豈非有得於心故推之天下文事武備無所施而不當也哉至於被讒落職口不言功陳友諒辟召逼迫卧牀不起以死自誓則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蓋文正公晚年深造詣極直接聖學

之統不及大行僅見諸參政之小試猶不能竟其用從
來聖學難成既成而又艱於表見如此則其所著述者
可弗寶貴而流傳之乎參政所著周禮纂言為文正公
所口授者學言稿則其詩也不學詩無以言名稿之意
殆亦自述其家學云爾且詩言志者也觀其詩則其生
平進學之功與發其所學之概可考見焉今聖人在上
復文正公從祀參政所以承其學者亦將大顯故其詩
雄深雅健高出元人之上余不備論而論其學使讀者

知叅政為聖賢之徒葢直承文正公之學者無僅以詩人例視之也同郡後學李紱敬譔

忠烈伯尚先生學言稿序

學言稿九卷卷凡若干篇崇仁吴伯尚先生所著也先生草廬嫡孫草廬倡道東南上繼絶學文其餘事耳顧乃謙而又謙以支言名其集此學言所以紹先業也先生在當時有道學以淑乎人有政事以澤乎人有謨畧以安乎人有忠義以感乎人聲先殷殷摩戞霄漢可敬

可傳不獨詩也葢元政既衰先生以任才補官世有爵祿義不可去其先憂後樂憤世疾邪之心往往於詩焉發之故欲窺其心非詩不可也昔杜子美當唐祚中微以愛君憂國之心寓於詩謂之詩史至今誦之尚能墮千載風人之淚況當時親炙之哉先生事實具載元史跡其宦業人皆可踵至於手握重兵以身狥國受譖讒臣左遷除名抗節偽朝守志不屈窮死牖下清風穆如忠義若此詩云乎哉故不讀先生之詩不知先生之藴

不知先生之心先生之詩忠義所發非流連光景無益之辭也豈可以易易視之哉新安葉君良貴以進士宰崇仁嚴明豈弟有古循吏風感先生之忠義思有以表章之訪其家得所謂學言稿者將梓刻而傳之屬霖序其簡首霖末學小生景仰高風久矣顧摛辭鄙陋敢序先生詩哉特推本先生之心以告來者俾有以知先生之可敬可傳不獨詩也於是乎書宏治十三年歲次庚午春二月望後三日後學金谿徐霖川濟書

忠烈公伯尚先生家傳

吴當字伯尚文之長子草廬長孫也自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比長大肆力於經史百家日聞道德仁義之奥衆皆謂吴先生有後矣虞文靖公家首延至訓課弟子已而侍大父至京為國學生未幾丁母憂歸而祖父相繼以逝治喪葬禮具如制時四方從大父遊者皆就當卒業焉後至元四年監邑阿里仁甫薦名於上次年己卯以廕授萬億四庫照磨未及上在朝名卿皆言當

大賢之後學問淵博居是職弗稱乃選授國子助教諸生皆心服秩滿爭言於上以留之故居助教凡七年嘗與脩遼金宋史多所考正至正六年丙戌改翰林脩撰奉旨代祀海嶽七年至江西因留校藝秋闈是冬除國子博士明年復校藝春宮七月陞監丞十年陞司業十一年除翰林待制十二年改禮部員外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是冬再除國子司業十四年遷禮部郎中十五年乙未除翰林直學士時天下兵興五年矣丞相哈麻以

當有撥亂才又知江西民俗奉特旨授嘉義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偕刑部尚書董銓兵部尚書黄昭招捕以江西便宜行事時朝廷兵力不給當至鎮江始名募得兵適金陵有警援就赴之城得不陷即復由浙及閩十一月通道至江西殲建昌渠兇鄭天瑞明年丙申平撫州劇寇胡志學等而郡悉定先是當未至江西參政朶歹總撫建兵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黄昭皆與

寇通是冬當方勵師往征江東之賊而有詔解兵柄還謫撫州路總管且令平章火你赤兵事於瑞州將士聞命皆憤怒曰公戮力王事朝廷不加賞而反聽讒言失信於我衆議不從他人當諭之曰是上命也不可違明年至瑞州火你赤果以無罪而戮員外郎范淳檢校張廸經歷陳昇皆當之從事有功者尋有旨再罷總管除名十八年退居豫章之紫極宫既而朝廷始知被誣且有功方陞授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除際書未

至而陳友諒兵已先陷江西諸郡矣維時當既無官守
遂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而已而陳友諒遣騎辟
當出當卧不食以死自誓衆復舁牀登舟至江州仍不
屈拘留一年餘始終惟卧牀不起辛丑八月天朝兵至江
州聖上知當名遂大索致之惟長揖上尤知其素節不
强屈之贈詩放歸田野乃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越一
年癸卯正月晦日以疾卒年六十五生於元大德己亥
二子人全先卒二孫烓炯奉柩殯于谷坪之株源所著

有學言稿若干卷周禮纂言若干卷纂言一書則文正口所授云

江月松風集　　　　別集類四　元

江月松風集序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余見其詩益知其為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予何其要適清蒨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焉夫詩本于性情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于衷者苟怵于利欲而受變于世故之紛糾雖飾其言以為詩固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于內者充而接

于外者不雜故其發于言者如此嗚呼詩豈可强為之哉余早歲亦嘗有志于是顧為貧所驅奔走埃𡏖之塗蓋久矣安得從偲復日徜徉于雲烟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于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石初集附録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吉之安成人周氏由吳將軍瑜樹勲赤壁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官終振武將軍潯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宜春唐顯慶中又自宜春徙安成有諱廣者居石門田西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九世孫因字孟覺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

與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奏䟽讓居
翰林不就官終郁州別駕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
彥明祖諱夢桂考諱以道字復翁篤志苦學宋亡
浮沈遁迹於安成南吉村學者稱復齋先生先生
自幼劬於書天資穎敏嘗與羣兒聚戲過者笑之
即投具自是専心學術二十有三爲前元延祐甲
寅科舉初興以書經試不偶宋大學上舍梅邊王
公以雄才奥畧爲鄉閭矜式即禮羅訓諸孫先輩若

魯齋齊齋彭公伯仲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深相器重母劉氏先卒服闋問一歲復齋歿先生俱終制三年不肉食泰定間館郡城即爲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所知與家君誼猶兄弟桂隱公酷嗜先生所爲詩冲所公尤重先生經學每私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鄉試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奚以强爲乃專意古文詞至正壬辰起兵徐頴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挈家郡城家君闢館令璧兄弟受學杜門講貫時流欲

一見顏色弗可得不挂名投贈卷中以師道自任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員每屬文不起藁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莫探其窮高處直追配古人葢由其資禀超越學識淵源尤喜讀戰國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成之稱先生續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為文為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安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鄉先達陳公一德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

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且老江南野史誰復健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爲國史補家君亦謂先生學問文思度越流輩凡所爲文皆沈著痛快慷慨激烈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蹈距而藹然温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凛然激烈蓋其所養者深故其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槩也先生之爲人賦性介特氣剛直簡靜寡言笑鄙逢迎而和易從容亦不爲矯激之行方寸間常與造物者遊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嚮故泝立長貧雖田園居亦不獲伸己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夜憂人之憂恐不底於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依於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為勸言之聽見之合則亹亹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言噫推先生之立心操行如是故歷亂三十年領家衆凡幾入出入兵間凡幾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抄虜之害者若造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八九十

考終牖下相是為善之報未始不可憑者諸生嘗命工
圖先生像先生有贊見於文集中讀者可以知先生之
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歿
於今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八娶劉氏有
淑德相其夫子先廿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都吉吉字
從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
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邵德美德麒
德德詵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

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廿七日葬廬陵縣儒林鄉長牢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壁於門生中年最少受教實深先生嘗詔壁以身後撰行述嗚呼痛哉以先生之學之行可使其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茲不揆謹摭先生平生大畧私共謚曰清節以乞銘於立言君子云門人晏壁述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費震撰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朱夢炎書資善大夫秦相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歿於

正寢歿之後五月其門人晏璧狀先生之行徴銘於番陽

費震按狀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

軍瑜西晉時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

安成由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

總管諱廣始九世孫因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紹興進士第官邵陽别駕先生之六世祖也曽祖彦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劬於學不為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大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才延訓諸孫鄉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諸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優游閭里絶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顔色不可得杜

門校經以道自任淑諸學者無不底於成其為學務求聖人誠意正心真和而實踐不尚華麗故其為文也質茂淳朴不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彛倫之言至正壬辰江南失太平安成為甚先生潔身潔行不以困阨累其心而尤忠君愛國彰善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為國史補晚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子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廿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廿有七年卒

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從泰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麟德詵德崇德豊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寳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庚申葬廬陵縣儒林長岸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先生之歿大夫君子慕先生德行相與謚曰清節洪武初元余令吉之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

行而未嘗識容采然於晏君交且久信其為人乃為之銘曰生之棘棘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既亡矣有孫有子克紹克承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栢丸丸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

奉政大夫山東按察使司僉事門生晏壁撰并書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名為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筮仕之途惟以科目取

士科目外有豈家鉅室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庫雜識
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額狹三歲僅取百人應科目者不
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咸在黜落甲第之
餘置乙榜止於學校冷掾卒老不轉授惜哉安成在漢
唐為大郡宋元為州令為邑通今博古之士若繩聯珠
貫石門周氏世稱儒師有諱因者與丞相益國文忠公
同榜進士官邵州通判五世孫諱霆震字亨遠其父復
齋徙吉邨先生不忘厥初號石西初子先生至元壬辰

正月十日生幼聰敏篤學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終身不忘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公耘廬書臺王公梅邉彭公魯齋齊齋鄒公雨巖皆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遍於諸公之廬擴充見聞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藝塲屋弗偶再試再不利㨗已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戸讀書古汶之源梅邉延於家塾敎學半焉大肆力古文辭取史漢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先生獨步文名著遹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於

成先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訾譽人至於講說義理剖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貫串隨答不檢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關綱常不爲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沈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嗜麴蘖疏食泊如不御紈綺衣惟練布終日端坐身無傾欹步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書法歐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業者不問知爲先生弟子年踰八衮耳聰目明講貫不懈四子忠

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身西桂林府義寧縣丞最厚於
先君子梅間先生璧自七歲從游凡八春秋受訓居多
娶劉氏先十五年卒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
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詵德
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静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
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曽孫男永錫嘉謀嘉猷乾濟
監兹章綱歳已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弟子稱觴
竟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某月某日葬儒林鄉楓樹

林之阡友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學講書詩詩躋期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釣爵禄膺戩穀兮道淑諸人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樂哉斯丘心休休兮刻銘真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先生既葬予求郡守湯侯銘之為之銘矣而事未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教人余重為録似同門友蕭恒思永共傳之并録寄其諸孫曾幸甚壁謹識

石初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叙之詳矣處士孫安卿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絶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為一時名士所推尚嚮令躋一科授一職則倥偬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之發於辭而成章者也處士為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

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文也不浇而淳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實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洪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僉事晏彦文所輯先生性剛行潔蚤有用世志當元延

祐科興一再試場屋不偶輙棄而歸隱専工古文辭宋
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於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
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中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
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即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
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愛國憫民悼俗之言識
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為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
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彦文又門人之翹楚者乃為
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

憲正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尚何言然獨究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葢先生義不詭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饕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一何遠哉為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予吉義寧丞孫靜行今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博習詩書禮義為世業而僉憲癸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為

尤見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厚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其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於後俾讀者考焉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混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羣書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弗利輙

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具在若桂隱劉公輩號
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為詩文豪邁俊逸
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復仕進晚遭世變感時觸事悲
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壽終之日門人私謚曰清節先
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弟子嘗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
為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吾諸公序而藏之茲先生
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出僉浙憲公暇欲鋟諸梓屬
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

容贅雖然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理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朝經暮史始終一致深居簡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遠過於人是宜製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溢激浩乎莫禦要自其胸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云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初子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

官淳安商畧書

石初周先生吾安戍人也生元前至元閒自少劬書志於進取不達遂杜門卻掃大肆力於古文辭非其人不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國初其門人晏公彥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子孫俾藏於家迄今且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察僉事正方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識其後切惟元之有天下也内外長吏悉署以國族中華文士罕筮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志於當

時迨我聖祖龍興毫髪絲粟之材悉所采録而先生老矣此其所以不得上鳴啓運之盛而徒發于離亂羇旅之愁思者也可勝悲哉抑予觀先生自志舉周文忠公門帖云於公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益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振揚風紀赫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抑有在矣至若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諸公論之悉矣予奚容贅成化甲午季春初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脩撰太子

右庶子經筵講官同脩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梧溪集　　　　　別集類四　元

梧溪詩集後序

梧溪詩集七卷江陰王原吉先生之所作也原吉幼從陳漢卿先生學詩漢卿與柯敬仲嘗同事虞伯生得其傳故為春容而激切優柔而慷慨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並駕焉先生諱逢原吉其字也以祖母徐夫人手植雙梧於江陰橫河之上不忍忘因自號梧溪子世家江陰元季避兵徙松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而

居焉元至正間嘗獻河清頌于朝大臣薦之辭不受後
張氏開閫姑蘇招賢禮士時士多為之用先生獨高蹈
遠引不汙一命偕諸朋好陶寫山林以造就後進為事
國初有以先生文學薦之於上者召之甚急亦以老疾
固辭噫先生之節槩如是其為人可知矣子掖洪武初
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於官勑
葬故壠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徠子輅
宣德中以秀才舉授江西南康府照磨到任未幾以疾

辛二子曰顔曰孟俱幼不能還遂僑居南康星子之東
澗祖母黄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今俱有成先生未歿
而是集已梓行一作珍傳于世先生嘗自標題其微辭奥義
及人名地理之難曉者於各詩之首其第七卷則先生
既歿而掖之所集也先生畫像楊鐵崖諸公皆為之贊
己卯歳星子之僑居厄於回禄故與掖所授誥勑俱無
存焉吁可惜也始輅來南康時留是板於烏涇故居正
統戊午顔歸省先壠始攜以來則板兩板字俱作集字之失脱

與字之昏剥者十有餘矣歲乙亥余來守南康聞之亟取視焉幸其家尚有原本乃命孟逐一讎對繕寫而命工重刊之以補其缺是集乃復得其全云顔孟皆恭謹好修讀書知大義善事其母今為社學師而顔遣其子能入郡庠為弟子員可謂能不墜其家學者矣景泰七年歲在丙子秋七月之吉賜進士第中順大夫南康府知府錢塘陳敏政書

別集類四 元

樵雲獨唱

樵雲獨唱原序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為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峰高千仞捙雲霄萬古礙星月横亘百里仙佛之所廬虎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余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絶世慮惟讀古人書閒暇登兹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耕田以飲以食賣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丸和邵康節

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客從而誚余曰世之稱賢士夫者所作為異於人胷次瓌奇意氣高邁立行能淳風厚俗出語足以利物濟人故能上輔天子下澤黎民威加蠻夷功高今昔國賴之如山民仰之如父遠慕臯陶稷契伊尹周公近與蕭曹房杜同驅並駕如郭子儀用舍為唐重輕裴公度身佩天下安危二十年功顯一朝芳流千載不務為此乃欲盡匹夫之諒苟一己之娛甘心老死衡茅名隨身殞而不辭竊為子不取也余方

倚柱長嘯策杖酣歌從容而進揖客而言曰子知夫鳶翔空魚躍淵乎子亦知夫採珠者入海求玉者登山乎方今聖主體堯舜之仁奮湯武之略克平海宇撫安神州奇勲偉蹟名公巨卿棋峙星布吾儕小人得以襪線之才躬耕草澤稅駕邱園其貪冒之徒乃欲狂圖妄取求罷乞憐苟競進之榮乏謙讓之德智窮詐露身滅家亡而未已者吾不為也吾寧為踽踽涼涼而遺其皎皎之白乎吾寧貪尺寸之微而忘其遠者大者歟方當耕

南山之陲釣東海之湄覽烟霞之勝玩泉石之奇誦清風之什歌明月之詩俾愚夫愚婦聞余之風樂於心盎於背見於面而暢於四肢謳歌快活鼓腹歡笑於里閭得不謂與人同樂乃以獨樂而見譏必如客之言將使鳶濡翼沉泉魚鼓鬣躍天求玉者游海隅採珠者昇峰巔以若所爲然後快客之心耶於是客愧謝不敏而去余乃取平昔鄙野詩文以第一人間快活歌題於帙端云時至正甲午十一月既望雲頂天民序書於城山西

隱之牧心齋

雲陽集附録

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賓三人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甚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予之言則曰

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學學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内補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閘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

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若也元統二年甲戌春正月望奉常歐陽玄序

故李公提舉哀辭并序

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歿於永新上麓之寓舍其諸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復為書弔劉君子琚以楚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以盛年擢高第為名進士擅學問文章為世儒宗同知徽州婺源州事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遭亂隱

跡茶陵山中復往來永新境上所至荒顛僻涯野夫賤隸聞公名咸知敬愛公為人清脩玉立攻苦澹泊尤工書號希蘧翁又號危行翁望八老人不貳心老人享年若干歿之日瘞上麓之原前數月遺楚書曰近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及後得子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所以戒飭其子及與朋友訣絕皆靜治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於一概明死生於一致者烏能如是哉故淮南參政守安慶余公廷心學者稱青陽先生與公為

同年皆第一甲皆第二名皆賜進士及第公未疾時嘗為青陽集序其間多自道之辭曒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欲知公平生心事出處始終大槩具此矣竊謂公所操如此使得位以自効當與青陽公齊驅並駕然或介烈以立名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至無愧於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竊悲公遭時搶攘不得極其所至使名位不大峻灼卒困約以終又悲老成凋謝斯文屯蹇使若楚之屏昧弗植而失所依歸乃為文以

哀之其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兮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慴於患難兮退亦不二於寒窶躄躠騏驎之騁陸兮儼銜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奮予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仆兮雖骨折宜猶未悔苟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趣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薇與採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

先生之好脩兮蚤蜚英於天闕遭家難之頻繁兮軔方發而遄蹶鼓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峩峩挨星文之五色兮障浙江之頹波解予佩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南騖曾哭母之幾何兮豺狼嘷乎鄉土將九叩首以赴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幽以去亂兮誓遵晦以終迷汨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益煌煌而旆旆帳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隣倫誼隳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攄幽憤以有作兮時託詞

以著志將掩袂以叫閽兮予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言兮魂安恬而不驚從青陽於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爽飛雲以往來兮瞻故鄉其猶未遠恍玉立之在前兮浩予遊而莫從抒斯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將仕郎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劉知事景周寄輓詩并序

前庚寅歲一初李先生以提舉儒學江浙謝事居吳門

郡從事誠之丁公延聘賓席鼎因得往來聞先生緒餘大有啓沃辛卯歲先生奉母夫人喪歸葬茶陵鼎獲追送吳門濱行之誨諄諄在耳屬南北騷變音問阻絕先生之存與否未可知闕 九年闕 疇昔每形夢

闕 歲秋鼎以公事涖安城邑會仲賓劉君從審先生奄終壽考涕泗交頤痛割無已謹述短章以致永悼之誠辱自立大孝白之總悴先靈有知寧不悲慨諸生劉鼎嗚咽拜手

送别閶門記昔年關河從此隔烽烟音容入夢空頻見消息逢人只浪傳白骨有靈歸故壤清觴無計到黄泉孤忠耿耿嗟何及留取文章照簡編

右三通皆原集所載仍附於此

書雲陽李先生遺墨後

右絶詩二章茶陵李先生墨跡先生諱祁字一初别號希蘧元至順癸酉進士第二人有文名官至江浙儒學副提舉遭時多變退隱永新山中絶意仕進二絶必其

與同志者否則寓言耳前以鶴歸為況後以耕漁為事
其高尚貞一之操確然有不可拔者於是乎槩見矣或
謂值中原衰亂之世何必爾噫宋女之嫁蔡夫夫有惡
疾終身不改適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先
生將不與是類邪綱常之道固不易如此先生族孫侍
講學士東陽賔之以文學勸講讀職論思有聲名籍甚
而求得是詩珍重之如拱璧然信乎不失其世守者哉
因識其後而歸之成化甲辰夏五月既望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後學安成彭華識

右詩二首乃茶陵李先生希蘧所作而自筆者予友侍講賔之則先生之從玄孫近得此於枯蒼梁澤氏遂寶藏於家先生元元統初以及第為翰林應奉親老就養官江南入國朝秘迹二十餘年卒葬永新山中所著有雲陽集考其生平節槩足為來學宗仰詞翰特其餘耳昔蘇平仲族出於眉山人謂其文章奔放有三蘇風韻然則賔之之學亦未必無所本云時成化乙巳夏四月

望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莆田陳音識

余觀翰林諸公所跋希蘧李先生詩稱擬精當并其世系出處甚詳殆無容喙地矣第以二詩初得於梁氏子於賔之學士有助焉故刷名卷尾以備始末浙江嚴州府知府義興晚生邵珪拜書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迹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為賔之學士先生之族高祖也為乞而歸之賔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

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為川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於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為其後人者乎然賞之所愛尤有可重者在非特所謂妙而已者若許氏能捨其所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詹士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

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製適與詩稱實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為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畫淪落海内餘百年復還其嗣人之手以卒顯於時亦竒矣若掑舉公清才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於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徴歛可喜之大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為儒學掑舉令詩稱隱君嘗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供奉翰

林及出為提舉時所題邢公所著有雲陽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考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晉陵陸簡跋

書重刊雲陽李先生文集後

雲陽李先生在元元統初以文章取高第游宦兩浙及時多故卧病永新山中憂憤抑欝遂以不起平日所著詩文一皆忠義所發不異杜陵寓夔時當時學者翕然宗之今取而讀之猶能使人感嘆興起葢天理之在人

心不以古今殊也先生族孫賔之學士以家藏舊集復為鏤梓以傳固斯文不朽之盛事亦足以見其後人之多賢也刻成謹識數語於後俾得以託姓字云禮部左侍郎前翰林學士錢塘倪岳識

雲陽李先生文集凡十卷其諸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西涯李公重校而補葺者詩賦序志諸體率具其文温雅端重而方正之氣充然其間大作也考之先生元統元年左榜進士第二人葢元取士有左右榜其

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用是先生與闕最相友善元季之亂先生屬以江浙提舉丁艱家居嘗欲效一死而不可得迹其心無愧於闕而遭則有不同者雖國初會朝清明未能一出然忠於所事君子不之少也而其子孫乃閒或有弗繼豈修正之舋迫其後猶不免邪獨其遺文之傳不至澌盡而又有如學士公者拾葺表章以圖不朽豈斯文餘烈天固將撝訶衛閟以示諸人以為世勸哉而況學士之盛名碩望見重一世足為先生光哉

集既成學士俾書數語於後用識此以致高山景行之意弘治壬子二月晦日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兼修國史後學新喻傅瀚拜手識

文章因人而輕重世之論文者或以世變律之亦過矣諸葛孔明陶元亮起於漢晉之末世出師二表歸去來一辭讀之使人追想其孤忠峻節於千載之上眷眷而不能已楊子雲漢之名儒也大節一虧其太玄法言至

使後世端人正士棄去而不肯讀柳宗元崛起中唐其文非不雄深雅健也一失身於伾文之黨歐陽子顧以李習之與韓昌黎並稱而宗元弗齒焉嗚呼文章之輕重繫于人品之賢否而世變果不足以高下其人者固如此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公裒集其五世族祖雲陽先生遺文將刻諸梓辰得而讀之未嘗不撫卷三歎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葢先生當前元衰亂之世以進士起家歷官中外慨然思以大義倡天下晚乃屏居湖南

語及時事輒欷歔涕泣猶以不得效一障如余廷心者以盡事君之義為憾逮入聖朝力遜徵辟而忠義之槩遂滿天下辰蚤從學士公拜瞻遺像及其字畫亦已尚論其世而想見其為人乃今又因其遺文而有感焉敬識數語於下方俾讀者知所愛重不以前元季世之文視之亦庶乎學士公裒集之意也栝蒼潘辰謹題

族高祖希蘧先生墓表

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蘧先生蓋吾李氏近自宋茶

陵州同知慶遠府君至先生乃復顯先生之名鄉人不敢斥稱為狀元至於今雖旁邑猶然東陽稍壯乃克稽據家集知為李齊榜進士第二人而鄉以高第故特稱此殆其俗然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遠又號危行翁不貳心老人又按諸書知先生始應奉翰林文字以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今閩本一統志於永新流寓書遼陽提舉者盖傳刻之誤元江浙所刻宋史有提調官名氏可證也及

以母憂解職歸茶陵值元季亂不復出入國朝力孫徵辟隱永新山中為俞統制子懋所館至梓其集以傳其卒也瘞永新雷公峽去茶陵界三十里夫人某氏祔焉其子自立亦祔焉自立府君之子某始歸茶陵居中洲之北冲成化壬辰東陽從先考學士公歸訪其裔孫旭政者見先生手錄易詩傳及諸族所藏大書數幅獨深歎慕乃摹其遺像且為文祭於其墓圖有以表之然未敢易也越十有八年弘治已酉在先公禫閒先生之裔

不安厥居遺蹟蕩逸莫知所在因追念遺風大節弗大彰於世區區不肖之私亦有未竟者以為私愧竊嘗觀遺文而有得焉先生當元之亂慨然欲效一障以死而不可得蓋見諸余廷心之序又以為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蓋見諸王明妃之詩及我國朝歌頌之作校諸前代廢興不可律視顧堯舜巢由志各有在抑亦天下之不可無者則昭德紀行以貽來世豈獨為不肖之私哉況其墳墓在他邑而子孫不幸莫得而守之則凡為吾族

蒙聾望沾教澤者雖欲不惓惓於斯可得哉吾友顧侯天錫方守吉安因以先生墓為託是實先公遺命因循玩愒獨不及于存而圖之嗚呼痛哉永新地雖異省實吾比境守望相接婣戚相屬樵牧之不忍犯者殆不待於斯言然不肖之私自不能已於言也先生諱祁字一初固所當諱而有不敢諱者竊附臨文之義雖得罪於君子亦有所不避云弘治辛亥春正月九日五世諸孫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

史官東陽百拜謹書

右我希蘧府君詩文集十卷家有舊本題云男位編集即墓表所稱自立者字畫瘦勁有府君家法蓋其所手錄而永新俞千户懋所刻也東陽歸省墓時俞氏已絶板刻無知者比吾友顧君天錫知吉安謂東陽曰此吾郡流寓所當表見東陽乃取舊本屬廣陽劉瀚永嘉趙式分錄之國子祭酒方石謝先生為序次以舊序若干篇惟劉中孚序隸字多闕無所從質會禮部主事楊君

謙來自蘇以録木見遺因得補其殘缺并以近所得於
栝蒼梁澤蘇州許瑚者凡古詩一絶句二及近時大夫
士題識皆附焉他如廬陵王子讓文集序及朱大理文
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則皆集中所載其散落
人間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見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
子孫其敢忽諸弘治壬子二月二十日五世諸孫中順
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國史官東
陽百拜謹書

唐三學士卷題辭

右吴興錢舜舉所圖唐三學士吾里好事者譚繼先傳心得之前進士李一初布遼先生題之也先生登元統癸酉李齊榜進士第始參議張公起巖尚書宋公誠夫監丞揭公曼碩讀其廷對策擬甲是科啓緘廼南士遂改次李齊公平會齊病上表謝恩則先生也城西龍湖乾之記驗矣初授文林郎應奉翰林文字未上過家拜重慶鄉邦榮之已而連丁内外艱改同知婺源州事興

學教民士子駸駸知所向方轉儒林郎江浙儒學副提
舉同寅班公彥功以善書鳴詞翰兼工班讓能焉既還
鄉值亂離用廣西憲臣薦入風紀僉湖南憲道梗未任
養晦里中諸義壘轉從禾川諸詩禮大家爭迎致之雖
在艱危不忘忠愛時紓思乎吟咏文字之間兵燹後所
存惟雲陽集而已先生人品高尚胸次廓然無城府故
其為文不事剞劂而組幅自然詩亦如之評者謂有館
閣氣象嗚呼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今睹此畫此詩宛然

鸞停鵠峙之在目也繼先什襲唯謹念遺響寥寥不遠湖江數千里介其子以和裝潢成幅懇懇識其後意恐先生地下笑此中人為爾寂寂也厚哉繼先之用心也予於是葢有感矣天之將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為使先生以垂絕之音聲諸阜山之義塈天之未喪斯文吾里也吾不得而知也胡為併後死者獲嗣其遺響於今大明朝玉堂之瓊署其亦有數也夫其亦有數也夫言之不足載咏歌之詩曰

老錢設色工寫真圖此學士秪三人其時大開天冊府
人中妙選皆鳳麟更番無事各退坐華館方牀錦繡茵
手書不看看碁子何以得此逍遥身流傳幸到譚隱士
題品不用餘縉紳前朝翰林李應奉承筆落紙如有神
今朝翰林劉學士紫微沆露當清晨李則已矣邈遺響
捧心之後難為顰工顰效顰不用辨且看梅花報小春
時洪武二十一年蒼龍戊辰良月既望翰林學士奉議
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里中老契家劉三吾坦坦翁書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貞伯致政歸蘇得吾鄉先生劉學士題辭謂所載布遼府君事甚備錄以見遺其云策試以南士故失魁表謝代李齊為首及應奉未上過家拜慶既還鄉用薦僉湖南憲道梗不赴者皆孤陋所未聞若丁内外艱在同知婺源之前與舊所聞親老就養者異姑附其文以備參考比婺源汪憲副希顏為予購大字杜詩真蹟四絶乃為俞統制子所書者府君寓蘇頗久其遺文蓋未盡見他日猶有可考云弘治癸丑二月

朔諸孫東陽再拜書

清閟閣全集卷四

寫松江山色并詩贈子俊茂才

窮冬舟過吳淞渚千里交歡少嵇呂范張一室小如壺雞黍時時慰覊旅阿凡彈琴送飛鴻讀書頗有沉潛功阿弟煑茶敲石火滿江春雨聽松風圖書四壁醒愁賍隱几嗒然忘世慮扁舟一葉五湖遊身與閒雲共來去三月六日天氣清爲爾咏岀詩無聲袖有青銅錢二百爲余沽酒作魚羮

題虞勝伯畫仙臺高士圖

僊臺有高士聞在最高峰濯足五湖水結巢千歲松霞扉雲扃閟丹壑落花如雪吹微濛醉顏高卧日曈曈飛梟蹴踏金芙蓉絳綃為裳一作紫芝眉宇玉鍊容往來倏忽其猶龍伊誰貌此世外蹤青城山人仙中翁運筆直與天同功倪生作詩以詠歎凌跨倒景他日期相從

壬子九月望日過孤雲大士寶淨精舍留宿十九日為寫林亭遠岫圖并賦

敬亭山色青如染妙德端居在西崦片雲出岫本無心拂石縈林晴冉冉江西帆影又江南笑看羣狙芧四三道遇化城聊暫止更營寳淨小禪龕

醉後乞藥

枯腸嗜酒復甚醉既醉渴心真欲狂為觧曉醒喉吻痛大金花劑性偏涼

早間覺喉吻痛恐是酒熱大金丸神芎丸欲求一兩服也瓚貽得罪二十一日

辛亥七月二十五日爲子明曹君寫空山芝秀圖

并賦詩于上

隨處青山好隱淪如何人自走風塵須知人與青山遠

不是青山遠世人

正月十日毘陵故人何士信先生來求予畫因寫

古木幽篁圖并賦詩以贈

何遜來時梅似雪小山竹樹寫幽情東風吹上毘陵道

爲報相思夢亦清

花谿集卷二

單于夜宴圖

朔風蹙發揚沙堁穹廬苦寒指欲墮戎王夜宴擁貂裘玉人如花正襟坐紫衣呵煖炷火然橐馳馬湩當酒泉一杯濡唇不下咽代雲回首心煩煎侍兒斜抱琵琶立疑是昭君嫁來日淒淒春草塞馬鳴泠泠弦索秋鴻泣當時長安兵力虛和親納幣非良圖可憐廷議得下策至今志士猶欷歔大明天子御神𢙣天生聖武肅綱紀

絶徼威行撕弧矢皇風一振風雷馳千秋萬歲稱勇智

東山存稿　　別集類四　元

序

吾郡休邑東山趙先生滋漸名訓振發純英大包淑和高厲豪逸憤邊塞之亂雖海內重林宗當道推叔度碓志溫辭莫可屈致屬時多難與汪左丞者聚甲捍保鄉邑既定即返臥東山遠紹旁搜仰稽俯究著春秋集傳屬辭師說左氏補註及詩書傳說序記狀碑銘文等集其集傳自叙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沐浴請討陳恒

正當脩書之際豈托諸空言者哉先生之所撰述固夫子之志也昔人乃曰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脩言寄意以攄志氣今先生脩書之日亦微見戡討矣使際會悉展則勲業之建視詩書所稱豈遠耶然集傳等書久矣傳播于世惟文集散逸閒雖輯于汪范二君而未備也先翰林公於先生為莫逆交故諸所撰述留諸余家藏書樓中大率悉備若先生所註杜詩數百餘篇昔已

鐫于樓中揚奏藝林矣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風波撫先生遺文總彙成集攜遊北雍就質于名公鉅卿僉謂有德之言當垂不朽適潜川豫菴汪君慕古好文亟請繡之於梓以廣其傳不敢復秘敬申慨慕于末簡云嘉靖戊午歲日南至新安後學鮑志定書于篁麓山房

東山存稿附錄

趙子常畫像贊 王禕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禀其純美之質奮乎彊盛之

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已似不能言而心蘄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東山先生像贊

萬世一理古今道同默契相承萬聖一心聖賢之異大小之分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止其至善無有不同慨遭世變罔能展布有命存焉天玉於成俾造其極以詔後世春秋蘊奧豁然有悟發前未發以補缺畧有功於道

立身行已紀綱法度出言吐詞禮樂文章當國之初大臣推舉喜端詞命久病之餘閲月告歸天豈其實而嗇其名天廣其才而拘其壽聖賢之生有關氣運紅巾之亂策保鄉井有功於近不得有功於朝走有功於一鄉不得有功於天下噫有用之才而恒不見用之嘆也悲夫

贈别趙東山子常　陳基

洪武二年春基被主上命詣京師與修元史東山亦自

新安來時置局天戒寺凡閲七八月乃克竣事有旨老病者放還基二人與馬八月中澣將别意有不忍舍者因賦此以寓惓惓之意

君家江左吾浙東兩地邈然牛馬風一朝史館得聚首語默寢興情適通君之博洽漢馬融春秋三傳以例通百源雖異委則同鼉鼉蛟虬象魚龍變化叵測紛相從雜遝待問聲蘊鍾傾竭底裏無蔪容惜予我病力不逮期以後會毋匆匆君行歸歟我吳中並還故鄉無定蹤

加食勿藥各愛躬作詩叙别心冲冲

寄趙徵君　宋潛溪

東山先生多病餘四十始至已白鬚落花滿庭無意掃風雨閉門長着書先生自是天下士呼吸冰霜歸肺腑吐出寒芒欲照人百丈欻巖落瓔乳前年去客王將軍將軍白面正攻文衣涵龍尾溪頭月屐染紫陽山頂雲憶昔歙州同聚夕花陣酣紅春脉脉語濃但怪罇屢涸不知海色東方白三年不見情依黯多為相思腰帶減

城頭寒鼓聲洸洸怪殺行雲向風淡

東山精舍記

徽之黄山大山也其南百里爲白雲峰龍溪之源出焉兩山夾溪而行將三十里其西則休寧趙氏之族自唐以來世居之其東有山今子常作精舍之所也山高三里餘而路險遊者罕至有水泉土田耕者二家趙氏之舊物也至元丙子國家一將之兵來徇徽未定子常之大父長鄉起家謁軍門保鄉井靖寇亂釋旁邑之持兵

不下者活其人事乎人德之禄仕不究其志益購東山之餘地規以隠居不果今七十年矣子常因即其地以為讀書之室躬耕以具簞食與一二同志之士居而學焉其言曰汸早學於鄉所求朱程之餘緒者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以致力焉恐終身不足以知至畢世不能以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子朱

子者而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世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予聞而歎曰士生於洛學既出之後傳授之精微具見方册終身誦說而卒無聞焉則亦自棄之甚矣子常生治平之時承家世之遠學問不墮於流俗行履不雜於凡汙其所見者過人遠矣知貨殖名位利祿之不可倖至無所容心於其間雖有超

邁卓絕可以速化而不出性命之正者有所不學也此其志之所存何可量哉其自託於幽閒寂寞之鄉者則異乎衆人之所求矣天下多名山幽谷大抵遺世絶俗之士居之而徽之東山乃有學聖賢者在焉其可以無記乎至正八年夏四月朔日前史官雍虞集記

跋縣令周侯政績記後

余友趙子常作縣令周侯政績記讀之者往往慕其為人恱其為政而愀然於其所遭也謂士君子之仕也亦

唯其心焉耳以有常之心為可繼之道應接聽斷之頃不知有吾身焉則仁愛之發無所抑遏清明剛決才力自倍惟德澤施於所及而來者可以取法焉斯已矣彼為邑者心乎斯民異於周侯而其逢遇乃相十百侯固不肯以此易彼則作記者之意直叙其成績使有是心而才力不至者是規是倣以廣其澤云爾故表而出之以告讀者新安朱升書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為萬代不刋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

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别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受春秋於九江黄楚望先生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

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住質諸先生而先生殁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

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闇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决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

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往往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廣夏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

足以知春秋輙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凟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徽休寧人隠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者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别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集傳後序　倪尚誼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稾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稾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疾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墻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

抄聞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藁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雖至愚極暗然執經館下厰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並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輙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疏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譏

誚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隱括而已初未敢以億見傅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既脫槀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脩飭焉學生倪尚誼謹識

春秋集傳後序　汪玄錫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註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于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

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丈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宫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録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訛屬夏司訓鏜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于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于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前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

吾夫子脩經之意也子常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
者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
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
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
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兩登東
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
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為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
予為妄也後學東峯汪玄錫序

東維子集卷十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會稽道師致用父者其一也致用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所蓄書有先秦之秘文有岣嶁篆刻桐棺隸蹟有古器皿漢司馬坡谷諸名公手書帖皆代之故家所希有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爲文獻故家子姓也求文

獻之後如致用之博雅之清修而又敏學不勧殆亦難其人已而致用不用於世乃為道士錢唐吾始甚惜之别去數年與朝陽薛公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晉行益高道益大也重為之意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覊鐵棄墳墓將以大禁身及家也不知世變者可畏名一掛牒書者如掛梟籍錮而禁可也放竄可也斧質而奴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致用道遵於身

隆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絶江而東也歸拜其鄉之族黨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銅而東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奴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其不憮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稱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之一新者亦非舊矣致用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詰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為我志之漆書者為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為何人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

七月七日老鄉客楊維禎在由拳之寄寄巢寓

東維子集卷二十二

心樂齋志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之七情也樂居情一而聖賢之教每以樂言乎心何也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是非樂不足以語仁人之心心得其樂凡哀怒愛惡無有失其節者蓋未嘗有以損吾之樂也世俗不知仁人之樂仁人之樂也內世俗之樂也外

外者物而已矣求樂於物物益多而樂益不足惟樂於內而凡天下可樂之物舉無以尚之此心樂之至也雲間呂希顏有志於顏子之學以心樂名其燕處之室求予言其樂予曰心樂豈易言哉心樂非孔顏不能有也子夏孔子之高第弟子也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入見聖人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心而不能有以自決此心樂之未至也希顏非簞瓢之士也一日之間聲色接乎耳目便佞狎乎左右狗馬珠玉之好雜然以售乎前者不

一一而足也其喜於中者與商之喜者似矣其與聖人之心樂爭彼此之勝負其亦有以自決已歟不然吾懼希顏之樂者商而已耳希顏得為顏之徒也哉希顏惕然避席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先生之言某之藥也幸奉教於先生願書諸室以為志

養浩齋志

孟子戰國之士也而得稱代之大丈夫小六國之君相者一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天地至剛至大之物也人得

其浩然者山嶽不足為其雄也風雷不足為其厲也羆

熊虎兕不足為其勇也秋之肅肅不足為其清春之生

生不足為其富也千歲之日至不足為其遠也蘊予所

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存殁而有亡者推其

盛至於參天地闗盛衰之運豈不誠浩然矣乎然其浩

也必有養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得其養則浩

極其用與天地準失則暴矣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

則動志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至哉浩乎

或暴也或餒也顧其養之善不善者何如耳此孟子之浩然獨稱善養也吾嘗觀夫艨艟之舟放於大水而致千里之遠者必乘載之人得其用舟之道又得其制載之具然後駕乎風清肆行千里而不虞乎溺不然制之之具苦用之之道疎舟不役於人而覆為舟役也是覆溺道也故氣譬則舟也養則用舟之道一志配義則制舟之具也浩然之氣人是有之人欲以不學之才而覬其浩然者是乘舟不得用舟之道而無其制遂且有覆

溺之患者也可不懼也哉雲間任子允好學不仕而尚友孟軻氏之爲人名其燕處之室曰養浩禮部台哈巴哈公既爲書之而又求志於余余爲推其浩之有得失而慮其養之者未備其道也遺其説爲記至正九年九月十日

鐵崖古樂府補卷一

蔡琰胡笳辭

胡笳悲胡笳悲遭家喪亂星奔各東西漢南破鏡天上飛照鏡重畫閼氏眉衣毳如綈食乳如飴日積月潰口語侏儒夜看北斗在南垂寥天草青十二棊死甘孤鬼狼山陂漢大將軍念中郎氏不嗣贖以千萬貲單于貪鄙經合與離卷蘆吹笳送南歸碧睛狠子褫毋衣嗟爾去住猶狐疑一步一遠足踟躕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

偏照子母私心懸懸愁如飢我作爾調憤益悲彼狠子寧足愸不見世達獸行兇獸行妻母忍死毋句嗚一卮十八拍之悲在二雛耳豈爲失身之悲耶唐劉商和十八拍其詞曰生得天屬親仇讐結恩信舊言其悲而不知有破其悲者先生詞云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偏照子母私既諷之以大義而世達獸行妻母忍死者又警之以往事之必至者使姬聞九冥其不愧且服乎

復古詩集卷六

余在京知經筵事時聞先生長者説楊鐵崖
為有道之士後數年始讀所為文章得見其
道德之藴誠為一代人素我朝天下大定奉
詔脩書復命賦詩稱旨得完節歸全卓哉志
行之高也余又見復古詩集讀其琴操不讓
退之其宫詞不讓王建其古樂府不讓二李
其漫興冶春遊仙等題即景成韻使老杜復

生不是過也而香奩諸作尤娟麗俊逸真天仙語讀此而其他所能概可見矣竊恨生晚不得撰杖屨從後也姑題數語於篇末以志余景仰之深意云正統元年丙辰春三月初吉廬陵楊士奇謹識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自琴操至宮詞女史香奩諸題凡一百二十五首宣德中余直文淵閣得一見於少師廬陵楊公處因喜其詞雄

偉娟麗讀之不忍釋手乞歸錄之屢欲鋟梓
而未遂乃珍藏篋笥庶幾好古君子刋布四
方俾有志者共之為余之所深望也時正統
丙辰春三月初吉崑山衛靖謹題

可閒老人集卷四

長安鎮市次趙文伯韻

淹遍衣衫酒未乾何如李白醉長安壯丹庭院溥新露燕子簾櫳過薄寒春晚絶無情可托日長惟有睡相干舊題猶在輕羅扇小字斜行不厭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第四册
作者＝
页数＝９０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